

山野文苑



螺髻山草海·卞玉鹏/摄

主办：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政治工作部

山野文苑

文艺内刊 总第99期



2015.3

国土资源作协作家“三实”
到地勘基层单位

苏画 是骏马 就该一路狂奔
魂耀南国 忆往情深
抹不去的地矿情结
郑文泽和他的同伴
父亲的背影
昭化——最后的三国古城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酒的魅力

形象塑造 文化引领 创作平台 职工艺苑

四川省地矿局摄影作品选载

国土资源作协作家“三实”到地勘基层单位

7月27日—31日，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徐峙、驻会作家刘将成到四川省地矿局113地质队调研、采访国土资源文化建设工作，实地了解新常态下地勘单位的新发展、新变化、新动态。

在几天的时间里，徐峙、刘将成不顾泸州30多度的酷热高温，顶着似火的骄阳深入到113队机关、工地、职工活动场所，对工程技术人员、一线职工、实体负责人、离退休人员等作了广泛的采访，并与113队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其间，他们还“身临其境”，到113队与驻地社区共同举办的“邻里美食，舌尖社区”活动现场，对社区负责人和参与群众进行了采访。

此前，刘将成还于5月份驱车600余公里，只身前往地处高原的甘孜州丹巴县，对四川地矿局113地质队承担的东谷乡二卡子沟泥石流应急治理工程、华地公司承担的后山危岩应急治理工程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并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发表了创作的诗歌《经幡下的茭茭草》，对地质队员们“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热土”的无私奉献精神进行了深情讴歌和赞美。

采访之余，徐峙感慨系之，奋笔疾书“开拓进取积健为雄”横幅以抒胸臆。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地勘单位、地质人一直以来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两位作家表示，他们将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创造条件寻找更多的机会，深入地勘单位、走进地质队员中间，创作出更多地好作品，及时反映地勘行业及其职工在新形势下的新作为、新风貌、新生活。

李富平 文 / 图



采访113队队长肖华



在113队党委书记谢黎明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到113队贵州分院基坑工程工地考察



采访地方社区负责人，了解113队与之共建“和谐社区”情况



言为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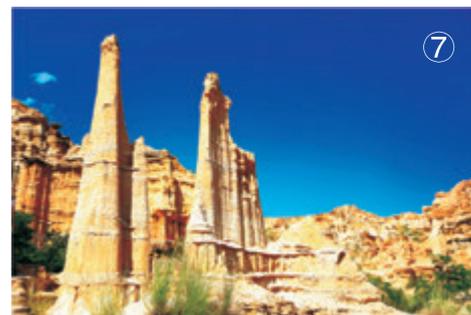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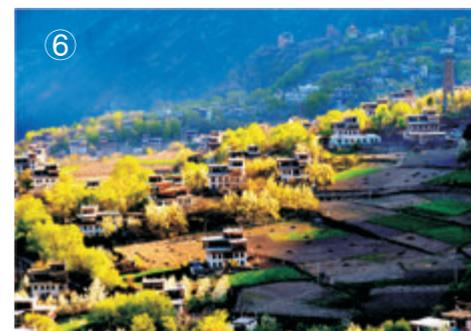
一家亲，相见欢——在丹巴后山危岩治理工地



在113队二卡子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工地采访



- ①内蒙古黑城 杨建 摄
- ②秋色额齐纳 杨建 摄
- ③青海德令哈 李忠东 摄
- ④贵州黄果树瀑布 李忠东 摄
- ⑤牧归 杨永洪 摄
- ⑥藏寨斜阳 杨永洪 摄
- ⑦甘肃张掖冰沟丹霞 卞玉鹏 摄



◎卷首语



煤的自述

□余佳祺

我，
被埋在大山里；
我，
被刻上了千古的烙印；
我，
沉默在恐龙生活的年代；
我，
被囚禁在上古的岩石里；
我，
痛楚的生活在过深的怨愤里；
我，
等待一团炽热的火，
燃烧，被封印万年的热量……

山野 文苑

2015年第三期
(总第九十九期)

编委会主任: 王建明
编委会副主任: 高梅生 王德明
主 编: 张禹德
副主编: 罗会江 周江陵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马杰瑗 王建明 王德明
刘金光 孙 莉 吴兰夫
张禹德 罗会江 周江陵
高梅生
美术编辑: 周江陵

目 录

卷首

扉页 煤的自述 余佳祺

市场弄潮

4 苏画 是骏马 就该一路狂奔 罗会江 金光
5 市场拼搏不言退 金光 赵文君 罗会江

地质锤的叩击

7 雪域高原 祁连情怀 张 礼
8 “打野”人的中秋 熊 燕

记忆的天空

9 60秒内、命运惊天大逆转 王正端
11 瑰耀南国 忆往情深 贾 煜
13 填图,在警卫下进行 程儒贤
20 抹不去的地矿情结 邓晓勤

人生成大镜

22 一目的幻觉 叶 强
31 郑文泽和他的同伴(连载一) 何祥录

蝴蝶兰

44 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 郭绍雄
鸪天 荷塘月色 李文莉
鱼和人 金 光
满江红·又上昆仑 周显川
黄河:九曲第一湾 范宗胜

岔路口

45 父亲的背影 余 嘉
46 莫愁湖赏月 刘国林
47 记忆·味道 吴 兰

逍遥游

48 昭化——最后的三国古城 李道华
50 台湾印象 蒋秀娣

点石成金

55 与写作有关的老话 宋宏建

龙门阵

58 华阳第一桥——通济桥 姚学良
60 山中遭雨夜 张若干

自鸣天籁

61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武 斌
62 酒的魅力 阚 硕

装帧

封面 设计 张 晶
刊名书法 范国义
封二 国土资源作协作家“三实”到地勘
基层单位 李富平 文/图
封三 四川省地矿局摄影作品选载
封底 螺髻山草海 卞玉鹏 摄

主 办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政治工作部

SHAN YEWEN YUAN 文艺内刊

苏画 是骏马 就该一路狂奔

□ 罗会江 金光

戴着眼镜，点燃一支香烟，轻轻握拳撑着下巴，在袅袅轻烟的氤氲中凝神思考，帅气的苏画活依稀就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究。

苏画，是川西北地质大队副队长，2008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参工几十年来，长期从事生产经营的苏画，一直就处于奔波的模式。苏画属马，按他的说法，是马，就得一路狂奔，这就是宿命。

2002年以前，苏画狂奔的轨迹主要还在内地。2003年后开始远足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尤其在巍巍西昆仑山以及莽莽天山腹地，担纲从事区调矿调工作的苏画，真的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绝尘而去的千里马，在白山黑水间纵横驰骋。而从2011年开始，苏画这匹骏马，就昂首奋蹄在非洲大地上一路狂奔了……

“走出海外，抢滩登陆，开拓国际市场。”带着这样的神圣使命，从2011年开始，专职负责川西北地质大队海外项目的苏画，带领一帮血气方刚的地质儿郎，横刀立马杀入了雄性与野性的非洲，在津巴布韦、马里、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始了一场勘探金矿、铌钽矿、钛铁矿的非洲之旅。

在非洲，苏画去的第一站是马里。但就是这次与非洲的初识，让苏画这辈子没齿难忘。那次，苏画应邀前往一个矿区考察。想到矿区距离城镇较远，当天可能无法返回，临走时，苏画还特别准备了在野外过夜的席子等用品。考察结束时，天色已晚，本以为可以就近找个乡村过夜，结果半路上遭遇了沼泽，汽车被深陷泥淖，根本无法动弹。这一夜，苏画他们只得在路边的一个废弃的房子里过夜了。这个所谓的房子，只有几根木头支撑，四壁透空，毫无遮挡。苏画和随行的几位就睡在他带去的席子上，没有席子可用的几位，还只得盘腿坐在地上，等待天明。而那一晚，讨厌的蚊子，在头上身上盘旋，嗡嗡作响，

像轮番前来轰炸的机群，挥之不去。一阵强似一阵的热浪袭来，仿佛要被融化一般。但即使汗如雨下，也不敢褪下长衣、长裤，因为非洲蚊子无孔不入，而一旦被咬，就可能被传染上疟疾……苏画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进入了梦乡的，等天亮一看，尽管做了充分防备的手上和穿了袜子的脚上，还是被蚊子咬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疙瘩，这就为苏画身患疟疾埋下了伏笔。苏画回国不久，疟疾如约而至，但因不知是疟疾而误诊，虽然一时得到缓解，却反反复复发作了三次，最严重的那次，他正在去北京的路上，过了安检，坐在候机室的凳子上，一个劲的打摆子，钢架的凳子也左右摇晃嘎嘎作响，旅客们见状都远他而去……

“疟疾，开初我们都很害怕，但我们到非洲去找矿的，没有谁能够幸免。”苏画告诉记者：“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安全。在非洲，即使号称治安形势排名前三的津巴布韦，装备有AK47荷枪实弹的平民比比皆是，甚至一些放牛的牧民也随身带着枪。而在莫桑比克，我们从南部到北部开展工作时，还得穿越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一段区域，而经过这段区域，我们得乘坐政府军提供保护的装甲车，公路边被子弹炮弹洞穿报废的汽车随处可见。”而说起在埃塞俄比亚，与苏画一同并肩战斗了多年的兄弟，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突然袭击不幸殉职时，苏画的眼眶里泪花闪闪，他说，那是他很看好的一个兄弟，很有前途。

到非洲，语言这关也是难过的。尤其像苏画，要负责组织协调。在当地，他要与部里、省里、城镇与乡村的各级官员或者平民打交道，越是往基层，语言交流的难度越大，到了一些偏僻的方言区，专业的翻译也被弄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我们的交流，常常是几个英语单词，加上丰富的手势，很吃力。”苏画说：“那真正是手舞足蹈。”

由于组织协调领导有力，（下转第6页）

市场拼搏不言退

□ 金光 赵文君 罗会江

“那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像装着一个巨大的沙盘，沙盘上三个需要我攻克拿下的堡垒，一是喻家坪滑坡；二是机场滑坡；三是机场滑坡的9号隧道。”

谈起一口气在攀枝花承担的三个重大地灾项目，鄢杨文的凝重的表情和极其肯定的手势，仿佛是在指挥一场硝烟弥漫的战斗。鄢杨文是四川地质集团公司水电公司的总经理，201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000多万的喻家坪项目，是目前攀枝花地区启动的最大地灾治理项目，战场全面铺开的时候，几十台大型运输车，挖掘机车往来穿梭，100多号人马挥汗如雨，一派热火朝天的壮观景象。喻家坪这个工程的难度，难就难在不仅工期很短，尤其是肉眼看不见的地层情况十分复杂，而在地面上堆积着大量滚石，大的石头比房子还大，狰狞的巨石像匍匐的拦路虎。鄢总不敢在成都遥控指挥，他有空无空就蹲守在工地上，并不亲自操刀的他，也常常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水。更重要的是，他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通过反复优化施工方案，最终只用了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这个工程。

几乎与喻家坪项目同时启动的攀枝花机场9号滑坡工程，实际上比喻家坪项目更加棘手。这个滑坡曾经实施过治理，看是铁壁铜墙的工程，被更大一场滑坡彻底摧毁，攀枝花机场不得不紧急关闭。机场停飞，就等于攀枝花这个象牙微雕百里钢城折断了腾飞的翅膀。正因为如此，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非常关注攀枝花机场的早日复航。锁定9号滑坡，按照设计需要施工40多根灌注桩。直径3米多，平均深度40多米，要在两个月之内完成谈何容易。施工期间正值攀枝花的夏季，拥有火炉之称的攀枝花热力十足，尤其在没有任何绿荫遮挡的工地，45度的高温也是家常便饭，滚烫的地面甚至可以烫熟鸡蛋。而从地

层情况来看，由于是在回填区域开展挖孔作业，垮塌时有发生，传统的泥浆护壁根本起不到丁点儿作用，只得改用高标号的水泥进行护孔。其中的一个孔施工难度特大，40多米的灌注桩硬是苦苦拼搏了两个月才完成。为了抢时间，10多台钻机昼夜轰鸣，每到夜晚，工地上灯火通明。

9号滑坡最终提前15天完成。2013年6月29日11时55分，一架由成都飞往攀枝花的3U8651航班安全降落在攀枝花机场，标志着攀枝花机场在停航两年后正式恢复通航。由此，攀枝花对外开放的“空中走廊”重新开启。

攀枝花机场虽然已经顺利通航了，但为了机场的长治久安，不再受到地质灾害的侵扰，必须还得贯通一条引水隧道。这条隧道的断面虽然不足十个平米，但施工难度却是惊人的，由于土层全系回填，隧道掘进很难成型，垮塌冒顶，防不胜防。不仅工程进度缓慢，而且安全风险极高。施工中，不得不使用管棚超前支护等技术通过垮塌区。按照计划，本来该三月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得不推迟到今年6月底。施工难度的确也太大了，甲方负责人甚至这样对鄢总说：“只要能够贯通，那你们就不愧为铁军。”

在一个地方同时上三个工程，鄢总最大的压力，一是安全，二是工期。鄢总说：“这几个工程的成败，不仅影响着地质集团公司的名声，甚至影响着四川省地矿局的名声。地矿局在攀枝花可是久负盛名的，如果我的工程搞砸了，那我就给四川地矿局的脸上抹黑了，这个罪名我是背负不起的啊！”也许正是这种沉重的压力化解为鄢总不竭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又通过人本化精细化管理不折不扣地传递到工地上挥汗如雨战天斗地的职工，最终大功告成。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拉着鄢总的手说，我们最初是有些担心的，那么艰难的任务，真的没想到你们能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下阶段如果攀枝花还有类似的工

程项目，我们将首先邀请你们前来竞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0年，鄢总接手水电公司的时候，年产值只有区区800万，第二年产值达到2000万，第三年产值3000万，第四年产值就井喷一般超过了一个亿。那样呼啦啦不断上扬的K线图，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当人们问鄢总是如何拿到那么多的工程项目时，鄢总的回答：一是有集团公司这个平台，二是我们坚守诚信质量，三就是跑——不停地跑不断地跑。水电公司办公室主任刘龙云告诉记者：“在地质集团公司，王总（王明典）是最忙的；在二级实体，鄢总是最忙的。要么是在谈判项目，要么是在去谈判的路上。”但鄢总坦言：现在跑项目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这就预示着你的脑子必须转得比当年还要快，你的脚步必须跑得比当年还要勤，只能拚不能退，否则就可能一事无成。

也就是在今年，鄢总为了拿下西藏的一个项目，一个月之内三次飞赴拉萨，甚至还气喘吁吁爬上了海拔5700多米的高寒缺氧地区。有一

（上接第4页）苏画带领的队伍，在非洲的几年成果颇丰。与一般前往非洲找矿的队伍不一样的是，苏画他们在技术创新和设备配置上略胜一筹。他们掌握了金矿的现场快速分析技术，他们配备有钻探施工设备以及重选设备。一般的队伍的样品都得送回国内进行分析化验，漂洋过海，几经辗转，等拿出结果至少也是好几个月，但苏画他们只需要短短几天时间甚至立竿见影。

2011年，他们在津巴布韦勘探金矿。本来这个地方先前有队伍做过几年的工作，但毫无斩获，苏画带领的队伍只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便有了重大发现，提交的报告通过了专家的严格评审，求和的资源量更是让甲方喜出望外。甲方承诺：该地区如果继续开展详查工作，苏画他们便是不二选择。

在埃塞俄比亚，苏画他们勘探钛铁砂矿。这样的工作，四川的地勘单位还从来没有谁搞过，中国也只有沿海的几个地质队干过。苏画带领队伍，边摸索边勘探，渐入佳境。在中国，百万吨级的钛铁砂矿就算大型。苏画他们通过辛勤工作，发现了多个上千万吨的钛铁砂矿。

2014年，在莫桑比克，苏画他们承担了一个钻孔设计50米深，总进尺10000米的钻探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工期上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在取芯率上要求在90%以上。几十台钻机昼夜轰

次，他刚从拉萨飞回成都，第二天一早，甲方又把他召唤回了拉萨。鄢总笑笑说：“那一个月，我就在醉氧和缺氧的模式间不断转换，吃了苦受了罪，磨破了嘴皮跑痛了腿，但市场就是这样，直到现在项目依然没有尘埃落定。”为了跑项目，鄢总还远道去过柬埔寨、泰国，但今年的国内国外市场都严重萎缩，找一个项目，实在太难了。

如何应对当前的窘境呢？鄢总告诉记者，一是逆流而上，永不言弃，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人的时候，新一轮大浪淘沙，只有真英雄才能勇立潮头；二是抓住这个稍显清闲的间歇，养精蓄锐加强员工培训刻苦练兵，一旦有了项目就可派出精锐之师铸造精品工程。

鄢总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这个荣誉，我谈项目虽然没有多出一个筹码，但对方至少觉得我这个人可信度高。我深知，荣誉是大家的。任何时候，我始终坚守的底线就是：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这个荣誉。”鄢总如是说。

（责任编辑：罗会江）

鸣，这在莫桑比克，是难得一见的恢弘场面了。由于是在海边施工，地层涵水丰富，垮孔卡钻时有发生。苏画他们，通过反复试验，以植物胶取代传统的泥浆护壁，很好解决了垮孔卡钻的问题，不仅每台钻机保证了每天完工一孔，而且取芯率全都在93%以上，比甲方的要求还高出了几个百分点。

虽然在非洲闯荡了5年的时光，但苏画还是觉得：“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丰富，语言的沟通交流、民风民俗的了解、危险源的识别研判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完善的地方，还得多向当地各级政府讨教，还得向常驻该地的中资机构讨教。尤其是我们还仅仅局限于‘打洋工’，在矿权的获取上还没有尝试，这才是制约我们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走向海外需要冲破的瓶颈。”

属马的苏画，始终在经营的路上。前不久，他刚刚又跑了一趟新疆，拿到两个价值300多万的区调项目。但过不了几天，苏画又要启程了，目的地仍然是，对于一个找矿人充满诱惑和挑战的神奇非洲。

苏画说，虽然在海外工作充满艰辛和风险，但“走出去”是一个趋势，甚至是必然选择，是不能动摇的选择，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

（责任编辑：罗会江）



记得那年，我刚到祁连，一幅幅胜景映入眼帘，目不暇接。山之崖，云之颠，河之源，日之始，一派生气，一派憧憬，牛羊成群，鸦鹊相闻；水之清，鱼之娱，草之茂，犊之欢，万物始然，万物和美，天地物物，物华天宝。

记得那年，我刚到祁连，一缕缕残云萦绕于怀，荡气回肠。尔后一幅幅美丽的画面骤然烟成：烟如缕彩河如钩，祁连美景信难收；神鹿俯首尝露水，不觉圆日正当头。

现如今，我又到祁连，难免有些乏了，所谓视过而疲，心劳而顿；然而却是别有一番风味。一伙人，一行车，三五成群，浩浩荡荡进入央隆五个山，没有别的，只为矿源。自古，五台山，五指山，山山闻名；自此，五个山，无知山，始有名尔。

成都西宁祁连县，央隆工区黑河边；赤脚踏猎，车辙相错，拾级而上。丈量一路，蚕食一路，席卷一路，饱览一路。乔木灌木无木，阔叶针叶无叶，蒿草小草无草，醉氧贫氧缺氧，阴天云天蓝天，雨露冰雹皑雪，衬衣单衣棉衣……日接四季，百样生态。这就是从海拔五百米到四千五百米，从中低纬度到中高纬度，从二级阶梯到三级阶梯，从川西坝子到雪域高原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

除却美景，剩下的便是人文了。在这辽阔的雪域高原，水草丰茂，这就成为游牧民族们图腾的始祖。这里杂居有藏、回、蒙、羌、汉等各族，主要以游牧民族为主。作为这片美丽的雪域

高原腹地的祁连，更是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里，我看到了歌里常有的套马的汉子，美丽的高原红，白帐篷里的卓玛，摇着经纶的老人……

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藏族喇嘛们总是那么虔诚的三拜九叩一路向西；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回族伙计们那么固执的抵制美味的猪肉；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公路转弯处的上风口总是悬挂着一轮轮的经帆；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清真大寺总是建在山颠——人所罕至的地方；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一向以修身为己的出家人宁愿居住在镶金的庙宇中……

当我在一个毫无信号的地区，看到一个拿着全新iphone手机骑着马放牧的藏族小伙，我感到可笑；当我和一个藏族老人交谈时，得知他为了给寺庙多捐几百块钱而舍不得宰杀一头羊改善伙食的时候，我感到不解；当我在牧区，所见的无一不是藏族或蒙古族的同胞在放牧，而回族同胞们几乎都在为经营生意而奔走的时候我又感到诧异。

在这里，你所见的和大都市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肤色，不一样的天气，不一样的环境。在这里，少了些喧嚣、浮躁、阿谀奉承、灯红酒绿；多了一份淡泊、宁静、心神归一、万籁天成。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活着，只为活着！人们终日为了生存而劳碌着，为了理想而憧憬着，为了传承而默守着……

霎间，皮卡车的一嘶长鸣，我回过思绪、断了篇章，原来我只是个过客！

（责任编辑：罗会江）

『打野』人的中秋



□ 熊燕

小凌是在交织着牛粪和麦香的奇特气氛中苏醒过来的，一看表已经八点钟了。他走出牛棚，看到何哥正在煮水喝，亚军认真的蹲在火堆边，用找来的棍子烤着荞面馍馍。小凌长吸一口气，望着眼前群山峻岭的秀丽景色，双手放在嘴边，对着远山大叫了一声。

亚军手里的荞面馍馍一下掉进了灰里：“我说你大清早的激动啥？我蹲在这里至少烤半个小时了！”小凌不管那么多，开心的跳过去：“中秋节，刚好下山，太好了！”

得荣，地处川滇交界处香格里拉旅游环线中部，群山秀丽、风景怡人，古学乡区调项目组成员就在这里开展工作。

得荣虽然风光秀丽，但小凌们的“五星级”宾馆却只有牛棚。一行人将牛棚打扫干净后，才拿着手中的GPS慢慢往山下走。被秋雨洗过的山野小路湿漉漉的，袜子完全浸湿在里面，踩在脚下有着咯吱咯吱的声响，如果这会停下脚步往山下看，整个人似乎都生长在云里，往上看，刚行走过的路程，呈一个40-50度的坡角，陡峭异常。

“今天下山赶上节日了！”说话的是一向活泼好动的小凌。“有没有月饼吃啊？何哥？”年龄最小的亚军急切的问着。“咱们一会下山

就去买”。沉稳持重的何哥这会心情也很好，一边应着，一边在前面小心翼翼的为大家继续拨开一条路。

“这次打野运气真好，下那么大的雨，竟然还能找到牛棚，不像上次，咱们三个围坐在雨里，手上还要顶着个防潮垫”！亚军继续接着闲聊。

“其实下雨我都不怕，就是怕咱带的馍馍淋湿了，泡涨后嚼起来像沙子一样”。

“嗯，是挺辛苦，大家下山后就好好休整一下，好好过个节！”何哥这时作为组长发了话。

“太好了！”几个成员开心的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

所谓的“打野”就是确定任务后，计算好在野外的天数，背上资料、食物和水，负重40多斤，走进人迹罕至的大山，在没有任何网络，单凭GPS的情况下，开始区调工作。

这里的区调，有路的地方没任务、有任务的地方没有路。牛棚成了大家最爱的“宾馆”，因为这里不仅能够栖身，更有安全的水源，也只有这里，才能用缸子煮一杯干净的热水，暖暖身体，暖暖胃。野外没有蔬菜，太甜太辣肠胃都受不了，青稞和荞面馍馍成了最（下转第12页）



□ 王正端

60秒内、命运惊天大逆转

纪念世界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正在“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资源富集区的一个地勘单位采访，聆听了一位年近六旬的山民讲述他家亲历的一段真实故事。

岁月蹉跎，时光倒流回1942年5月5日这一天。同往常一样，高黎贡山绿翳蓊郁，层林尽染。

一大早，居住在惠通岩壁东头的朱家就忙开了。29岁的儿媳郭凤英（讲述者的母亲）熬好糯米稀饭，用木桶盛着，小心翼翼地往怒江桥头走去，深怕摔跤泼洒了稀饭。坑坑洼洼的山路艰险难走，又有荆棘、枝桠扯挂，搞不好就会滚下岩、梭下坡。可她心里也如稀饭一样，甜滋滋的。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她经常来到当时怒江唯一的过河通道惠通桥头卖糖稀饭。头天晚上，邻居告诉她，傍晚惠通桥的行人突然多了起来，明天的生意可能好做些。

大约10点左右，郭凤英赶到桥头，果然见抢着过桥的人密密麻麻地蠕动着，他们大多是从边境逃往内地的难民，多数来自龙陵、腾冲、瑞丽等周边地区，也夹杂着不少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逃难游民。稀稀落落的几个守桥士兵在桥面上走来走去，妄图控制零乱的过桥人群，可没人听指挥，争相恐后，你推我搡，秩序混乱不堪。凤英家的一个亲戚也裹在难民中，告诉说日本人快到惠通桥了，快点走开，再晚就更不安全

了。一名撤退过桥的远征军军官要过一碗糖稀饭，边喝边劝她：“老乡，日本人马上就要到了，你怎么还不赶快走？”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远征军军官的话还未说完，不远处果真传来几声枪响。几名守桥士兵和宪兵队士兵匆忙跑前跑后，边跑边叫：“快快快，日本军想过桥，我们要炸桥了”。郭凤英听说要炸桥，头都大了，连稀饭桶也扔在一边，自顾拼命往山上跑。没出几步，就听桥头方向传来一声巨响：桥炸了，烟雾滚滚，气浪漫山。过了一会她才回过头去看，只见百多米长的惠通桥已被炸大半，桥上的人和车辆纷纷掉入汹涌翻滚的怒江水中。又过了一会，日本飞机赶来桥头凌空扫射，抛炸弹轰炸，不少往西北方向逃跑的守桥士兵被炸死，有的在躲避时掉下惠通岩万丈深渊，嘶喊声、呼叫声震天动地，其景惨烈，目不忍睹。

这就是在抗日战争最紧要关头，发生在滇西怒江那场震惊中外的炸桥事件。从中国远征军士兵点燃导火索到“皇军”士兵试图跨桥掐灭导火索制止爆炸之间，仅仅相隔不到一分钟。一分钟！60秒！历史为此改写，灾难深重的我西南大后方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免去了一场更大的劫难！

尊重历史，穿越历史，是为了借古鉴今，营造痛恨战争、珍惜和平的太平盛世。

中国远征军首次开赴缅甸作战失利撤回国内后的1942年初，日军坦克趁势碾着滇西大地柔嫩的

芳草，仅用一周时间就闪电般占畹町、攻芒市、捣龙陵、取腾冲，一旦突破怒江天险，就将直逼我抗日大后方昆明直至“陪都”重庆。陈纳德将军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日军“照此速度前进，十天内可以到达昆明”。丘吉尔惊呼：“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日军前线指挥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在从龙陵赶往惠通桥的路上说：“照此速度前进，至迟5月10日可占领下关（大理），中旬可拿下昆明，月底可直抵重庆。”

日本军依仗精良武器装备和狂焰万丈的“武士道”精神，虽一路零星挨打，又有深沟大壑相阻，但总体推进顺利，说势如破竹不为过。而最让日军担忧不止和焦灼不安的是，怎么度过天堑怒江？惠通桥是滇缅国际大通道越过怒水抵达内地的唯一桥梁，谁也躲不了，绕不开。

惠通大桥架设于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峡谷的万丈悬崖之上，惊涛拍岸，飞峰插云，险象环生。它是滇西保山人、著名爱国华侨梁金山捐资从1931年开始修建，历经3年建成，长123米、宽6米，后改建为跨径190米、负重可达7吨的新式柔型钢索大桥，成为滇缅公路“咽喉”。

显而易见，守住惠通桥，阻挡日本军向祖国内地进发的铁蹄，就不单是得一时、一地之利，而是民族大义的具体彰显、生动检阅和最高标榜。

而此时，饱受日本侵华战争磨难，加上日军残酷的高强镇压和血腥屠杀，滇缅公路沿线已陷入空前混乱状态。1942年5月2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时留下一队工兵和宪兵，指派远征军20集团军54军189师工兵营营长张祖武接管大桥，特别授权：情况紧急时，可立即炸桥。颇有头脑的张营长立即布置士兵提前在桥上装好炸药，又命宪兵固守桥头严防日军便衣混过桥，他自己则坐镇桥头仔细检查过往行人。

瞬间突变，常常令人难以预料。过桥队伍处于混乱之中，一辆破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欲与人流逆向过江，宪兵不允。车主自恃与“云南王”龙云三太子系深交，破口大骂，被宪兵当众扇了两个耳光。车主只好愤然掉转头，不料操作不当又与另一车相撞，遂使交通阻塞。张营长怒不可遏，强令以“妨碍执行军务罪”推往江边枪毙。

骤然的枪声在峡谷间激起巨大回响，人群受惊，秩序大乱，钢索吊桥在推过去揉过来的人群重压下，来回翻腾，惊心动魄。桥头发出的枪

声，不仅震惊了过往难民，也震惊了隐藏人群中随时准备耍弄奸计的“皇军”。日军指挥官自然无法知道此时桥头发生的意外，只凭军人直觉，以为有人暴露了目标而先于自己下了手。略一思考，日军指挥官厉声令敢死队冲锋，一时两岸枪声大作，呐喊震天。

张祖武虽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震懵了，但转瞬即清醒过来，意识到日军已经来到跟前，又从枪响方位判断出日军尚未冲过桥来，当即果断地点燃了导火索。

飞奔大桥的日本兵呐喊着，恨不得一个箭步冲上去掐灭导火索，从而阻挡桥毁人亡的炸药包引爆。可是，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当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兵刚刚踏上桥面时，一声爆炸就将大桥高高掀起，而又迅沉大江，溅起排山浓烟、冲天浊浪。那个浸透“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士兵，无疑成了侵略者悲惨亡命的见证者和殉葬品。

60秒！张祖武他们引爆提前了1分钟；60秒！日军士兵止爆晚了1分钟。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命运。

炸毁惠通桥，把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阻滞在滇西崇山峻岭达两年之久。利用这千载难遇的宝贵契机，我抗日军民一面与日本侵略者隔江对峙，一面加紧修整训练，秣马厉兵。终于再从修复后的惠通桥跨越打通怒江西岸，收复失地，开始并实现全面反攻，直至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硝烟褪去，大爱无疆。这篇文章结束前，笔者还得讲述一段看似题外却又与惠通桥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让人释怀、催人奋进的佳话。

抗战中担任腾冲县县长的邱天培，曾对日军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弃城而逃。“云南王”龙云派人沿途收留难民，其中有个女孩聪明伶俐，特别招人喜爱，正是邱天培的亲生女，因为父亲特别赞赏惠通桥的博大和宽容，遂取钟情惠通桥之意称谓邱钟惠。长大后，邱钟惠为新中国夺得第一枚世界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为国争了大光。再后来，惠通桥三易桥址重建，据说怒江大桥第二次迁建就有邱天培参与组织指挥，算是将功悔过吧。近年移址较远处新建的怒江大桥，长龙卧波、气象万千，成为泛亚大通道的重要关隘，车来人往，物流浩荡，为边境开放承重压力、恪尽职守。几经变迁，可惠通桥的名字依然沿用至今。滇西独有的抗战文化、抗战遗址风生水起，正从这里走向全中国，响亮全世界！

（责任编辑：罗会江）



2015年1月13日，一位老先生来到四川省地矿局106地质队的办公大楼，带来了三样宝贵的礼物，分别是距今2.2亿年的胡氏贵州龙化石、海百合化石和十一种稀有矿石。老先生很慈祥，微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坐在队长办公室里，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亲笔写下的“情系106地质队、感恩106地质队，106地质队队员：骆耀南。”三行大字格外注目。

这位骆老先生，是四川省地矿局原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的客座教授。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攀西地区及西南三江中段野外第一线，从事矿产勘查与地质科研工作。1962年，立下“为国找矿，报效人民”誓言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没有要求分配回福建老家，而是毅然选择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四川，来到了106地质队，一头扎进崇山峻岭中，开始了他的找矿生涯。

六十年代初，106地质队主要在雅安地区开展普查找矿、矿床勘探工作，骆耀南长期跋涉在野外第一线，大渡河下游的甘洛、汉源、峨边、洪雅县等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1964年，

106地质队逐渐转移到攀西地区，骆耀南便带领了一个小分队在会理一带搞综合找矿，将他的梦想扎根在了攀西大地上，106地质队也成为他梦想启航的地方。此后，他的足迹遍布巴山蜀水，不仅将学到的专业知识，结合到野外工作实践，还克服了文革时期信息不畅、资料奇缺、学术氛围差等困难，及时吸纳地质科研新认识、新学说和新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在地质找矿上，并不断探索，大胆开拓，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要成果。不得不说，正是那个火热的年代，那片矿产丰富的攀西大地，赋予了他光荣与梦想，以及在这光荣与梦想之下茁壮成长起来的情结，一份对106地质队的浓厚情结，即使在他徘徊于低谷之时，即使在他几十年后重返106地质队之际，这种情愫依然温暖而熟悉。

骆耀南历任106地质队普查组长、分队技术负责；攀西地质大队裂谷研究队队长兼技术负责，高级工程师；1986年他任四川省地矿局副局长，继而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2年任局总工程师，同时兼任四川省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四川省旅游地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宝玉石协会会长等。在他的这份工作经历简介中，虽然能看出他在106地质队的时间不长，但那却

是他“出生”的地方，因此他始终把106地质队视为他的老家。2009年，攀枝花市委市政府授予106地质队“钒钛之都探矿先锋队”称号时，也授予了骆耀南“荣誉市民”称号。当时他作为代表发言时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攀枝花度过的，那里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奋斗的艰辛，也有许多欢乐；尽管他离开攀枝花多年了，但他仍觉得自己的根还在攀枝花，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依然让他牵挂，令他向往，攀枝花至今仍然是他梦里常回的地方。当他站在荣誉台上表达着对攀枝花的怀念之情时，实际上也是表达出了对106地质队的一种缅怀，也难怪他每次到了106地质队，总是用的“回家”一词，总是把106人当作自己的亲友，总是称自己是106地质队的队员。

骆耀南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曾受到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切接见。他数十年如一日，献身地质事业，为地矿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精力，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早在攀西裂谷研究队时，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就为他在攀西裂谷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题词：“得天独厚，瑰耀南国”。也就是这简单的八个字，形象地诠释了他的一生成就，并凸显出他身上特有的地质精神和品质。

骆耀南是四川地矿局历史上一个时代的标杆，他将“三光荣”精神浸入到了血液和骨子里，刻着烙印，闪着金光。作为一名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地质人，他粗犷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

铁汉柔情的心；他平易近人，喜欢开玩笑，被誉为“快乐专家”，他还喜欢唱歌，特别是那首《爱拼才会赢》，每当他用闽南语唱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时，总是那么热情洋溢，仿若要拼搏奋斗的精神，传承给每一位听歌的地质人。2010年冬天，106地质队庆祝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这天晚上，骆耀南欣然到场，为了表达对106地质队的怀念和祝福，他上台即兴唱起了《爱拼才会赢》，和台下一千多名106人齐声唱出了地质人的火热情怀。这歌声里，既充满了他对养育他的106地质队的眷恋之情，也饱含了他对106地质队的感恩之情。在他看来，虽然106地质队已经迁到了温江，但主战场依然在他熟悉的攀西大地；虽然106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106人的地质精神依然代代相承；虽然他离开了106地质队很多年，但留在106地质队的情谊依然是那么浓、那么深。

如今，这位76岁的老先生，带着他最宝贵的礼物，回来探望曾经生活过的“家”，当他把三样贵重的礼物赠送给106地质队时，也是把毕生的荣耀送给了106地质队。在这位老人身上，好像总有那么一种力量积蓄在心底，让他在地质事业中毅然前行、义无反顾，让他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不忘梦想启程之地，这或许就是他一直难以释怀的106地质队情结。是的，正是这种情结，给予了他超乎寻常的意志和似水的铁汉柔情，也给了他绚烂如花、光辉而厚重的生命！

（责任编辑：周江陵）

（上接第8页）最好的食物，携带方便、不上火，唯一的缺点就是怕遇上大雨，一旦淋湿，吃到嘴里像包着一口沙子，即便如此，也不能丢，还可以烤干、烤焦吃下去，否则就只能硬生生的饿肚子。

下了山已经三点多了，在山下唯一的小商店买了月饼后，大伙都加快了脚步，往租住的“港湾”走。所有人不约而同的第一个动作都是找出自己的手机，拿起手机看了起来，接着房前屋后，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打电话声。

“妈，我下山了，你感冒好点没有？要多休息多喝水哈，我们发了月饼了，你也要保重，节日快乐”。

“娃娃的成绩还哪个好啊，没看出来我儿子还能得奖嘛，好好好，我干完这个项目马上就回来，今天中秋，我们休息了，安逸的很，你晓得，我们这里是风景区的嘛”。

“小月，你收到我的礼物拉？喜欢不嘛？我

上山前特意在网上给你订的，节日快乐哈！”

三个汉子，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小烦恼。亚军的妈妈生病一直没有好，遇到秋季转凉，又患上了感冒；何哥的孩子今年考初中，这是关键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了太太身上；小凌在谈恋爱，项目组一进山就是几天，女朋友照顾不了，关心不上，他特意在网上给女友订了一束鲜花，通过礼物，捎去他自己的心意。

电话打完后，大家沉默了，似乎一片叶子掉落的声音都能够听见，何哥给大家手里一人递了一个月饼，自己先撕开包装，咬了一口：“我最喜欢就是莲蓉的，要是在家头，根本不晓得月饼还这么好吃，还是野外的中秋要有情调一些！走，找个馆子咱们撮一顿，明天继续上山！”

“要得！”三个人开心的朝着唯一的饭馆走了过去，而此刻，月亮才悄悄的爬上树梢。

（责任编辑：刘金光）



程儒贤

填图，在警卫下进行

1

1963年盛夏的一天，黔东北山区雨雾朦胧，我们1：5万填图组正在房东家整理资料，两条恶狗突然狂吠起来，大家警觉地出门观看，原来是我们二分队总支书记、分队长叶义友来了。

叶队长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他边解下腰间的54式手枪，边说：“通知大家一个紧急决定，你们组的工作马上停止，明天全组转移到车塘沟村驻扎待命。”接着，他详细介绍了紧急决定产生的经过。

他说，上周大队接到务川县公安局通告，说根据上级部署，他们将在本县几处敏感地区开展一次防空防特突击侦查行动。通告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趁我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之机，蠢蠢欲动，疯狂叫嚣反攻大陆，他们不仅向沿海地区空投反动传单，甚至空投特务，对我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甚至还把魔爪伸向了内地。自去年初以来，在本县劳改矿山地区就发现过空投传单，可能还有内应潜伏在深山岩洞或密林之中。请各单位和当地群众积极协助……在我们填图区之内的锯齿山，正是此次行动的几个可疑片区之一。

接到通报的当晚，队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队书记胡克信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年的矿区勘探时间紧，任务重，大队对填图组的安全问题还一时照顾不过来，今年只配了一名警卫。锯齿山片区因地形恶劣，树林浓密，近两年谣言风传，都说林中可能潜伏有敌特分

子。因此，填图工作只好暂缓。现在机会来了，与公安局联合行动，一举两得，我们应尽快与他们联系、落实。

经协商，双方就联合行动达成共识并作了具体部署。

2

第三天，小雨。我们全组一行8人(6地质，1警卫，1炊事)于中午赶到车塘沟村。

8名武警官兵和临时从一分队抽调来的两名物探员、一名医生和一名炊事员以及叶队长，围成两圈蹲在地上正在中吃饭。见我们一个个两脚泥泞浑身湿透，准时赶到，与同事们久别重逢，好不兴奋。放下行包，拿起碗筷立即加入这个警民混编的团队。

由于部门不同、任务不同，而且武警都带着枪支弹药，警民同吃，但并未同住。

当晚，全体同志召开了第一次警民联席会议。为了防止泄漏军事机密，开会地点选在村外一避静处。叶队长请武警领队邹警官首先讲话。

邹队长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讲了这次行动的目的任务。他讲道：“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敌人无论从陆地、从海上、从空中潜入我国，进行捣乱活动，等着他们的必将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邹队长刚讲到这次联合行动的具体方案时，下起雨来了。会场骚动起来，联席会无果而散。

雨雾笼罩了一整天。

第三天中午，云开雾散。邹队长告知叶支

书说，昨晚，三坑乡政府派专人赶来转告县局紧急电话，要他们立即撤回，另有任务，马上就走。

武警突然撤走，太意外了，大家一时不知所措。

望着武警官兵匆匆离去，叶队长满腹沮丧。他喊道，“同志们，过来过来，开个短会……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从上到下，兴师动众，准备借东风实施的填图计划，现在全落空了！从明天起，如天气好，地质组继续在锯齿山外围填图，是否分组作业，你们商量决定。现在派程儒贤同志明天火速赶回一分队（常驻大队领导），就县武警撤走一事向胡书记汇报，请大队指示。为了路途安全，李仕达（警卫）同志陪同回去。

突然的变故，将我们的工作部署全打乱了。

3

我和李士达凌晨出发。雨后的山间小路泥泞难行，30多公里走了近5个小时，于下午两点过到达一分队。简易礼堂内正在召开职工大会，听说是局领导作形势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反修防修；二是提高警惕，粉碎美蒋特务的骚扰破坏活动。幸好不是书记队长主讲，否则我们的紧急汇报就要被延误了。

正巧，大队秘书杨吉祥提着两个暖瓶出来打开水，我急忙前去对他说：“请你向胡书记通报一声，普查组出事了，我们是专程回来汇报请示的。”

李仕达斜背好卡柄枪，接过暖瓶说：“杨秘书，我来！”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106队的编制与工作区的关系：大队属下三个分队，一分队是汞矿勘探分队，有职工近500人，分队部在木油厂（小地名），投资占了全队8成以上；二分队有职工46人，分队部设在矿床北段的太坝，距一分队约20公里，担负II矿带详查和外围1：5万填图任务；三分队是一支游击队，在外县从事多矿种普查工作。

胡书记走出礼堂，见我俩双脚泥泞，汗流浹背，忙问，你们普查组出啥事了？我说，和我们联合行动的县武警一行8人，说另有紧急任务，昨晚突然撤走了。胡书记惊讶道，哎，咋啦？走走走，到办公室谈。

听说普查组出事了，大队长唐家政随后也跟了进来。

听完我的陈述，胡书记沉默了，手指敲着桌面。他在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他与唐队长交谈后，达成了一致意见。他说，既然事已到此，

我们只好自己组织警力了。他拿起电话叫杨秘书通知几位科室负责人速到队办公室开会。

不一会，几位科长陆续来到。胡书记先介绍了1：5万填图组与县公安局联合行动一事的来龙去脉。他说，县武警因另有紧急任务，昨晚突然撤走了，现在，要求各位立即行动。下面请听我分别交代具体任务：

衣科长（人事），你把各生产单位的花名册拿来，从中挑选6名脑子灵、身体好，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名单经我们审查后立即通知本人马上到队办开会、领枪，接受任务。

张科长（行政），你安排老陶（行政主办）尽快准备19个同志4天的生活物资，请地质科张总找两个同志协助程儒贤，过称、打包、登记，以便今后结帐。

李科长（保卫），你到枪库清理一下，挑出6支步枪，配足子弹，今晚就发到警卫同志手里。

于科长（后勤），去三分队拉样品的嘎斯车回来后，你及时告诉司机，无论时间多晚，都要加班跑一趟，将物资和同志们送到太坝（矿山公路终点，二分队队部），他们要负重步行，连夜赶到车塘沟。

唐队长说，专门组织警卫班护卫一个普查组，这在我队还是头一次，这是形势的需要，是队领导对普查工作的重视，对同志们人身安全的关心。他说，胡书记，干脆我也去吧。

胡书记说，我去吧，同志们毕竟缺乏实战经验，是否都有敏锐的应变能力，我还真没有把握呢。

考虑到勘探矿区离不开坐阵指挥的老书记，再说了，他又上了点年纪，大家力劝胡书记别去劳顿了，唐队长若抽得出来亲自指挥，当然再好不过了。如果都走不开，就由二分队总支书记、分队长叶义友带队也没问题。

党委书记胡克信，原籍山东，年愈半百，瘦高个儿，曾是个英勇的抗日游击战士，至今，左颅骨内还残留有日军的弹片。几十年过去了，他对那段抗日经历仍有着铭心的记忆。最后他还是说服了在座各位，执意亲自带领这个临时警卫班前往险区，以确保团队安全，确保圆满完成设计任务。

4

午夜，一分队住地灯火通明，两个伙房（一个专供粉尘作业的机坑和碎样工人的营养伙房和一个供钻探、机修等工人的大众伙房）窗口外，人声喧哗，饭盒咣当。钻探、机坑、碎样等

上夜班的工人正排队打饭，准备接班了。胡书记来到保卫科办公室，见6名临时警卫精神抖擞，正专心候车。他说，快去打饭吃吧，车子还不知好久到呢……正说着，忽闻汽车喇叭声。来了，嘎斯车回来了。

人多手快，仅10多分钟就卸完了样品，随即到行政仓库分购生活物资；再到后勤仓库领取生产物资并装车。胡书记腰间别一支左轮，再现了当年任抗日游击队长时的风采。我们一行9人，乘车直奔太坝而去。为了不惊扰熟睡中的二分队职工，在距分队部约1公里处停车卸货。凭借手电照明，大家七手八脚将物资分散包装，每人背负20来斤。胡书记虽然很有夜行军的经验，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了。为关照老书记的腿脚，大家放慢了脚步。凌晨3点过，队伍走进一片野蕨茅草混生的陡峭坡地，有人突然发现前方山梁上似有亮光晃动。胡书记说，停下，别出声，观察动静。大家细看，好象手电光晃动着正迎面移动过来。李仕达提高嗓门吼道：“喂，你们是干啥的？”不料对方没有回应，手电熄灭。警卫班有人哗啦一声将子弹推上了膛。少顷，一声贵州普通话传了过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呀？”是地质员小盐巴的声音。我说，叶队长他们接我们来了！焦急待命的留守队员与胡书记率领的警卫班，半夜三更在这荒山野岭会师了，好不兴奋！队友接下我们肩上的重负，顿觉浑身突然轻飘起来。

对一个小小填图组的变故，真没想到大队领导会如此当机立断，雷厉风行，而且还是胡书记亲自率领警卫班，连夜赶来。

车塘沟10多户村民，经历过太多的惶恐与不安。由西向东进入林区，车塘沟是必经的唯一要塞村落，当年一支国军残部，其后的解放军，再后的地方武装，再再后的解放军，为了准备林中战事，都曾在这里安营扎寨。没想到，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平静生活会再次受到惊扰。今晚，各家各户的狗们几乎狂吠了一整夜。

5

凌晨，叶队长交待小申说，开饭时间晚点，让同志们多睡一会。其实，包括胡书记在内，部分同志根本没睡。胡书记正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他对老叶说，今天同志们边休息边作准备。地质组再仔细研究一下资料，进入林区工作，要尽可能减少盲目性，一步一个脚印。早饭后，全体动员，先去防空哨楼，看看林区的地形

地貌，让大家对行进路线心里有个底。

从车塘沟村出发，向东穿行约1000米草莽，便爬到了一道近于南北走向的险峰峻岭——刀背岭，这是整个锯齿山负地形片区的西缘屏障，其中的三座险峰之颠，各有一处哨楼遗址，劈开荆棘蕨丛茅草，爬上陡峭的山岭，第一座也是最高一座哨楼的废墟便呈现眼前。当年一支国民党军残部溃败逃窜到了锯齿山，凭险固守，负隅顽抗。据说美蒋曾空投传单为其打气。为了防空防特，围困残军，解放军便在刀背岭垒砌了三座哨楼。国军残部投降之后，林区归于平静，几年后，哨楼先后被雷电击毁。眼前所见，隐没在荒草中的块石墙垣仍隐约可见。

站在哨楼废墟上向东远眺，锯齿山林区景观尽收眼底，一条主河道由南而北流经全区，河东岸紧临陡崖峭壁，从主河道向西至刀背岭，宽愈2000米，其间深壑交错，遍布喀斯特地貌。这是沿河、德江、务川三县交界地带，险情莫测的原始林区，总面积20余平方公里。

锯齿山，正等着我们1：5万填图组去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6

出于安全考虑，在叶队长和同志们的要求之下，胡书记没再坚持要亲自带队进入林区，同意由警卫刘班长（安运班）陪同，留守车塘沟，定时到哨楼观察林中动静，并且约定，每隔2小时鸣枪联络一次，我们若遇意外，则连发6枪，随即静候胡书记的应急指令。

在叶队长率领下，一行于次日早饭后出发。队伍名单是：二分队技术负责张景寿；填图组长朱成林；地质员李天材、程儒贤、王以明、黄天藻、杨贵昌等8人；警卫李仕达（大队警卫班）、杨振华（电话班）、曾富贵、温义章（安运班）等7人；分队长叶义友；医生胡金全；炊事员申茂芳、骆金铭等共19人。

出发前，胡书记强调说，地质员全部轻装，只带图纸和工具，其余物资（大米、面条、干菜、猪油、盐、炊具、棉毯、柴刀、安全绳、电石、电石灯等），均由叶队长、胡医生、炊事员和警卫同志分担。此行既要保证完成任务，更要保证全体人员的绝对安全。

雨后的密林，霉味弥漫，地面溜滑，浊流淙淙。队伍缓慢地行进在沟谷之中。

叶队长说，今天有地质员8名，连我在内警卫也有8名，刚好，1比1，我们一人负责护卫一

名地质员。大家耳朵眼睛放灵敏些，一路纵队，文武相间。

见此阵容，曾富贵（芝麻官）发表观感，他说，大家看，我们这支便衣武装好像刘文辉的丘八？看嘛，一个二个肩上都扛着“刮民”得来的战利品，每人前面还押着一名俘虏，两个头戴耳机，肩背发报机(物探仪)，像不像空投特务？

地质员小盐巴说，要是刘班长的枪管上吊一两支活鸡，那就把抽大烟的丘八演活了。

“哎呀！”突然后面传来一声惊叫，大家驻足回望，原来是二胡医生失足掉下了喀斯特溶坑，溶坑深2米多，坑壁有荆棘。幸好药箱没砸开。臀部擦痛了，他下意识伸手一摸，发觉裤裆被划了一条大口子。摸摸口袋，便惊叫起来：糟了糟了！饭票，我的饭票，别忙拉，先找饭票吧，还有8斤半呢！

你是要命呢，还是要饭票哦？

胡医生边找边自语道：生命诚可贵，饭票价更高……嗨，找到了5张（斤），不找了不找了。来吧，拉兄弟一把！

拉上坑口后，胡医生打开药箱，找出一卷医用胶布递给我，说，来，给我补补裤裆。边说边躬起屁股。

往破口处贴了6段胶布，大家一看，遮盖效果还行。

叶队长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别只顾开玩笑，要密切注意林中动静。

按照规范要求，1:5万比例尺正常填图，地质点间距应为500米左右，但此次行动带有踏勘性质，因此，地质点间距不一。每当定点记录、作图、取样，警卫同志立即放下物资，分头选占制高点，手扣枪机，密切注视林中动静，直到记录结束，又继续前进。

前面，一道横切断岩阻断去路，河水临空下泻，溅起蒙蒙水雾，令人望而却步。绕过断岩，爬上西坡，大致沿等高线北行。端着枪走在前面的杨班长突然大喝一声：“干啥的？举起手来！”后边的警卫听此断喝，下意识哗啦一声将子弹推上膛！叶队长迅速掏出手枪：同志们快卧下！警卫们分别拽住地质员闪身躲在大树背后卧下，并将枪口对准目标。对峙少顷，前方传来女人的声音：“同志，我们是在这里种地的病人……”叶队长示意警卫向前移动，将信将疑，在距我们约20米处，透过林隙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目不转睛望着举枪对准她的陌生人，一副惊恐的神态。她身后有一间低矮的窝棚，一

缕柴烟在屋顶飘拂。经简短询问，得知大概情况。他们是一对夫妻，她丈夫患了麻疯病，前年冬天被村里人赶出家门，为了与可怜的丈夫相依为命，两口子来到这深山老林，开荒种地求生存。她边揩眼泪边说，我们命不好，得了这种病遭人驱赶，连亲人也嫌弃。丈夫的病一年比一年老火，现在鼻子、手脚都在流脓，我们连饭都吃不起，哪有钱医病哦。她不停地揩眼泪。这时，她丈夫正扛着一捆柴从她身后走过，然后放在窝棚旁边。对瞄准他们的枪口，他孰视无睹，连头都不偏一下。也许他早已把“人性”看穿，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也许，这伙人是来烧窝棚的吧？但也有可能，实在不愿显露他那副可怖的面容，故始终未与我们对视。

重任在肩，无暇向夫妻俩了解更多的情况，太可怜了，给他留点吃的吧。于是我们在原地留下了一袋(约10斤)大米，嘱她拿去。然后避开窝棚，绕道前进，继续作业。

7

下午2时许，行进到一条支流与主河道交汇处，河水平静，岩石光洁，树荫蔽天。叶队长打量一下环境，说，同志们歇歇吧！

大家放下行包、工具，开始抽烟喝水嚼干粮。三名警卫分别选占高地，荷枪注视着林中动静。

据车塘沟村老人介绍，林中有一个神迷莫测的岩洞，名叫神降洞，洞中美景如画，有河有山有梯田有宝塔……说那是神仙居住之地。不知何年，神仙显灵发大水，有意将宝物冲出洞外，然后腾云驾雾飞回天上去了。后来有人在河中发现了宝物线索，终于在这个洞中找到了鲜红的朱砂原生矿，采矿人后来发了大财。为了纪念神仙的恩赐，后人就将此洞命名为“神降洞”。

在西岸陡壁上，茂盛的阔叶乔木之下，密生着荆棘灌丛，大家拉大网，在密林沟壑中艰难搜寻，折腾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发现了洞口。开阔的崖腔之下是块契形平地，中间一个大火塘，其中依稀可见残留的灰烬，地上狼藉着破碗、砂锅残块以及发霉的稻草烂树叶。看来，已多年没有人迹，大家心中踏实了许多。红丝乡有老人回忆，1950年国民党军一股溃败的残部就盘踞在此洞中。后被解放军围困，除极少数因伤、病、饿而死之外，大多数都成了俘虏。还说，一个国军团长夫妇战死之后，留下了一个一岁多的幼儿，被解放军救活。那孩子就寄养在当地一农户家，算起来，那个国军军官的孩子，现在已有十多岁

了。对这个传奇故事的真伪，我们因工作忙，一直无功夫调查核实。

但眼下洞口并未发现任何尸骨遗迹，当年是否都被野兽“清场”了？不得而知。

也许是当地民间以讹传讹，杜撰演绎吧，有关锯齿山区的战事，我们从未听到过官方的正式介绍，也不知后来编纂的地方志有否记载。

大家一边喘息，一边打量着这个深藏不露的神迷洞口，联想着这而曾经发生过的惨烈场景。看来，有敌特潜伏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有野兽毒蛇活动，大家仍须提高警惕，切莫大意。

叶队长安排说：炊事员和两名警卫留守洞口，负责看守物资和砍柴煮饭，记住，按时与哨楼上的胡书记鸣枪联络。其余人员全部进洞，地质同志在中间，一名警卫押后，3名警卫持枪在前面开路。

这是一个巨大的裂隙溶洞，洞口和洞壁未见人工开凿的痕迹。深处有一段开阔空间，一股地下水从洞顶裂隙处凌空泻下，哗哗水声响彻洞中。在下方积蓄起一泓缓缓流动的深潭，神秘莫测，令人生畏。踏过奇妙的钟乳石地段，前进不远，发现脚下有个暗井。大家围拢来小心翼翼向下探照，深不见底。“下！下去一探究竟！”地质4人下洞，其于队友全在洞口合力紧拽安全绳并缓缓往下放。

斜井陡立，70度左右，断面直径不足1米，底板凿有巴掌大的脚窝，斜井右侧有两个短坑，其空间仅能容一人或蹲或坐，这是专供上下民工让路和歇气用的。无论向上或向下，都得爬行，不能站立。顺井筒下退到约15米左右，发觉下方空间突然开阔，恰似一只倒扣的漏斗，空间高2米多，宽不见边。陆续掉下3人，三盏电石灯突然熄灭，这是个危险的缺氧信号！我们用手电照明，匆匆边喘气边观察，从岩隙中挖取了一件自然重沙样品（约5公斤），作完记录、素描后，立即上传升井信号，4人气喘吁吁被拽出井口。

原来，由于深部采矿和地下水的浸蚀，顶板不断垮塌并堵死了裂隙通道，以致形成了较开阔的倒扣的漏斗状空间，在其内作业，既有窒息的危险，更有冒顶的隐患。

听说井底见到了富矿脉，叶队长，这个来自云南保山的转业军人，此时居然涌出了欲在洞中留下印记的雅兴。他说，留个纪念吧，在洞壁上写两句诗。地质上的，谁来？大家一致推举喜好古诗文的李天材露一手。推让不过，他只好从命，用红油漆在洞壁上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潜流

神功》——

国军绝地悲末日，
更迭硝烟荡天涯。
神降地宫赐瑰宝，
潜流鬼斧聚朱砂。

贵州地质局106地质大队1:5万武装填图组留笔
1963年7月9日

叶队长说，念念吧，解释解释，啥意思？

老李摇头晃脑，用黄土地口音（他是兰州人）一词一顿念完4句，然后逐句作了讲解。

夸赞声巴掌声响彻岩洞深处。

在曲里拐弯的古溶洞里走走停停，一路敲打观察、取样、作图、记录，不知不觉时间已近晚上8点，又冷又饿，该收工了。走出洞口，天已黑尽，火塘中篝火正旺，大家不顾肚饿，先围住火塘伸手翘脚烤火取暖。重新整理了4盏电石灯，挂在洞壁上，蓝白色的光焰将崖腔照得通亮。然后开始共享晚餐：焖锅饭下油渣炒豆豉，可口之极。叶队长问执勤警卫，与胡书记联络没有？回答说联络了。现在是9点，又该鸣枪了。叶说，好，我来。他接过警卫的“中正式”步枪，朝天点发3响。稍停，从哨楼发射的3颗弹头由西向东，相继在空中划出3道桔红色的弧线，流星似地消失在东侧空际。胡书记不愧是个老兵，已经9点了，还坚守在山峰哨位上，静候着今天最后一次联络。

夜的锯齿山荒谷阴森可怖，河水潺潺，鸟兽鸣叫，凄厉之声时远时近。由于有警卫轮班执勤，大家全然忘却了风声鹤唳的时空环境，篝火边的鼾声此起彼伏，劳累了一整天，队友们睡得那么舒坦，那么惬意。

县公安局通报的敌特信息，不是空袭来风。今晚，我们的轮值警卫彻夜未曾合眼。

8

天亮了，吃完面条，收妥行装继续前进、作业。

地质员迫不及待下河淘洗取自洞中的重沙样品。淘洗结束，只见淘沙盘底部全是朱红色辰沙！大家惊喜不已，争相鉴赏盘底那层神奇的红色颗粒。

填完标签，包装好样品，然后展图校对位置，分析赋矿层位的产状构造，并填绘于图上。这个点，获得了重要的成矿信息。

行进中，见一股山泉从30多米高的崖壁飞泻而下，将河床的岩层冲刷得异常光洁，岩石的结

构构造清晰可鉴。据观察，瀑布正好从一断层通过处涌出，是个典型的裂隙泉，对这个水文地质天然露头，我们花了不少精力，记录、素描、拍照、测流量，淘重砂……每个点，因地质现象各异，分析、记录、勾图，耗时长短不一。作这个点，历时一个多小时。

下午3点，警卫鸣枪联络，意外发现东岸崖上丛林中，一群被惊骇的黑色长尾猴，尖叫正向下游方向逃窜。芝麻官举枪作瞄准状，自语道：老子今天试试枪法如何？温班长激他说：量你没那胆量！芝麻官放下枪，说，你们快看，那只老猴背着小猴跑在后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谁忍心杀它嘛？芝麻官举枪，逗乐罢了，持枪人有严格的纪律，哪敢随意打猎？

一阵狂风搅动着密林，天色骤变了！叶队长警觉地抬眼望望天空，但见林梢摇晃，枯叶飞舞。天气突变了！他喊道：同志们，赶快收拾，大雨要来啦！话音刚落，道道闪电将林区照得通亮，雷霆在上空爆炸，随即大雨铺天盖地倾倒下来！地质员迅速卷起图纸等资料装进铁皮图筒。警卫们立急将枪口朝下斜背着，披上雨衣，保护肩背上的食物。警卫温师在大树下避雨，小盐巴高喊：快躲开！快躲开！靠大树危险！物探员王以明迅速将物探仪放在较高处，盖上雨衣，然后两人合顶一件雨衣。18名队员站立河岸边，一动不动，任凭大雨浇淋。

河水开始上涨，必须迅速离开河谷！叶队长问老朱，向何方撤退比较安全？朱说，向西地形恶劣，沟壑纵横，树林太密，没有退路；向东，过了河就是德江县地界，凭着看图时的印象，攀上陡崖，向东行，有可能找到老家。

叶队长说，那就赶快过河，快快！

警卫李仕达立即解下肩臂上的卡宾枪和物资，脱光衣服，将尼龙绳的一端栓在腰间，众人紧握另一端，冲过河去，在树根上栓牢了尼龙绳。凭着一根横跨两岸的安全绳的牵引，队员们涉过了齐胸的洪水，安全爬上东岸。天黑雨大，无法使用罗盘，只能凭印象攀登陡崖，大约爬了（垂高）200来米，感觉已到崖顶。停下喘息，靠着手电的微光打开罗盘，确定方位，摸索前进。

根据平时看图印象，从过河处到下游东岸崖上有个叫尚家盖的村落，直距大约8公里，小路估计有15公里，那是我们今夜投宿的唯一去处。走了1个多小时后，意外踏上了一条山村小路。不知走了多远，隐约听见远处有狗吠声，大伙儿兴奋起来，寻着狗叫的方向，加快了脚步……终于找

到了人家户。此时是凌晨3点40分。

狗们的狂吠，惊动了午夜后的山村。锯齿山林区可能有敌特情的谣传，令周边村民人心惶惶，尤其在夜间。敲门呼叫，无人开门（也许有的男主人正从门缝向外窥探动静）。叶队长说，同志们，深更半夜进村，大家小声些。进了村总会找到落脚点的。这时，老杨说，看，前面好像有人。经交谈得知，原来，男子正是本村生产队长，姓田，40多岁。他听见狗的狂叫非同寻常，立即起身蹲在门外观察动静。听了叶队长介绍后，他说，看见你们有的背着枪，我们怕呢！这两年风声紧张，谁敢开门？他将信将疑，勉强接待了这群神秘的不速之客。我们被安排在隔壁一间只有瓦顶、房柱，四周并无板壁的空房休息。然后背来一背苞谷芯倒在火塘边，边发火边说，我们这地方烧柴困难，烤火煮饭都烧茅草，烧苞谷芯。火慢慢燃起来了。这火，与其说为了取暖烤衣服，还不如说只为了保留一个火种！叶队长对田队长说，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这火烤不上身，还是把你家的柴分一百斤来吧，价钱由你定，多少都没关系。但田队长说，哪有柴哦，我们这地方烤火煮饭都困难呢。

叶队长没再央求。他关照说，你们地质上的先过来烤烤，看看地质资料损坏没有？警卫同志分头收拾物资，准备煮饭。幸好房东家灶前有几块劈柴，添着苞谷芯，忽燃忽灭，总算把晚餐整出来了，尽管半生不熟。围着并不暖和的火塘开始吃饭，这餐饭距早饭时间，整整过去了近19个小时！

9

14人被安排在房东家堂屋楼上，前临天井。过道临时铺了一张大晒席作床垫，大家并排仰卧，互相偎依取暖，幸运的是，随身背负的几床旧棉毯，因有雨衣遮蔽，几乎全是干的。由于楼道逼窄，14双赤脚全从天井栏杆间隙伸了出来。李天材我们俩和两名警卫在大门边合睡地铺。天亮了，老李一眼瞥见楼上那幅恐怖画面。他说：喂喂，你们看，楼上那一排泛白的赤脚吓不吓人？我说，呀，好像太平间的“客人”哦！杨班长说，哈，全是“水打棒”（溺水亡命者）的僵尸！

天色阴沉，细雨不断。起床后，开了个短会。叶队长说，老朱，查查地图，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距离车塘沟有多远？老朱说，我们已走出图幅，查不到地名了。据估计，走小路大约有20多公里吧。叶队长说，散会后，警卫同志

去老乡家买点劈柴，大家烤火休息、作饭，擦枪，清理物资，打湿的都翻出来烘一烘。中饭后，啥时雨停啥时返航。

趁休息，我和李天材漫步来到一间小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一间教室，室内有4排只有桌面没有抽屉的简易课桌。黑板上有几个尚未擦去的粉笔字：“玉不琢，不成器”。这是古书《三字经》中的两句。一位60来岁的老大爷正在整理桌凳。交谈方知，这是一间村办私塾，现有学生17名。大爷姓申，本地人，是这间私塾的唯一老师，私塾去年才开办的。教的课文全是古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大学》、《中庸》等。

在这个偏僻小山村，有间民办私塾，并且有一位热心教古书的大爷老师，难得而可贵！

我问申老师，我们发现每家房前屋后都堆码着成垛的劈柴，为啥田队长说你们这地方烧柴困难，村民都用茅草、苞谷芯煮饭？

申老师沉默良久，说，也许，这是极左运动伤害农民留下的后遗症吧，说起来话就长啦——

你们地质队知不知道，三年前，也就是1960年，在贵州农村开展过一场反瞒产运动？那场运动把农民，特别是村干部整得好惨啊（见湄潭县志——笔者注）！我们这里也未能幸免，工作队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未搜出，就说田队长把粮食藏起来了，逼他交出。因无粮可交，他遭到残酷殴打，至今身上还留有伤痕。运动过后，农民对上边下来的干部很反感，甚至痛恨。别说吃饭，就连找口水喝都难。都过去三年了，农民心中的伤痛，至今尚未痊愈。

听了申老师的叙说，我们俩对田队长“不卖柴”的心理，释然了！

申老师说，我们这个村名叫尚家盖，属沿河县中寨乡。从锯齿山流过来的那条河，两岸又陡又深，树林浓密。你们幸好没有顺河谷下行，那是很危险的。下游河段名叫暗溪河，流到思渠镇汇入乌江，流程大约七八十公里。这两年，敌情风声流传，村民都怕遇到特务。

有学生进教室了，我们俩向申老师抱拳告辞。

10

虽然一个个衣冠不整，却也精神抖擞，一路谈笑风生，像一群绿林汉子，急行在薄雾笼罩的山路上。

芝麻官问：谁的烟没打湿？分一盒来，老子出双价！

刘班长说：我这里有一盒，是原生棕片包装的，要不要？

芝麻官说：那是你婆娘的专用品，你敢卖？

小盐巴说：那东西好卖得很，你信不信？

刘班长问：谁要？

小盐巴说：骗猪匠。

众人哄笑。

叶队长说，烟瘾发了？忍着点吧，今晚胡书记会发烟的，朝阳桥，每人1包。

说曹操，曹操到。翻过一道山垭口，远远看见警卫刘班长（安运班）迎面走来，他斜背着中正式步枪，边走边张望。大家不禁高喊道：刘一班一长——

“喂——”刘班长挥手应答。

刘班长说，一天多没听见你们的枪声，胡书记好担心，还以为都喂鱼了呢。

“唉唉，正事呆会儿再说，先发烟发烟！”

刘班长摸出两包朝阳桥，举手晃了晃：胡书记关照，每人2根，先过过瘾。回车塘沟后，还有好东西招待大家。

小路边大家席地而坐，烟哥们吞云吐雾，好不惬意！

刘班长说，今早，胡书记派我出来寻找各位。河翻水涨，把个队伍冲得渺无音讯，我上哪儿去找？你们一个二个象背根吹火筒，没得卵用！

叶队长说，半夜三更鸣枪，那会惊动村民的，再说隔山隔水，胡书记也听不到枪声，看不到信号，再说我们已走到外县地界，鸣枪必然招来麻烦。吹火筒不可乱用，刘班长，晓得不？

刘班长：哦吆喂，那倒也是啊！

11

车塘沟村房东家。

听完汇报后，胡书记说，大家辛苦了！感谢同志们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不畏艰险，齐心协力的工作作风，特别是警卫班的同志，不负队领导的重托，不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恪尽职守、勇挑重担，吃苦在前的敬业精神，值得表扬。这几天的地质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还为侦察敌情作出了间接的贡献。地质上的新发现，将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在坐各位，今后都有可能重返林区……锯齿山片区大部分尚未开展工作。没有了治安之忧，工作仍按设计进行。明天各位就要回原岗位去了，我相信，这几天的经历，一定会给同志们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在这个特殊年代。

（责任编辑：周江陵）



□ 邓晓勤

抹不去的地矿情结

退休快一年了。然而，“地矿之家”一直装在我心里。每次回局机关，看到那栋浸有自己汗水和心血的办公大楼，尤其是上面镶嵌的“重庆地矿”四个大字便心潮起伏，尤感亲切，沉在心底的记忆也会浮现眼前。

1976年，走出地质学校来到208水文地质队，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我，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关心的1：20万水文地质普查。那时的的工作区域几乎都是丘陵山区或原始森林，条件十分艰苦，可我们的内心却充满着阳光与快乐。可能是自己虚心好学，不怕苦，不喊累，又能和同事们打成堆，大家选我当了分队团支部书记。

一天，在云贵高原的山谷调查一条水齐腰深的溪流，需要下水测量流速流量。时值严冬，寒风刺骨。谁来下水？当时我想，自己是团支部书记，应当带头，正犹豫着要扒鞋袜，脱棉衣。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哗啦”一声，有个小伙子跳进了水里。大家用钦佩的眼光看着他，“这人的行动怎么这么快”？我在感叹之余，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小伙子叫宋光齐，成了大家的学习榜样，也成了我的“指路人”。1985年我从长春地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回队，当时，队党委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展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复查工作，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208队是个建队于五十年代的老队，受极左路线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部分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对被错划为右派以及以其他罪名受到错误处理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平反甄别，恢复了相应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但在政治结论中尚留有“尾巴”。

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接手后，首先认真阅读中央有关文件，深刻

理解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复查工作的精神实质。然后，扎扎实实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查阅档案，到大西北和云贵川等地找当事人谈话，向有关知情者取证，对30多个案子一一提出复查意见，经队党委审议，形成了复查结论，顺利获得了四川地矿局党委批准。

复查意见体现了中央精神，为受错误处理的知识分子割掉了政治尾巴，深得民心，有关当事人对复查结论表示满意，无一人再提出申诉。一位被错打成“坏分子”的知识分子，对以前落实政策留有“尾巴”，心中多有不平。得到复查结论后说：“这回心服口服了”。从此，丢掉了思想包袱，工作干得更好了，职称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后，208队进市场，承揽起钻孔灌注桩业务。刚开始，我所在分队承担的一项工程因水泥配合比例没掌握好，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有部分桩出现了“蜂窝麻面”。

当时，队党委安排我在三分队任政治指导员兼副分队长。我对钻探和生产环节不熟悉，生产插不上手，思想工作也做不到点上。时任队长的宋光齐对我说，要想成为群众认可的优秀政工干部，就要深入一线，和职工一起干。1989年春夏之交，我主动请缨到我们分队承担的重庆大学江边危岩锚固工程项目担任现场总负责。该工程是重庆首次采用锚杆新技术对危岩边坡进行治理的施工项目。危岩陡峭，施工要在高近百米，长两百多米的危岩边搭建的脚手架上开展，高空作业，既危险又艰难。

为了完成任务，我与工人和技术人员吃住在用竹席、油毡搭建的工棚里，攀爬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虚心学习锚杆锚固新技术，和职工一起摸爬滚打，攻坚克难。宋队长对我说，光干不行，还要善于总结宣传，提高认识，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我经过现场采访，写出系列通讯报道，通过队的《工作简报》介绍工程进展，宣传职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现场施工人员受到鼓舞，工作热情高涨，全队职工及时了解了施工情况，对施工人员更理解更支持了。

施工在不断攻坚克难中进行，只半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任任务，工程顺利通过评审验收。更让人兴奋的是，我们用汗水和智慧完成的重庆大学江边危岩锚固工程荣获了地矿部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我本人也被队党委记了三等功。

最刻骨铭心的是负责局办公大楼建设的事。2005年初的一天，新任地勘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杜顺义在一次党委会上，安排让我兼任基建办公室主任，负责局办公大楼的建设。当时我一听，完全“懵”了，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回想自己的地质生涯，对组织的工作安排每次都是愉快接受的。分配到野外普查，去了；到组干科做组织干部工作，服从了；到基层锻炼，任分队政治指导员兼副分队长，二话没说；搞宣传，尽心尽力；调局任党办主任，牢记组织信任，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这次让我搞基建，真的让我好为难。基建，我一窍不通，没有一点兴趣，而且有很大风险。但转念一想，这是党委对我的信任。还有什么比信任更重要的呢？

我无条件地服从了党委的决定。业务不熟悉，就虚心学习，并充分发挥基建办两名优秀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工作有风险，我们从思想和制度上来防范。施工中，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按规定对各类项目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充分听取项目代理单位和跟踪审计人员的意见，严把质量关和经济关。更幸运的是，得到了分管基建的刘红副局长的悉心指导和点拨，确保了项目在程序上操作规范和管理有序。

我和基建办的工作人员，牢记组织的信任，坚守清廉公道正派，在造价近亿元的工程项目面前经受住了考验。

紧张的施工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需要我去解决，常使我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然而，施工结果却给我增添了几分欣慰。一栋20层的办公大楼终于拔地而起，而且获得了“三峡杯”优质结构奖，“巴渝杯”优质工程奖和“市级安全文明工地”等荣誉。工程分别经市国土房管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审计，顺利通过。

回首四十多年的地质生涯，我庆幸赶上了好时代，遇上了好领导，遇到了好同事。我是地勘行业的幸运者。每做出一点成绩，都得到组织的肯定和关照，尤其是在我退休前夕，组织上又把晋升副厅级职务的机会给了我。我衷心感谢组织的培养，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岁月可以带走我的青春年华，却无法抹去我永远的地矿情结。

（责任编辑：罗会江）



一目的幻觉

□ 叶强

或者考到前三名，或者生日等重要日子，才带他去吃一次。

叮铃铃——学校放学的铃声骤然响起，学校的大门打开了，霎时，脚步声，说话声，笑声，响成一片，同学们仿佛是冲破了鱼缸的小鱼，拥挤着往外跑。许未来背着书包，急匆匆地往校外冲，一出校门，便看到自家的车子停在门口正前方，他走过去去拉车门坐进去，罗一目及时地送上“生日快乐”的祝福！许未来开心地命令罗一目：出发！便直奔东方时代广场四楼亚马逊巴西烤肉。

他们刚在人头攒动的亚马逊巴西烤肉馆坐下，许加民的电话便打了过来，罗一目将手机直接递给儿子，许加民的声音从遥远的异国他乡传过来：儿子，生日快乐！

许未来脸上笑开了花：谢谢爸爸！爸爸，你好久回来啊？我都好想你了！

许加民的声音里透着兴奋：快回来了！这里雨季马上了，雨季来了野外工作必须结束，还有十天左右我就可以回来了！

许未来高兴得蹦了起来：爸爸！我好想你现在在我身边，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给我过生日呢！我有好多好多的话给你说呢。不过今天情况特殊，我先不给你讲了，我要点菜吃东西了，你给妈妈说说吧！

许未来说完便把电话递还给妈妈罗一目。等罗一目和老公许加民通话完，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儿子点的各种菜肴了。罗一目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还等什么呢，赶快大快朵颐吧！

罗一目的老公许加民是地质队的一名地质高级工程师，他所在的地质队实行“走出去”战略，已经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开展地质找矿工

作四、五年了。老挝国属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就分为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旱季时间大概为中国的国庆节后至次年的五一节期间，雨季时间大概为中国的五一节至国庆节期间。旱季是地质工作的最佳季节，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走出去”的这几年，许加民每年都是国庆节后带领地质技术人员前往老挝国开展野外地质工作，直到次年的五一节后，老挝国雨季来了，才带领队伍撤回国内来。

和许加民结婚十多年，罗一目耳濡目染，也知道和了解一些丈夫所从事的地质工作情况。许加民去老挝国从事地质找矿工作后，从QQ聊天、微信和电话中，罗一目逐步了解到老公目前是在老挝国色贡省格林县阿文金矿从事金矿预查工作，据许加民说找矿效果明显，已经大致了解该矿区成矿条件，初步发现一条由多个金矿体组成的金矿化带，并初步圈定了一个潜力较好的普查工作靶区。

罗一目更知道和了解的是，丈夫在老挝国所从事的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辛。有一年，许加民因工作原因不能回国过春节，便让老婆孩子到矿区项目部过春节。相对于繁华、发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老挝国的贫穷（相当于传说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让罗一目大吃一惊。从老挝国首都万象到矿区，花了四天时间，其中有一天是坐一种轮胎有半人高的越野车，当地人叫“炮车”。也只有那种车，才可能在老挝的原始深林或荒漠里自由行径，因为到矿区根本就没有路，那个“炮车”坐得罗一目的肠胃翻江倒海，一路呕吐不止，等到达矿区后，罗一目已经是气无力，甚至有些奄奄一息。

老挝行，罗一目沿途的所见所闻，让她充分认识到了这个国家的贫穷；老挝行，让她深刻体会到了“出国了才知道社会主义中国好”；老挝行，更让她了解到了丈夫所从事地质工作的艰辛。老挝国有大片的蛮荒之地，有时方圆百里了无人烟，就算万一遇到当地人也是语言不通，甚至有时海事卫星电话也没信号，矿区的条件更为艰苦，方圆几十公里都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深林，去集市上买一次菜开车来回需要3天时间，即便是这样，但为了找矿，许加民和他的地质队员们，背上干粮，在野外进行地质工作，通常是四、五天才回矿区项目部。正因为如此，在老公没在身边的无数个寂寞孤独无眠的深夜，罗一目都为丈夫和他带领的地质队员们默默祈祷。

罗一目的父母都是宣城人民路小学的教

师，不同的是父亲罗天成教授语文，母亲姜碧玉教授数学。更不同的是罗天成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后来奋斗至学校的教务主任，而母亲姜碧玉直至退休依然是一名数学教员。教务主任罗天成有大局观和整体观，给女儿取名字时，冥思苦想，终于从中国浩瀚的成语里找到了灵感。罗一目取自成语“罗之一目”《淮南子说山训》：“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非昔比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矣。”比喻局部在整体中才能起其作用；脱离了整体，局部便不起作用。

罗一目从小就明眸善睐、乖巧听话，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罗一目的童年时期是80年代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周末家长带孩子参加诸如音乐、舞蹈、绘画、乐器等各种才艺班或者奥数等兴趣班，更没有现在孩子的各种智能手机、电脑和无数的网络游戏，80年代初的中国还很封闭和贫瘠。小时候的罗一目唯一喜欢的是喜欢静静地看书，罗一目的童年记忆印象深刻的就是父亲罗天成让自己背诵《弟子规》、《三字经》和《唐诗三百首》等中国传统文化读物，还有就是喜欢看最经典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和《阿凡提的故事》。

罗天成发现女儿有状况是罗一目8岁时，那个时候罗一目读小学三年级。一个初冬周末，罗天成一家人去乡下参加彝族同事周建明父亲的七十大寿喜宴，按照周建明父亲所在那个彝族乡的习俗，喜宴是要吃三天的，四邻八方的乡亲都给老爷子道喜祝贺，三天的流水席罗天成一家人吃了一大半便打道回府了，因为晚上烤火时罗一目双脚被烫伤了。初冬的乡下寒风萧萧、冷意十足，流水席的晚饭后，彝族同胞便在坝子里升起火堆，大家围着火堆载歌载舞，罗一目在手拉手跳舞人群的间隙里兴奋地钻过来钻过去。随着火堆火势越来越大，人群也更加兴奋活跃，人声鼎沸中，罗一目便觉得浑身发热，脸上发烫，头脑懵懂；罗一目的视线有些模糊，感觉时间停滞了，那些欢快跳舞的人群像无声电影画面一样在她眼前不停地移动、转换。突然，火堆里一个空灵、悠远但十分清晰的声音传入罗一目的耳朵里：你过来吧！你过来吧！！罗一目意识有些模糊，脚下虚无缥缈，但她感觉背后有一双无形的、强有力的手在推自己向火堆走过去，罗一目真的就向火堆直直地走了过去，等人们反映过来拉住已经接近火堆中心的罗一目时，罗一目双脚都烫起了泡，但自己还浑然不觉疼痛。以后的一

个星期，都是父亲背着她去上学的。

事后，罗天成详细询问并了解了女儿双脚烫伤事情的来龙去脉，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接下来罗天成自己遇到了二三次“灵异事件”，才让他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了女儿的行为。又是初冬周末的一个晚上，罗天成喝完酒从同事家里出来，见时间还早，同事家离自己家也不过几百米的距离，正好饭后百步走，便决定走路回家。此时街上行人寥寥，罗天成将脖子缩在大衣的领子里，迎着初冬的冷风，伴随夜晚的萧瑟，酒足饭饱的他踌躇满志地往家里走。突然，罗天成身后响起了厚重的脚步声，那声音离他越来越近，眨眼功夫仿佛就在他旁边了，因为罗天成的耳边和腮边似乎都听到和感觉到了来人急促的呼吸声和因急促呼吸带来的热气，罗天成以为是哪个熟人要和自己开玩笑，回头准备打招呼，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罗天成很是纳闷，怎么回事呢？罗天成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确信自己没有喝醉，确信自己确实是听到和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罗天成继续往前走，那个脚步声又紧随其后，但每次他回头看时，身后总是什么都没有。罗天成吓得胆战心惊，狂奔回家，发现后背已然是全部湿透。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类似的“灵异事件”罗天成还遇到过一二次，但其结果都一样，明显听到、感到背后有人，一回头什么也没有。罗天成翻来覆去想自己遇到的事，想来想去总是想不明白，即使练成了金庸《天龙八部》里面段誉的凌波微步，也不至于人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啊。

此后，罗一目还遇到过几次类似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给罗一目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阴影，但所幸的是并未对她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扰和影响，罗一目就那么也算顺利地一路读书过来，直到考上大学。

罗一目高考考取的是省城一所理工大学，学的是旅游专业。上大学后没有了高中的紧张学习课程和压力，相对闲散的大学生活给了罗一目对自己童年青少年时遇到的“灵异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最初罗一目试图从心理学那里找到自己遇到那些事件的答案，于是罗一目把学校图书馆有关心理学的书借来轮流看了个遍，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罗一目看了很多遍，但罗一目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正当罗一目试图寻找、解开自己遇到那些事情的谜底时，新的大烦恼却来了，大一下学期，罗一目觉得耳边老是响起一些声音，好像是有人在给自己不停地讲

话，有骂的、有夸奖自己的、有学自己讲话的，凡是总是，但是看身边的同桌或身边的人，根本没有开口讲话。这样时间一长，罗一目很是烦恼，但是她没有给任何人提及此事，包括自己的父母。

大二的一个无课下午，罗一目推开了省城第一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谭亦红办公室的门。面对聪颖的谭亦红，罗一目首先向其讲述了小学三年级8岁时遇到的那个事情。

听完讲述，谭亦红眼睛直盯着罗一目问她：你确信听到那个叫你过去的召唤声？

确信，很清晰，我永远铭记。罗一目回答得十分肯定。

谭亦红脸带微笑：哦，那你以后还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没呢？

有的，我再讲我读初中和高中时遇到的两个事情吧！

我读初中时，初中学校离家很远，我父母教学任务繁重，分身无术，我就寄宿在离学校很近的舅舅姜伟斌家里，舅舅家里经营着一个小百货商店，由舅妈蒋源莉打理。小百货商店后面的小半间房屋被舅舅改做成了厨房和厕所，还分隔摆放了一张单人床，供中午休息或者晚上值夜时用。舅舅一家人的午饭晚饭就在店里吃，所以很多时候我中午晚上放学后就直接到店里。一次，舅舅姜伟斌出差去了，小表妹感冒发烧被舅妈蒋源莉抱到医院输液，没办法，商店值夜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晚上在店里做完作业，我洗漱后就上床睡觉，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是还未进入深睡眠，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个男的站在床边，并伸出双手触摸我，我瞬间清醒，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头脑空白，死死地裹着被子往床里边靠，我明显感觉到那个人的双手就在身边，并且已经触摸到了自己的身体。过了几分钟，我感觉那个男的消失了，我便坐起身来，仔细查看，发现屋里空无一人。但是恐惧和失眠伴随了我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当舅妈蒋源莉打开店门时，看到了我浓浓的黑眼圈，我就问舅妈：昨晚舅舅回来过吗？舅妈说：没有啊！你舅舅不是出差去了嘛。我症了一下没有说话。

读高中我是一直住校的，我们寝室一共住了6个女生。高三学习、复习时间特别紧，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模拟考试试卷都有半人高吧。有次上完晚自习后太困太疲倦了我回寝室袜子都没脱就直接上床睡觉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地记得那天我是穿了双新买的白袜子睡的，但是第

二天却在隔壁宿舍里起来，睡在同班另外个女同学床上，当我回到自己住的寝室，发现门是开着的。同寝室的还问我，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出去锻炼了呢。我再看自己的白袜子，一尘不染的，根本就像没有走过路的样子，但我同样清楚地记得，我们女生寝室的地板正在翻修，水迹斑斑，肮脏不堪，只要走过，白袜子是不可能不被弄脏的。当我去问和我昨晚睡在同床的那个同班女同学，她居然说不知道身边有我这么个人呢。

谭亦红一直专注地倾听着，脸上依然是经典式的微笑，她继续问罗一目：那你目前有什么状况呢？

罗一目一脸苦相地说：现在我烦躁的很啊！我感觉每天都有人给我不停地讲话，我只有时刻戴着耳机听音乐或者去跑步来转移注意力。谭医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给我分析诊断下我这是怎么了啊！

谭亦红看着亭亭玉立、娇嫩美丽的罗一目，心生爱怜，继而专业的说：我听了你讲述的这些情况，初步分析你是属于幻觉。幻觉是指没有相应的客观刺激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直白地说，幻觉是一种主观体验，主体的感受与知觉相似。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知觉障碍。幻觉种类繁多，有很多种分类，要细说就太专业太复杂了。幻觉由于其感受常常逼真生动，可引起愤怒、忧伤、惊恐、逃避乃至产生攻击别人的情绪或行为反应。幻觉偶然也能见于正常人。例如你在初中舅舅店子里面似睡非睡的时候遇到的，出现幻听或幻视，称为入睡前幻觉。一目，幻觉大多是病理性的，像你这种多次出现幻觉，并且目前出现严重幻听，已经造成了心理障碍，必须进行诊治了，如再不及时疏导治疗，幻觉影响下严重的后果可能导致发生伤人、出走或自杀等意外情况。这样吧，我给你开一些治疗幻觉和幻听的药物。

只见谭亦红利索地敲击键盘，不一会儿，便打印出了一张药单，并手写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把药单递给罗一目并吩咐道：你先去取药后再回到我这里来！

罗一目在医院取药处划账取了药，又回到了谭亦红的办公室里，谭亦红叮嘱道：你必须按照我给你的剂量按时服用。我给你开了索乐利培酮片、博思清阿立哌唑口腔崩解片、盐酸普萘洛尔片和盐酸苯海索片4样药，我要重点说下这个索乐利培酮片，这是个主打药，但是长期服用身

体会药物发胖，所以你必须坚持体育锻炼，还有，你要多和同学接触、多交朋友，千万不要封闭自己。这次药物用完后你再来，我会根据你的情况酌情增减药物量的。你每隔半个月到我这里来进行一次心里疏导吧。还有，你这种病症光靠药物是不行的，还是要靠自身坚强的意志，否则难以根治，所以你要要有心理准备，这些药物可能会陪伴你终身的！

真心谢谢谭医生！罗一目朝谭亦红深深地鞠了一躬，在谭亦红赞许的微笑中轻松地翩然而去。

罗一目一直坚持用药一二年，药物量逐步减少，幻听基本消失，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罗一目和许加民的认识也有些狗血电视肥皂剧的成分。那年，罗一目大学旅游专业毕业前实习带团到九寨沟；那年，许加民参与了地质院校毕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地质调查项目——九（九寨沟）黄（黄龙）线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地质调查项目。在景区一个农家乐准备点菜吃饭时，许加民听到罗一目给游客教科书式的旅游讲解，很是不屑，嘴里无意识地哼了一声，旅游？哪知，许加民这句无意识地哼哼偏偏让罗一目听到了，那个时候的罗一目，在大学里接受的都是旅游是崇高伟大甚至是高尚的行为的洗脑教学，哪容得有半点的轻视和诋毁呢。罗一目很是气愤，撇下游客走到许加民身边，质问他：旅游怎么了？旅游就怎么惹着你了？许加民见眼前一白白净净，亭亭玉立的女孩子，便有意逗她：旅游很辛苦，不适合你们女孩子，像你们这种女孩子在家看看旅游杂志就算走遍天下了嘛！罗一目更加生气，但却突然微笑地问许加民：请问你点菜没？许加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点菜呢，怎么办呢？美女，你要请我吃啊。

罗一目提高了声音：服务员，拿本菜谱过来！

服务员见有人要点菜，便拿着菜谱和记菜单一阵小跑过来，罗一目一把抓过菜谱顺手递给许加民，回敬道：吃饭是很累人的，想你这种人，不用吃饭，你看看菜谱不就饱了嘛！

众人哄堂大笑，许加民羞得满脸通红。就这样，两人在相互取笑中认识了，再深入一聊，发现居然都来自宣城，两家住址还居然相隔不远呢。临分手时，两人相互留了联系方式，许加民对这个面容姣好、反应灵敏的罗一目还有些不舍了。

两人再次相遇是半年后了。那时，许加民正在为宜宾兴文石林申报国家地质公园做地质评

价，正好罗一目带旅游团在那，在农家乐吃饭时，罗一目看见隔了几桌之外的许加民，她主动走过来打招呼：许加民，又遇到你了哇！

许加民也很意外，但随即哈哈大笑，许加民建议罗一目把碗筷搬过来一起坐下吃饭，然后说：罗一目，我发觉你怎么老爱说这个哇呢！那我就给你讲个关于“哇”的故事吧！某省城的人喜欢什么语句后面都加个“哇”字，比如你吃饭了哇，你开车出去哇，你去那耍哇，你都这么成功了哇，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有一三线城市叫小青的女子到省城打工，很为这哇字着迷，认为其太经典了。不久便学会使用这哇字了。一次小青母亲过生日，孝顺的小青给公司请假准备回去给母亲过生日，回去前打电话给母亲说：母亲哇（母青蛙），我已经请假准备回来了哈。由于小青说话语气的改变，她母亲没听出是女儿打给她的电话，以为是骚扰电话什么的，于是很是生气，在电话里高声骂她：我不是什么母青蛙，你才是个小青蛙。她女儿一听，高兴地说，我就是小青哇。

哈哈，罗一目听完开心地大笑起来；你这讽刺也太露骨了吧，看来我以后不能再说这个哇字了哦。

有错就改好同志！许加民调侃道。

就是这一次相见，让许加民对罗一目刮目相看。在许加民看来：罗一目不像有些导游那么油滑，满嘴荤段子，罗一目眼睛里闪烁着清澈，心里埋藏着善良和天真的快乐。也就是这一次，让许加民决定追求罗一目，决定给罗一目一生的守护。

工作结束回宜城后，许加民找到罗一目，向她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诉求。其实通过接触，罗一目心里也对文质彬彬、踏实肯干的许加民有些好感，但她当时没有立即表态答应，只是说先交往接触来看，最后到底适不适合不还要看交往接触的结果。

没有拒绝就是希望。许加民信心十足地投入到追求罗一目的终身幸福事业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聪明的许加民开动脑筋，决定来个先入为主，他拿着鲜花到罗一目的公司，当着罗一目众多的同事和领导的面宣布：我就是罗一目的未婚夫许加民！未婚夫！！太快太直接了！罗一目当即面红耳赤，在众人的起哄声中，连想争辩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下子，罗一目同事中那些对她有好感或者正准备跃跃欲试追求她的人，被当即斩断。罗一目只得乖乖地束手就擒。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罗一目嗔怒道：好你

个许加民，你够狠，给我来这手！许加民朝罗一目拱手作揖打趣道：娘子！我要是不狠，地位不稳呀！罗一目被逗得咯咯地笑，怨气随即化解。

在罗一目的父母面前，许加民尽显老实本分但又聪明伶俐的本色，不做作，不刻意，自然表现。因为许加民清楚，任何虚假的东西在阅人无数的罗一目的父母眼里都会暴露无遗。那些日子，罗天成家的诸如买米买油、擦抽油烟机、疏通下水道之类的重活、累活全是许加民抢着干，当然那些换灯泡、拖地做卫生之类的小活更是不在话下了，这样一二月下来，果然，许加民的表现赢得了罗天成和姜碧玉的一致评价：这孩子，就两字：踏实！有了这个肯定的评价，罗一目和许加民的关系才算正式确定下来了。一年后，两人便登记结婚了。在结婚前，罗一目向许加民详细讲述了自己童年、青少年遇到的幻觉事件、大学期间看心里医生以及吃药治疗的全部经历，许加民听完后紧紧拥抱着罗一目，深情地说：一目，不管什么事情，以后我们共同面对，共同承担！

罗一目在生完宝宝许未来产假结束的时候，正式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因为许加民工作需要长期进行野外地质作业，如果罗一目再继续做导游工作，也需要经常带团出去，那个时候双方的父母都还在工作岗位上没有退休呢，那样的话孩子就完全没办法照顾了。为了孩子，必须要一方作出牺牲，两人商量的结果是罗一目辞职回家，待孩子长大一点后再说罗一目工作的事情。

许未来3岁前，为了照顾家庭，许加民出野外进行地质作业的频率明显减少。那3年时间里，许加民买菜做饭照看妻儿，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很多时候罗一目都在暗自庆幸这辈子遇到许加民这么个细心体贴的好老公，也就是在那3年时间里，许加民的厨艺日渐精湛，以至于后来家里下厨做饭炒菜都是许加民的事情了，罗一目只是做饭后的收碗洗碗整理灶台之类的活了。

许未来长到3岁进幼稚园后，一直闲赋在家的罗一目便感觉到了日子的无聊，特别是许加民在野外地质作业没在宜城时，那日子真的是彻底空虚无聊。这个时候闺蜜张毓舒便拉罗一目去参加当时十分流行的各种QQ群活动，聊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经常参加QQ群活动，和群友一起聚会、吃饭，孤独寂寞是免除了，但群蛇混杂的QQ群里难免有不少心怀叵测、寻求刺激的人，所以漂亮出众的罗一目自然成了很多群友争取暖味的对象。QQ群里一些男群友的对罗一目的一

些举动，看得闺蜜张毓舒都羡慕嫉妒恨啊，比如出去玩时会有人主动给罗一目拿包，问寒问暖；买东西时会有人主动付账；AA制聚餐后，会有人主动提出要帮罗一目出AA制的费用；参加群活动散场回家时会有人主动送回家；还有就是罗一目的QQ群信息一直在消息闪烁，因为总是有人在找她聊天。

当然，还有闺蜜张毓舒暗地里不知道的是某些男群友可恶的直接的骚扰或者恶心下流露骨的表白。很多次，罗一目都遇到男群友提出开房的要求；很多次，送她回去的男群友说去他家因为他一个人在家或者是说去她家坐坐之类的话题。当然这些都被罗一目断然拒绝了。

只是唯一有一次，罗一目差点酿成大错，知道现在罗一目每次回想起来都感到特别后怕和羞愧。那次是一个成熟稳重的男帅哥在聚会后说顺路送罗一目回家，当时罗一目喝了点酒但不至于喝醉更不至于神志不清，但不知怎么的当男帅哥提出让罗一目到他那时，她竟然鬼迷心窍、利令智昏、稀里糊涂地一口答应了。当罗一目刚进入男帅哥家里关上门后，男帅哥便一把搂住罗一目使劲地亲她，瞬间，罗一目有些气喘嘘嘘、罗一目有些把持不住，就在事情滑向将要不可挽回的境地的时候，罗一目突然发现老公许加民就站在男帅哥身后，满眼怒火地盯着她。罗一目浑身一激灵，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她使劲推开紧搂着他的男帅哥，夺门而出。

回到自己家里后，罗一目感觉老公许加民愤怒的眼神一直在眼前晃动，那晚，罗一目整夜失眠，就连她吃了心理医生谭亦红给她开的药依然不管用，还是整夜失眠。以后的几天，罗一目坚持吃谭亦红给她开的药，眼前老公许加民的眼神也慢慢地开始转怒为喜了！

QQ群活动是不能再参加进行下去了，又是在闺蜜张毓舒的带动下，罗一目开始学打麻将。宜城人有个自嘲的笑话说：宜城人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麻将。麻将是宜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运动方式，宜城的大街小巷、街头巷尾、茶楼饭馆、社区休闲活动中心，等等地方，无一不是麻将爱好者的活动场所。几盘学习下来，聪慧的罗一目便学会了打麻将，但学会不等于精通，任何一门东西都有它的奥秘在里面，麻将依然。光会打还远远不够，还要懂得如何卡牌选牌，如何把牌做大做强，不然即使一把好牌拿在手里但是运用不好，结果收益肯定也不理想，最后的结局肯定是“牌好时没赢够、牌不好时输够”。

初学麻将的罗一目，开始老是输，输得她信心都快没有了。一次下午打麻将时，她点了对坐的闺蜜张毓舒一个大番，郁闷得坐在麻将桌前发呆，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暗地里寻思：要是我要什么牌来什么牌就好了。待重新洗牌拿牌后，罗一目专注地看着牌，脑子里想着需要的牌，去摸牌时，结果真的是自己需要的牌。她差点跳了起来，心里突突地狂跳。那天下午，罗一目心里想要什么牌，手上便来什么牌，结果，那天下午是她学打麻将以来的第一次开始赢钱。从那以后，只要罗一目意念的牌，便会自然到来，但是罗一目知道适可而止，她告诫自己：每次千万不能赢得太多了。罗一目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每次赢钱不能超过所打数目起价的5倍，比如今天打10元起，那今天赢钱不能超过500元，打20元起，赢钱不能超过1000元，以此类推。反正必须做到不显山露水。并且每次打完牌都是罗一目抢着开牌钱，有时候罗一目还请几个经常一起打牌的牌友吃饭。闺蜜张毓舒很是羡慕她，经常说她：你就是为麻将而生的！意念来需要的牌这事，是罗一目心中永远的秘密，不得与外人道也！

许加民得知罗一目学会打麻将并且打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已经是小半年后的事情了。许加民也没过多的责怪罗一目，只是说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哦，还是要重新找个工作做，不然脱节社会很麻烦的。玩物丧志，其实罗一目也是这么看的，打麻将只是虚度本来就短暂的人生，只是混混时间而已。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可能就这么打一辈子麻将。但做什么呢？导游是不能去了，辛苦不说，关键是时间上不允许，因为孩子尚小，接送、照顾是必须的。

这时在银行上班的闺蜜张毓舒说：要不你来考我们银行吧！

我行吗？罗一目显得有些不自信。

张毓舒显得很轻松的说：有什么不行的。其实进银行没有什么高门槛，你只要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会计方面的东西，数学语文一般都不会考得很难的，至于英语嘛实际用处不大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再说了，你那么聪明的，保证过关的啦！

许加民也在一旁给她加油：一目，相信你能行的！

看着罗一目还在犹豫，张毓舒说：哎呀，没那么复杂的。我给你找找我们银行管事的领导，只要有关系，一般笔试和面试什么的都是走过场了，到时候你进去当柜员或者做客户经理都

没问题的。就这么定了，书籍方面我来提供，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即使我不会还有我那么多同事的嘛！

罗一目也受到了鼓舞：那我就试试吧！

于是，罗一目便潜心下来，从新会计准则及新准则会计科目入手，把张毓舒提供给她的书籍轮流看了个遍，期间又熟悉了点钞、（会计电算化）办公软件，作为导游出身的她普通话自然不再话下了。也许是命运之神眷顾，笔试和面试罗一目均顺利过关。

进了银行罗一目才知道：在银行工作其实是很有压力的，无论当柜员还是做客户经理，尤其是刚开始工作的3个月，每天都要加班到9、10点钟的样子，压力很大，很多东西都不能出差错，出错了挨批评是一方面，款项出错了自己是要赔付的。并且要不断地参加各种学习和考试。让罗一目感到欣慰的是：银行鼓励各种取证考试，并且还有不菲的奖励。很多方向都有相关的证书可以自主选择去考，比如会计从业资格证、法律和计算机方面的相关认证、资格证书。

在银行工作了几年，罗一目对理财产品这块很感兴趣，她对银行枯燥乏味紧张的工作感到了厌倦，决定往做理财咨询管家这个方向转变。

一次许加民从野外地质作业回来，邀请罗一目的闺蜜张毓舒和她老公章钦弘一起吃饭。在证券公司工作的章钦弘说：目前我们公司新推出一种业务，模式就是公司把股票涨跌信息拿出来，按照比例收取一定费用，如果你感兴趣，具体的事情可以下来到公司相信咨询。罗一目有些不相信地问：这样能行吗？章钦弘笑了笑：有什么不行的。目前股市开始走向牛市，中国股市信息是第一位的，信息就是一切！信息就是资源。我们证券公司完全有这个资源做好这个的。你改天到公司来具体咨询吧！

待罗一目去章钦弘的证券公司咨询清楚后，罗一目建了一个专门介绍、发布、点评、推荐股票的群。这个群的本质是罗一目通过私聊群里的人，把从证券公司得来的股票建仓消息告诉对方，要对方建仓，然后发建仓截图给她，等股票卖出后，通过银行转账、手机银行或微信支付的方式，按照股票收益的三成收取费用。短短一个月之内，罗一目的股票群里便有300多位股友，其中有一半的人都在私下里和罗一目进行股票操作合作，罗一目按照股票收益的四成收取其获利费用，尽管上缴给公司三成收益，但罗一目的收益还是很可观。这样做了一年多，中国股市

开始走向熊市，赚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由于股票推荐效益不明显，合作者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就是做股票的这一年多时间，罗一目用赚的钱买了家庭的第一辆小汽车。随即，罗一目自己主动转型，做起了理财咨询管家，专门给客户介绍和推广各种基金、基金定投保险储蓄和理财产品。

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巨大，矿产资源价格一路追高，作为找矿主力军的地质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特别是2006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迎来了地质行业的春天，许加民所在的地质队产值都过三亿元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随着单位的发展，许加民自身也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适应市场需要，许加民所在单位成立了很多专业化的二级经济实体，这些实体大多以院和所相称，比如说地质工程勘察院、地质调查所等等。许加民就担任了地质调查所的总工程师，负责全所技术这块。当了领导了，许加民迎来送往的应酬多了起来，这样就导致即使在宜城，在家陪伴妻儿的时候也是很少的，很多时候都是应酬到很晚才回家。但即使许加民再晚回家，罗一目都是静静地等待着他，等他回来，喝早已准备好的醒酒茶，给他放洗澡水。如果是当晚许加民喝酒多了回家吐了，罗一目还要给他熬小米粥喝。

国内地质市场竞争已经是白热化，国内地质找矿区域和领域已经覆盖得所剩无几了。全球化的资源大战也是明争暗斗，国内很多大公司、大企业都纷纷投身海外资源开发市场。许加民所在的地质队决定，面向更广阔的世界地质找矿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国内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合作，利用他们的资金，用自己的技术为他们实现找矿目标。他们首先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地质工作程度极低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走出去”战略的第一站。但是单位派谁去挂帅呢？去挂帅的这个人必须是政治过硬、技术过硬、还要懂经营和管理。想来想去，单位一把手亲自找到了许加民，几个小时谈话后，许加民对单位一把手说：我本人去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要回去给我老婆说下的，她要答应了我就二话不说就去。回家后许加民给罗一目把这事一说，罗一目说：既然单位给你委以重任，那你就去吧！两边家里老人家有我照顾，你放心去就是了嘛！就这样，直到现在，许加民的工作状态就是半年在国内，半年在老挝国。这让许加民觉得

非常愧疚家庭，所以只要是在国内，许加民都是推掉一切可以推掉的应酬，尽量陪伴妻儿。如果是周末，许加民则是带着妻儿往自己父母和罗一目父母两边轮流过周末，每次都是他们自己买菜去，然后下厨做好饭菜，吃饭后一家人开车带着父母去郊外游玩，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世界上有一种人就是那么地不甘寂寞、喜欢折腾、喜欢热闹。比如各种同学会的组织者。许加民快要回国的时候，罗一目接到了高中同学沙劲勇的电话，通知她周五晚参加同学会，罗一目本想推脱不去，沙劲勇拿话直接给她封死：你不要又借口要接送孩子什么的哈，你父母不是退休在家嘛，要他们代管一下不就是了啊。再说了，这次有重要人物登场，人家指名点姓要你到场呢。但是至于是谁？沙劲勇不肯吐露一个字，只说到时候谜底自然会揭开。

罗一目参加过初中、高中、大学等各种阶段名目繁多的同学会，几年下来，罗一目对同学会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同学会就是名利场。同学会是一种追忆，一种“想当年”，一种在单位和家庭不敢说甚至不敢做的释放，一种个人存在和价值体现的地方。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何等的意气风发，当年一班同学都是庄稼，走出社会后经过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气候、不同培育的人，结出的果实却大大不同，有的人“轻舟已过万重山”了；有的人却在原地踏步；有的人“泰山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有的人还在山下准备攀登。

沙劲勇在“窝窝团”上把周五晚同学聚会地点安排在小北街的“流连忘返酸汤鱼”美味馆。罗一目到达时，发现雅间里已经坐满了2桌人了，沙劲勇一看见罗一目，显得有些过分的热情的招呼道：我的大美女，你怎么才来哦，就等你开席呢。来来来，位置我都给你留着的啊！

罗一目脑海中立刻闪现出“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句话来。不知道怎么的，罗一目每次见到满脸油光、脑满肠肥的沙劲勇，总有一种说出来的拒绝感。

沙劲勇拉罗一目在自己身边坐下，马上指着罗一目另外一边紧挨着坐的一衣着华丽的男士问她：认识吧？！看看，想想，是谁来着？

罗一目侧目看了看，一时没想起来，也没认出来，究竟是谁呢？

倒是旁边这位男士主动说话了：罗班花，我是李名利啊！

罗一目再仔细看了看，恍然大悟地说：哎呀，真是你李名利呀！好多年不见了啊。你好久回来的？！

这时，沙劲勇站起身来说：人到齐了，大家静一静，我先说2句，今天的这个聚会，主要是给李名利同学接风的。我们伟大的李名利同学为了报效祖国，刚刚回国不久，他说无论到哪里都会想着我们这一班同学，情谊深呐！我提议，我们一起敬我们杰出的李同学一杯酒！

大家举着酒杯纷纷站了起来，沙劲勇见罗一目面前的小酒杯还空着，便拿过酒瓶要给她满上，罗一目有意拒绝，沙劲勇不管不顾地给她倒酒嘴里还训导她：今天这么高兴伟大的日子，怎么能不喝酒呢。罗一目没办法，第一杯只好随大家共饮了。

李名利和罗一目是高中同学。从读高一起，李名利便对罗一目开始了时而暧昧时而明目张胆的示好和追求，无奈班花级的罗一目一直瞧不起长像猥琐的李名利。“人丑多读书、体胖多跑步”，也许是遵循了这个定律，李名利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虽然爱情没有丰收，但学习上的出类拔萃给了他极大的信心。高中三年，他就以这种信心一直不懈地追求着罗一目，但罗一目一直没给这种信心任何机会。高考时，李名利考上了号称“小清华”的浙江大学。高中毕业后，他们再也没见过。

后来罗一目得知李名利的各种小道消息，是从参加高中同学会那里断断续续了解到的。李名利浙大本科毕业后在本校读研然后公费出国留学，再然后据说找了一个留学生结婚，反正家庭事业都不错吧。

这突然间，李名利就回来了！是离婚了？还是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还是真的回来报效祖国了？罗一目不去想那么多，对她来说，这个人和自己无交集，没有任何关系。

但李名利对她却表现出十足的热情，频频给她敬酒，并述说相思之苦，还大吹特吹国外如何如何地好。罗一目心里好笑，相思之苦？我和你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何来相思之苦？国外那么好怎么不一直在那享受那的好，那还回来做什么呢。

沙劲勇在旁边一个劲地夸李名利什么青年才俊、国之栋梁之类的话，还隔着罗一目给李名利敬酒。罗一目对沙劲勇的谄媚感到恶心，十分恶心，十分反感。但身在圈子里，大家同学都在，面子上还不得不撑着，酒还是不得不喝的。



郑文泽和他的同伴（连载一）

□ 何祥录

上篇

昨天，郑文泽他们在收工前出了一点小麻烦，没能回到营地，在山上打野歇，住在石洞里。

打野歇，对于野外地质队员来说，谁一年不遇到几次。小意思！回去洗个澡，美美地睡上一觉就恢复了元气。野外工作，有野外工作的优越，不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有白班、夜班的分别。什么时候出工，什么时候休息，全凭自己安排。

幸好有个山洞，要不然只有蹲树根了。蹲在树根下，天作被，地当床，山风习习，野兽咆哮，啥滋味！

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不规则的石洞。石洞进深八九米。别说五个人，再有几个五个人也容纳得下。石洞不仅能遮风挡雨，还有火烤。昨天晚上，胡兴河和莫销摸着黑从外面的小树林里砍来两捆干柴，在山洞的中央点着一堆山火，此刻熊熊燃烧着。火舌舔着没有干透的树枝，树枝上冒着水泡，发出吱吱的响声。从冒水泡的地方，生出缕缕乳白色烟雾，烟雾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根粗大的烟柱，醉汉一般地摇晃着升到洞顶，再在洞顶散开，贴着洞壁缓缓地向外蠕动。火光忽闪忽灭，洞里的光线时明时暗。

昨天晚上睡觉前，郑文泽说：“我的块头大，能挡风。睡在挡风口最合适。”石洞是临时住所，想睡哪里就睡哪里，没有人与他争。半夜里，郑文泽醒了一次，借着忽明忽暗的火光，他见看见胡兴河头枕爬山包，合着衣服躺在他的旁边，嘴巴时张时合，仿佛在说梦话。郭海彬翻了一下身，又睡了过去，李小袁睡在山洞里，仍是抱着头，莫销轻轻地打着鼾，舒缓而又有节奏。

郑文泽看了看火堆，火堆上的柴禾刚燃烧

不久。咋看火堆！有表不看，神经短路嗦！他看了看表，凌晨一点。离天亮还早着呢！郑文泽又睡了过去。

朦胧中，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在寂静的山洞里格外清晰。接着，他感觉到有一个人从他面前经过。从那不紧不慢的脚步声里，郑文泽估摸是莫销。

“啊哟！下雪了”果然是莫销，五个人里只有莫销的声音略带磁性。他起来小便，看到洞外下了雪。

“下雪了！大不？”李小袁是醒着的，他听到莫销说下了雪，咋呼呼地叫道。他最喜欢下雪了。堆雪人，打雪仗，好玩着呢！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洞口。啊！雪大得超过了他的想象，惊叫道：“哎哟！这么大的雪！快把老子们捂在洞里了！”

大雪要捂住洞口了！

石洞里顿时炸了锅，

“有那么大的雪吗？我来看看。”胡兴河半信半疑，他想看个究竟。翻身爬起来了，往洞口走。

郭海彬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只翻了一下身，继续睡觉。

对于李小袁，郑文泽是了解的，知道他说话夸张，有水分，他不相信大雪已经捂着山洞。但是，听李小袁惊诧急促的语气，不像是无中生有。在山上，飘几颗小雪用不着大惊小怪。有时候霜比雪厚。太阳一照就化为水。他听到莫销说下雪了，没往心里去。下大雪可就麻烦了。他放心不下，随着大家一齐跑到洞口。

大雪！真是大雪。暴风裹着鹅毛大的雪片像赶集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铺天盖地的扑过来。

但当李名利和沙劲勇轮番上阵敬她酒时，罗一目心里立马警觉起来，告诫自己必须加倍小心。罗一目称自己不胜酒力，主动倒满了一个2.5两钢化杯的酒说：我就总量控制了，再多真的不行了，你看我脸都好红了啊！这样，你们先喝着，我去那桌给同学些喝下的。说完便起身走到另外一桌去敬酒了。

罗一目主动倒满2.5两钢化杯的酒，主动说要到另外一桌去敬酒是有她自己打算的，因为她去给同学敬酒，都要用自己钢化杯的酒先给同学的小酒杯斟满，然后喝酒时自己随意抿一下，这样一桌敬酒下来，罗一目钢化杯的酒几乎全部都倒进了同学的小酒杯里了，自己简直没怎么喝酒。

拿着几乎是空酒杯回到座位上，罗一目假装有些站立不稳，李名利和沙劲勇都争着要给她再倒酒，罗一目手捂着杯子，嘴里故意含混不清地说：你们两个混蛋，一点都不耿直，说好了我就喝这杯的，真的不行了，不能再喝了。罗一目说完，又举着杯子给在座的同学些看：你们看，我都去旁边那桌敬酒喝完了，该你们去了，我吃菜休息下的。

同桌的同学有的真的起身到旁边那桌敬酒去了。这时，李名利的一只手搭在罗一目的肩上，嘴里吐着酒气，对着她的耳朵用她才能听到的声音说：我再给你倒点，你再喝点！我都给沙劲勇打听清楚了，反正你老公没在国内。我期待你十多年了，我在宾馆开了房，你今晚就不要回去了，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就去休息！

罗一目气得心里发抖，但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她面无表情地拿下李名利搭在自己肩上的手，边站起身来边对李名利说：你喝多了。我去个洗手间的。

罗一目虽然喝酒上脸，在外人看来已经很显醉态，但自己知道自己很清醒，眼前的一切一切，在她看来全是恶心，她必须立刻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地方、恶心的环境和这些让她恶心的人。

罗一目走进洗手间，摸出电话打给闺蜜张毓舒：毓舒，十万火急，你马上开车或者打的到小北街“流连忘返酸汤鱼”美味馆来接我，必须要快！罗一目恼恨地翻出沙劲勇的电话，嘴里骂了一句：人渣！便直接把他拉进了电话黑名单里。

罗一目走出洗手间，遇到了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李名利，李名利腆着脸继续表白道：一目，我是真心的，我们去宾馆详谈好吗？罗一目胃里

仿佛吃下一只苍蝇般恶心，她干脆理也不理看也不看李名利，径直走向餐馆门口等张毓舒，真正做到了“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接到电话不到十分钟，张毓舒便开车过来了，见罗一目满脸姹紫嫣红的，还酒气冲天，吓的惊叫：亲，喝这么多酒，这是咋了！

罗一目拉开车门，头也不回地冲表情尴尬失望的李名利挥挥手。并对张毓舒说：没事，同学会喝的，快走！送我回家！

张毓舒很是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要不今晚我留下来照顾你、陪你吧！

罗一目表情轻松：我没事的！改天给你细说！你送我到楼下后你就回去吧！我回去直接也就休息了！

回到家里，罗一目去卫生间里把晚餐全部呕吐了出来，她翻江倒海的肠胃得以彻底放松。罗一目洗澡后喝了一杯蜂蜜水躺在沙发上，倦意、困意阵阵来袭，罗一目似睡非睡间，突然觉得眼前什么东西晃了一下，罗一目惊讶地发现许加民竟面带微笑地站在自己面前，加民，你什么时候回来了？！许加民也不说话，继续微笑着。罗一目从沙发上坐起来，伸出双臂想去拥抱许加民，但见许加民徐徐后退，最后慢慢消失了。

罗一目睡意全无，她又找出心理医生谭亦红给她的药，服用后感觉自己更加清醒了。

她瞬间好想好想老公许加民，她找出手机，调整了下自己的情绪，翻出许加民的号码并拨出去，嘟嘟声想起，电话接通：加民！在干嘛呢？我好想你！我好想见到你！

许加民的言语有些兴奋：一目，我正想给你电话呢。我们已经从山上下来到了老挝首都万象了，刚好聚餐完才回宾馆，我已经定好明天早上从老挝万象飞昆明的飞机，要不这样，你把未来交给他外公外婆带几天！你明天就到昆明等我，我陪你在昆明好好游玩几天吧！

罗一目不停的点头嘴里不停地说：好！好！好的！就按照你说的这样办！

挂断电话，罗一目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是泪流满面，她打开微信，给许加民发了个信息：我有病，你就是那治病的药！

许加民微笑表情加文字回复了她：你这辈子，药不能停！

罗一目飞快地回复：必须的！

（责任编辑：周江陵）

狂风一阵紧过一阵，卷起地上的积雪往上翻卷。一时间，谁也分不清眼前的雪到底是来自天上或者地下。天上飞来的雪和地上卷起的雪互相交错，织成了一张巨大的滚动着的白色的网，密密匝匝，隔断了人们的视线，看不见山峰，看不见河流，看不见树林，只看见地上的雪越积越厚。

风，一阵紧似一阵；雪，一簇连着一簇……

1

这次的暴风雪来得太突然，除了气候有点闷热之外，啥预兆都没有。头天下午，这里仍一切如常。

昨天下午。

郑文泽来到了一块大石头下。他抬头看了看石头，心里有点打怵。石头像一座小山，横在他的面前，阻断了他的去路，挡住了他的视线。要看清矿脉的走向，最好得爬到石头上面去看。爬上大石头要手脚并用，没有力气上不去。郑文泽想歇一歇气，养养精蓄蓄锐，恢复一下体力再爬到石头上去。从早上出来到现在，郑文泽一直跟着矿脉走。忙着打罗盘，做记录。这里的黄金蕴藏在一条石英脉中，石英脉呈淡淡的乳白色，弯弯曲曲，七上八下。矿脉往上延伸，他们跟着往上爬。矿脉往下弯曲，他们跟着往下梭。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记不得重复了多少次。在陡峭的石壁上爬上梭下，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郑文泽累得腰酸背痛。他伸了伸腰，活动了一下身子，后退了几步，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他们的脚下，是两段悬崖之间的阶地，矿脉正好从上面那段悬崖的下部穿过去。阶地四周没有植被，泥土都没有，哪来的植被！泥土是由石头风化而成的。从山体上分裂出来的石头没来得及风化，就被后来分裂出来的转石覆盖。漫山遍野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有苔藓，满眼都是一个个三尖五角的花岗石。不坐石头，能坐哪里！

数十米外，矗立着一座大山。山峰云雾缭绕，时隐时现。裸露在云团下面的山崖陡峭。和远处的大山相连，无穷无尽。天空灰濛濛的，一团厚重的乌云左天空中缓缓移动。一只苍鹰在云朵下盘旋。

郑文泽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童心大发，想弄清楚乌云下飞的到底是那路神仙？兀鹫？金雕？角隼？可惜太远，看不清楚。

这里，地处川西高原东部的边缘，毗邻大渡河。剧烈的造山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地震，数

亿年的洪水冲刷，使得这里的地形十分复杂，陡峭。险峰连着险峰，鳞次栉比，沟壑连着峡谷，纵横交错。层层叠叠，无边无际。从谷底到山巅，相差三五千米，一眼望得见，要登上山颠！嘿嘿！得三五天。

面前的这座山峰，就是这万山丛中的极不起眼的一座，陡峭的绝壁从大山上延伸下来，又从阶地下面的山下横穿过去。和对面另一座不知名的大山遥遥相峙。两山之间隔着一条宽阔的峡谷，峡谷中云遮雾障，神秘而深不可测。

这座山以前没有名字。郑文泽来踏勘时为了作野外记录方便。需要给它起个名字，什么名字好呢？正在他搜肠刮肚地想名字的时候，一抬眼看到山中腰有一个海子，海子里的水碧绿碧绿的，对！就叫海子山。

“咕咕一一！”

不远处传来一阵鸟叫，在这空旷寂静的山野里很响亮刺耳。什么鸟在叫？李小袁循着声音去找，一只头顶全是白毛的兀鹫在不远处的悬崖上抖动着翅膀。李小袁看它不顺眼，从地上站起来，捡起一块石头朝它扔去。远着呢！没打着。兀鹫受到了惊吓，一个猛子窜上浓云密布的天空。

他们：郑文泽、莫销、李小袁、胡兴河、郭海彬一行五个人，是在追踪海子山金矿的一条矿脉的走向来到这里的。这五个人便是三江地质队直属普查组的全部人马。哦！不对，还有炊事员朱师傅，因为他不上山，在计算小组人员时常常忘记了他。很抱歉！他虽然不上山，看似不重要。可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是小组里没有他，真是不可想象。于情于理，都该让他首先登场亮相。朱师傅名叫朱心武，现年四十三岁，个子不高，面团子脸，背有点驼，平日里总像是捡到了什么似的，笑嘻嘻的，活脱脱一个弥勒佛。

大石头，大石头！果然是大石头。郑文泽再次抬起头，仰望着比他高出一大截，小山一般的大石头。大石头是不久前从上面大山上滚下来的转石。表面上没有风化的迹像，棱角分明，纹理清晰。郑文泽耳朵上别了一枝铅笔，左手拿着罗盘和便携式GPS，右手拿着野外记录簿，绕着石头走了一圈，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绕一周足有八十米长。郑文泽想爬到石头上去。又绕着石头转了一圈，没有找着可以搭脚的地方，爬不到大石头上去。他看到另外几个同伴都在忙，只有李小袁闲着。招呼李小袁道：“李儿子，你过来帮我一下”。

李小袁是小组里的地质工，平日里，他的工

作是和胡兴河一起刻槽取样，搜集标本，填写地质点的点号。他刚才取完一件样品，下一件样品的位置莫销还没有在矿脉上定出来，只得等着。

没有风，太阳光不强，却劲道十足，锥子似的。天气异常地闷热。李小袁坐在爬山包上，耷拉着眼皮，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李小袁不喜欢坐石头，石头冰凉，坐着不爽，他喜欢在闲暇时坐爬山包。可是，他不坐自己的，专挑莫销的爬山包坐。莫销的爬山包鼓挺充实，柔软而又有弹性，坐上去，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每到一处，李小袁都要把莫销的爬山包拿去当椅子坐。听到郑文泽叫他。他站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向着郑文泽走过去，笑着说：“熊叔叔，你还怕痒嗦？你不是天天都要痒痒吗？越痒越肥。”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郑文泽他们在家整理资料，没去出工。李小袁没有资料可整，沿着麦曲河边挖贝母。他来到河边的青杠树林外，突然听到“咚一一”的响声。响声不大，沉闷而有力。这里方圆百里没有人家哟。是什么声音呢？过了不一会，“咚一一”！李小袁又听到了那声音。

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李小袁头上直冒汗，他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两腿筛糠。顾不得多想，转身往营地的方向飞奔。他跃过一块块岩石，绕过一丛丛荆棘，跳过一条条小溪。远远地看到帐篷了。看到帐篷，他的胆子壮了，停下了脚步。静静地听了一阵，没听到那声音追来。“到底是什么声音？”李小袁想弄明白，他鼓起勇气又转身回到青杠林里，躲在一棵一抱粗的大青杠树后。他双手撑着树干，双脚蹬地，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后，从青杠树身后探出了头。

李小袁又听到那声音了！循着声音看过去，原来是一头硕大的黑熊。只见牠从地上爬到青杠树上，松开爪子，从树上蹿下来，又爬上去，再蹿下来。周而复始。

原来是老熊在蹿蹿！他由此打趣郑文泽。

大石头的一边向外倾斜，里边高，外面靠近悬崖的一边低。郑文泽选择了低的一边向上爬。郑文泽朝李小袁指了指，李小袁走过去，站在石头下，问道：“熊叔叔，你是想从这里上吗？”

李小袁刚到直属普查组的那几天，也是“郑组长”前“郑组长”后的，有一天晚饭后，郑文泽布置第二天的工作说：“李儿子，明天多带一些三角旗。”

李儿子！谁叫李儿子？李小袁初次听到郑文泽叫李儿子，不习惯。

莫销看到李小袁楞着，笑着说：“还假装

糊涂嗦！叫你呢！我们……”他用手指了指郑文泽，朱心武，胡兴河，郭海彬，最后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们都是职工，你是职工子女，按辈分该叫我们老爸，快叫。”

李小袁是地质系统内部的职工子女，毕业于崇州技工校，是三江地质队在劳工制度改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合同制工人。

“李儿子”。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不想再叫“郑组长”了。叫什么呢？郑文泽的同龄人都叫他“大黑熊”，后来有人嫌“大黑熊”不雅，改叫“大白熊”。听说他曾经为救现任队长陈明超和老熊打过架。郑文泽四十六岁，李小袁才二十二岁。郑文泽辈分上高出一轮，叫郑文泽大白熊实在不好意思，叫不出口，李小袁折衷了一下，叫郑文泽为“熊叔叔”。

在野外普查组，只有收音机。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不对，手机有呀，每个小组一部，由郑文泽保管着。可是，营运商要赚钱，谁会为几个地质队员在这里工作几个月建机站！除非他的脑壳进了水！有手机不能用，等于没有。人们为了打发寂寞，常给同伴安外号取乐。小组就是那么几个人，一见面叫“郑文泽同志，”，“郭海彬同志”，“莫销同志”……憋屈不！叫“熊叔叔”，“胖子多亲切”。至于叫“老财迷”嘛？嘿……嘿……。就不那么恭敬了。

李小袁蹲在地上。郑文泽扶着石头，双脚踩着李小袁的肩头。李小袁双手扶着石壁慢慢地站了起来。郑文泽攀着大石头的边缘，翻身爬上了石头。

不轻！郑文泽真的不轻！怪不得人们叫他大白熊。郑文泽踩上肩头去的那一瞬间，李小袁感觉到肩头一阵酸麻，酸麻的感觉传遍全身，李小袁揉了揉肩头，咕哝着：“这熊叔叔真像一头熊，说不定比熊还重，差点把老李我踩扁了。”

“你娃的肩膀是豆腐做的！踩一下就扁了！装处！”胡兴河打了一个标本，刚刚装进爬山包。他距离李小袁有不远。李小袁说的话，他听了很不顺耳。习惯性地揉了揉裤子，顶了一句。

“说我装处！”李小袁可不是省油的灯，立即反唇相讥：“装处！装处总比老财迷好！”

老财迷！老财迷！胡兴河是货真价实的老财迷！

野外普查组吃的是大锅饭。全组就六个人，朱师傅做好饭菜，吆喝一声：“开饭啰！”把饭菜端到帐篷外的草坪上，大家头顶蓝天，遥望远处的群山，尽情地吃，尽情地喝。月底了，

不论吃多吃少，平摊。每人一样多。

胡兴河今年是第一次到普查组工作。每逢大家吃肉时，他都不吃，只在菜盆里舀一勺煮肉的汤泡饭。端到一边一个人吃。

“兴许他不爱吃肉吧！”李小袁私下里问莫销。莫销也觉得奇怪。

到了月底，伙食账公布了，贴在朱师傅住的那顶帐篷的前封上。胡兴河去看了账，找到算账的郭海彬说：“呃！你的账没算对哟。”

“咋不对？”郭海彬一头雾水，“本月支出减去本月盘存的剩余物资，然后六一下加四，小学生也会算。”难道我的数学水平不及小学生！郭海彬有些激动，驴拉着脸。小眼睛不停地眨巴着，瞪着胡兴河。

胡兴河脖子上的青筋突暴，说：“不对，就是不对。我记着的，这个月吃了二十次肉。我没有吃过一次。应该从我的伙食账里减去二十次我没有吃肉的钱才对。”胡兴河不管郭海彬脸色变化，自顾自地说。胡兴河的记忆力好着呢！二十次，没记错。一次不多，一次不少。

原来如此！在一旁的李小袁撇了撇嘴，他最看不惯斤斤计较算毛毛账的人。说：“肉的营养都在汤里，你没吃肉，喝了汤的，按理该多算些，这月算了，下月补起。”你会算！我比你更会算！看你能算赢谁！

肉的营养在汤里！谁听说过？没吃肉，只喝了汤还要多算钱呢！奇谈怪论！郭海彬知道李小袁是在扯弯筋打压胡兴河。可是，此刻为胡兴河说话会得到什么好处呢！经过一番盘算之后，郭海彬作出了反应：“对”！

对！什么是对？谁对？对在哪里他没有说，也说不出来。

寡不敌众！胡兴河如数交了伙食费。从此，每当小组吃肉时，他连汤也不喝。托马帮在山下买了几个红烧肉罐头，几斤盐巴。别人吃肉时！他用一小块红烧肉蘸着盐巴解馋。两个红烧肉罐头吃一个月。

老财迷！癞子海说疮。胡兴河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别人叫他老财迷。“你……你……”，他生气了！额头上又一次的暴出青筋，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茄花色的脸因急剧充血变成了紫色。眼睛在身上寻找着，似乎在寻找武器。没有找到。找不到武器，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但不回击李小袁又太便宜了他。胡兴河咽不下这口气，不甘心，他把目光转向莫销，指望莫销为他出气。

莫销在做记录，没抬头。他和胡兴河关系好，和李小袁也不错，说谁呢！假装着没听到。

这一切，站在一旁的郭海彬看得明白。郭海彬是莫销大学同学。他和李小袁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可总是常有摩擦。虽然他和李小袁的关系钉不对铆，多数是打肚皮官司，还没有到闹到撕破脸皮的程度。今天的事，他觉得李小袁有些得寸进尺。但他不愿意为胡兴河的事而和李小袁的关系雪上加霜。那样做值不得。只是看了李小袁一眼。

在直属普查组，李小袁和郭海彬打交道最多，可是他最看不顺眼的人就是郭海彬。别人都叫他“鸽子”他从没叫过。万不得已需要叫也是直呼其名。到底哪些地方看不顺眼他说不清楚，看不顺眼就是看不顺眼。李小袁眯着眼睛，斜视了郭海彬一眼，不愿意搭理他。

“喂！你说！是不是装处要比老财迷好些？”

李小袁心里装不住事。有话不说出来会憋得难受。仍对胡兴河说他“装处”耿耿于怀，直盯着胡兴河，咄咄逼人。面对李小袁的步步紧逼，胡兴河忍无可忍。他终于意识到了，刚才潜意识里要找的武器就是它——他解开黑色上衣的纽扣，露出腰间的皮带，指着锁头上的小免头，反问李小袁，“国际名牌，花花公子，你有吗？老财迷会拴花花公子皮带吗？几大百呢！”

平心而论，胡兴河也不是十足的老财迷，他还是奢侈过一回。

去年收队之后的一天，郑文泽，郭海彬，莫销三个人相邀去逛太平洋百货。在队部门口的大榕树旁等公交车时，被胡兴河看到了。胡兴河早想和郑文泽套近乎，便主动过来打招呼：“郑工，你们要去哪里哟？”

胡兴河原来是队修配厂的钳工。三江地质队就是那么几百人，虽然不同工种，还是常见面，彼此认识。胡兴河主动跟郑文泽打招呼，不是无缘无故。他知道野外普查组的工资高。想到郑文泽的普查组工作。知道他们要去逛商场。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买，但他不想放弃这个拉关系的机会。于是白陪着他们，四个人一起来到了太平洋百货。

在山上工作好几个月没逛过商场，一走进琳琅满目的太平洋百货，一个个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目不应暇。郭海彬在成衣货架前停下了。他看中了一件鹅黄色的羊毛衫。对售货员小姐说，“美女，请你把那件羊毛衫给我包好。”售货员小姐在玩手机，她抬起头，用眼角的余光在他脸上停了儿

秒钟，几个人满脸黧黑，一看就知道这是从高原上来，喝了酒就来这里惹事的。这种人，她见得多了，少搭讪为妙。又低下头，继续玩她的手机。郭海彬思忖道：一定是我的声音小，她没有听见。

“美女，请你把那件羊毛衫给我包好。”郭海彬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他的声音要大些。售货员小姐再次打量了郭海彬，她的眼光在他的脸上停留得比刚才久些。再次顺便打量了他的几个同伴。他们的样子虽然象高山下来的，可行为举止，开言吐语还算文明。他们对他们轻视的程度减弱了几分。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加重了语气说，“先生！你可要把价格看清楚了，是二千三百元，不是二十三元，是世界名牌天娇！”

哦！郭海彬明白了，这姐看不起我们。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有些激动，从衣袋里掏出一万元，往售货员小姐面前的柜台上一拌，“付款！”一见动了真格，售货员小姐飞快地收起手机，满脸堆笑，“帅哥，我们不收现金，这边请。”她微微弯了弯腰，伸出右手，做了个请的手势，陪着郭海彬来到收银台交了款。

胡兴河站在卖皮带的货柜前不肯离开。郑文泽看到胡兴河的两眼发光，直勾勾地看着柜台里的皮带，说，“老胡，看得起就买一条。”胡兴河哪里会看不起！铮亮的金属锁头，精细的做工，装在一个精致的紫色木质盒子里，豪华气派。胡兴河越看越喜欢。好东西谁都喜欢！他很看得起，就是嫌贵，他再一次低着头看了看价签上标价：200元。200元可不是小数字，胡兴河心里掂量好几次了：200元可以做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买好几瓶雷公藤多钙片——一种治疗尿毒症的药。莫销走过去，拿起胡兴河想要的皮带，仔细看了看，连夸道：“花花公子，世界名牌，两百元不贵。”胡兴河想买皮带舍不得二百元钱。想不花钱又舍不得皮带，游离在买与不买之间。听了莫销的话，他一咬牙，“买！”他来到收银台前，小心翼翼地钱夹里抽出两张百元钞。用指头弹了弹，交给收银小姐。

他要享受一下世界名牌的滋味。

临走前，售货员小姐把他们送到门口，甜甜地说：“欢迎下次光临。”

然而，花花公子皮带带给胡兴河带来的不是享受，而是无尽的烦恼，裤子拴不紧，以至于他常常边走路边接裤子。自从买了皮带，胡兴河走路就没有利索过。哪里是什么享受，简直是活受罪！不拴觉得可惜。两大百啊！

那时候，李小袁还在守大门，没有和他们

一起去商场，哪来的花花公子！

李小袁看到胡兴河的皮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腰间，心里很不是滋味。奢侈品大多是根据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人的体型量身设计的。像胡兴河这种瘦骨巴筋的瘦猴，需要剪掉一段才能用。

对胡兴河，李小袁心里五味杂陈。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看不惯他的财迷，另一方面又念着他的好。胡兴河曾多次为他排忧解难。看到胡兴河连皮带都不会拴，李小袁心里一阵酸楚。读技工校时，李小袁看的书可多了，《高老头》，《陈奂生进城》……。他想起了陈奂生。太老陈了！陡然产生的同情心淡化了胡兴河说他“装处”给他带来的怒气，李小袁的心动摇了，似乎内心发生了一种震动，变得温和起来，他发了善心，产生了把胡兴河的皮带修一修的欲望，想让他拴着舒适些。可是，他的修法要伤筋动骨，知道胡兴河一时难以接受。于是，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老胡，你这回的亏可吃大了，买的花花公子是崴的！”

“崴的？不可能！太平洋百货商场承诺，假一赔十！”郭海彬撸了一下裤子，摇晃着头。他不相信他的花花公子是崴的！

“不是崴的，你解下来我看看。”李小袁板着脸，可严肃了，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只是从他那轻微抽动了一下的嘴角知道他别有用心。

对于花花公子皮带，胡兴河底气十足，他不相信这个耐看不受用的东西是崴的。把皮带解下来交给了李小袁。说：“你看看，那儿是崴的？”大有兴师问罪的意思！

李小袁从胡兴河手里接过皮带。一边撬开金属锁头一边摇头晃脑地说：“看皮带是不是崴的首先要看锁头。其次还要看是不是牛皮的。”首先其次分得一清二楚，仿佛很内行，是半个专家。

趁胡兴河没回过神，李小袁把牛皮带贴在石头上。手起刀落，“咔嚓”砍掉了一截。重新扣好，交给胡兴河，说：“被活佛摸过了，这一下是资格的了。”

胡兴河拴上皮带，裤子拴紧了，不再往下掉了。他自己早就想剪。只是下不了手。他捡起被砍掉的那一截皮带用手量了一下，15公分。他的心里隐隐作痛。心里想：200多公分长的皮带200多元，剪掉15公分就是10多元。可以买半瓶雷公藤多钙片。

奇怪！又是雷公藤多钙片！胡兴河每次算账都要扯上雷公藤多钙片。好像他与雷公藤多钙片颇有瓜葛。

胡兴河将砍下来的那一小段皮带装进了衣服

的口袋。

时而雷鸣电闪，时而风和日丽。磕磕绊绊的事经常发生。不愉快的事很快过去了。莫销仍没把刻槽取样的位置定出来。李小袁把郑文泽顶上大石头之后，没有事做，又回到爬山包上坐着。刚才，他帮着把郑文泽爬上了石头，用了劲，驱走了睡意，比先前精神了不少。他背靠一块石头，划动着双脚，眼睛毫无目标地左顾右盼。一付百无聊赖的神情。他的目光从郑文泽身上滑到莫销身上，又从莫销身上滑到郑文泽身上，再也没有离开。

郑文泽高大，健壮，他单腿跪着，将身体的重心落在那条下沉的腿上，眯着眼睛打罗盘。不知道突然从那里吹来的一股股山风，撩起他的衣襟和头发。他的背后是空旷的天空，没遮没掩，旷无一物，郑文泽的身影十分清晰。李小袁坐在爬山包上，从下向上看，仰视着郑文泽。

以往没留心，今天他看到郑文泽那付扮相，觉得实在好笑。

此刻的郑文泽，头上戴着白色太阳帽已经很旧了，颜色有些泛黄，遮阳边向下耷拉着，只盖着头顶，没能罩着蓬松的，掩着耳朵的长发；他的胡茬粗黑，浓密，与蓬松的头发连在一起，掩没了嘴巴。脸呈酱紫色。特别是那一对绑着毡子的腿，更像两根柱子一般。李小袁出队之前，在大队部看到的郑文泽可不是这般模样。那时候的郑文泽可帅气了。一米八三的头，四方脸，浓眉毛，圆眼睛，眼珠微鼓，嘴角微微上翘。走起路来虎虎生威，结实的像一截树墩子。现在从他身上，却见不着帅哥的影子。头发再长下去，就要扎成辫子盘在头顶了。也好，长长的头发正好盖住了他额头上的一道明显的疤痕。

仅几个月的时间，英俊帅气的郑文泽不再帅气，完全变了样，与传说中的野人没什么差别。李小袁的心里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老鸨嫌猪黑，自己不觉得。

李小袁为郑文泽感到悲哀，其实他自己也比郑文泽好不到那里去。

三江地质队的工作地域全都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那里有一半的时间被大雪复盖着，冬季不能施工。每到秋天，地质队员们都会撤退到气候相对温暖的基地休整，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时节再出队工作。

出队前的准备工作正紧张忙碌，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拜访朋友，写家信。每个人要准备好

在山上工作期间的牙膏，牙刷，卫生纸，茶叶，内裤……

在出队前的最后那次小组会上，郑文泽说：“从明天起放假三天，大家仔细想一下，看还有什么该买的没买，互相提醒一下。别忘了去理发。”

李小袁头一年到普查组。不熟悉普查组的生活。拍着脑袋，嘻皮笑脸地问：“每个人都要理发吗？”

李小袁理发是有规律的：一月理一次发，才理了二十天，不到他预定理发的时间，不想理。

“当然，谁都不能例外。”郑文泽又强调道：“现在不理发，下了山才能理，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

天啦！要八九个月才能理发，那不成了野人了！

李小袁是全组第一个到发廊的。他是听说这家发廊新近来了个年轻漂亮的理发妹，慕名而来的。自打有了这个理发妹之后，来这家发廊理发的人很多，生意比以前好了不少。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好不容易轮到李小袁。李小袁生怕别人卡了队，一屁股坐到转椅上。

“帅哥，请问你理什么发型？”年轻漂亮的理发妹给他围好了围裙，问道。她的声音甜美悦耳。

“你说了算，我听你的。只要是理的我都喜欢。”李小袁嘻皮笑脸。

这种人理发妹见得多了。她没吭声，眼睛始终没离开李小袁的脸。她在仔细打量李小袁脸型，头型，思量着适合他的发型。

初一看，李小袁是小帅哥。他有着少女一般的皮肤——白里透红。仔细看，五官不协调。他的脸呈倒三角型。八字眉，眉骨突出，眼窝微陷。眼睛大而无神。原来是白净的皮肤部分地掩盖了他五官的缺陷。

理发妹毕竟是行家，只打量了几眼，她就为李小袁设计好了发型：“帅哥，根据你的头型，你现在留的大披头不搭配，会使你的脸和头部很不协调，如果稍有刘海，再将两侧头发打薄。这样就不会让人产生你脸部过宽的错觉。”

理发妹的嘴很甜，故意把感觉说成错觉。李小袁听着很受用。

“嘻嘻，你办事，我放心。”李小袁仍然笑着。

从发廊走出来，李小袁容光焕发，果然帅气了不少。

莫销和郭海彬没到那家发廊。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理发师漂亮不漂亮无所谓。

“你要什么发型？”

一个中年男性理发师一边给莫销围围脖一边问。

“寸板头。”从记事的时候起，莫销一直是寸板头。他对自己的形象充满了自信。他一米七三，不算残废。国字脸，额头宽阔，剑眉，左龙右凤的龙凤眼，鼻梁挺直，显得精明干练。他要让他这张对得起祖宗的脸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理发的人很多，要排队，大多是急着出队的队友。莫销理好了，轮到郭海彬。

郭海彬不讲究发型，以前看到别人留什么发型他就留什么发型，没定准。看到莫销理发后显得很精神。很受鼓舞，对理发师说：“给我也理成寸板头。”

“要不得要不得！你不能理寸板头。”理发师有些为难，认为郭海彬理寸板头不合适。

郭海彬身高一米六一，寡骨脸，窄额头，扫帚眉，眼窝深陷，眼睛小而神，鹰嘴一般的鼻子。咋能留寸板头！那样只会放大他脸部五官的缺陷。理发师仔细端详着郭海彬的脸，思考着什么发型适合他。

“菊花头！对！就菊花头！”理发师就是理发师，眼光独到：把头顶的前端头发做成一朵盛开的菊花。蓬松的花瓣顺额而下，遮住了额头，眼眶，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

精心设计的发型，不仅适合郭海彬的脸型，和郭海彬秀珍身材也很搭调：矮小精干。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寸板头，菊花头全成了刺猬头。特别是刚才还在讥笑郑文泽的李小袁。情况更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白皙细嫩的皮肤，哪里经得住强烈的高山紫外线的暴晒，仅一天，白皮肤就变成了红皮肤，几天后，红皮肤死亡，成了黑皮肤，从鼻尖开始皴裂，紧接着，整张脸的皮肤慢慢脱落。狗换毛似的。不久前，适合高山气候的皮肤才生成，不过，再也不是白里透红了，而是红里透紫。成了茄花色。两边腮的上方，黑里透红，像猴三的屁股。

全组只有胡兴河幸运。他留的是平头，并且理了才不久。一月前，他说家里有事，向郑文泽请假。正好组里有一批样品要运往成都平原的大队部去加工、化验。公私兼顾，回了一次大队部。他理了发。以往，他留的是偏头。不是他喜欢偏头，是他去的那家理发室，偏头，平头一个价，都是十元钱。他认为偏头要洗、剪、吹，多

几道工序收十元钱划算。这次他再去，那家理发室调整了价格：偏头十五元，平头十元。只要什么便宜他就留什么发型。好在他是冬瓜脸，卧蚕眉，小眼睛，什么发型都适合。

终于量完了产状，做好了记录，完成了这里的工作。郑文泽如释重负，他感到轻松了不少。这里，是这条金矿脉的末端。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对这条矿脉的普查，完成了全年的工作。已经十月了。快到大雪封山的时候了，只要头一场雪一下，大雪便会一场紧接一场。天气越来越冷，雪不会被融化，不久之后，这里会堆起几米厚的积雪，直到来年春未夏初才会融化，得好几个月。郑文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起来，舒展了一下双臂，走到大石头边缘。打算从石头上梭下去。

往下梭比往上爬省力，不需要帮助。

他抓着石头的上沿，顺着石壁梭了下来，快要落地了。恰巧在距地两尺的地方那石头凹了进去，郑文泽的身子悬空着。他翻转身，背对石壁，纵身一跳。常年在野外翻山越岭，跳这么点高，小菜一碟。不料他落脚的那块石头，滚动了一下。郑文泽没站稳，一个踉跄。危险！前面是万丈深渊啊！

这期间，莫销在矿脉上定出了刻槽取样的位置，李小袁取完了样品，正往袋子里装，看到郑文泽要冲下悬崖，急忙放下样品，跳起身要去救郑文泽。

踉跄！仅仅是一个踉跄，没等李小袁扑拢，郑文泽自己先稳住了。没有倒下去——得感谢两条象两根柱子一般的腿！郑文泽没事了。只是刚才忙里慌张地弄断了便携式GPS皮套的带子，GPS随着踉跄的惯性被甩下了悬崖。

“……”李小袁的嘴巴动了一下。他本来想说“熊叔叔操练出来了”，仔细一想，觉得不妥：平时没有绊，说说无所谓，真绊了再这样说会有幸灾乐祸的嫌疑。他没有这个意思。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郭海彬扶着郑文泽，问道：“伤着那里没有？”郑文泽笑道：“没有倒地，会伤着哪里！”为了证实郭海彬的看，他活动了一下四肢，弯了弯腰。摇了摇头，说：“没有！真没事，可是GPS……”

便携式GPS可真是好东西，今年头一回使用，使他们省了不少事，只可惜太少，全组只有一台。年初的职工大会上，陈明超许诺来年野外的技术人员每个人配备一台。来年是来年，现在是

现在。唯一的一台掉了啊！没有它定个座标什么的真不方便。郑文泽着实舍不得。他趴在悬崖上向下张望。真希望它没有掉下去。郭海彬拉了他一把，说：“可是什么呢！别指望了。我亲眼看到它掉下去的，哪里看得到！设备掉了以后可以再申领，只要人安全了就好。别可是了！回去了。”

莫销虽然和郭海彬是同学，可是郭海彬在郑文泽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付奴相还是看着不舒服。看不舒服就不看，说：“你们慢慢来，我先走了。”背着爬山包上了路。

上山走六、七小时的山路，下山要不了那么久。顶多两小时。

在悬崖峭壁上摸爬滚打几个月，终于摸清了海子山金矿几条矿脉的分布，走向。搜集了大量的标本、样品。刚才那一点小意外已经被忘记了，大家都沉浸在大功告成后的喜悦里。走在最后的小袁迈着轻盈的步伐从后面追上来，超过莫销，走到了前面。

轻盈！轻盈得过了头。莫销看到小袁背上晃动的爬山包，觉得不对劲！他背的三件样品，不该这么轻。再看郭海彬的爬山包。也是三件。明显不一样，小袁的爬山包小了许多。不像有三件。于是招呼小袁：“李儿子，看你爬山包里的样品够不？”

小袁放下爬山包，从里面边取样品边点数：“一、二、”。只有两件。他不甘心，在爬山包里继续摸索。莫销看得明白，说：“用得着再找吗？找到明天也只有两件。”

谁会轻易认错服输！小袁果然把爬山包里的样品倒出来，翻了个底朝天，还是两件。的确确有一件样品没装上。

小袁自己也弄不清楚怎么装丢了一件样品。

掉了样品！这可是个坏消息。郭海彬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心突突直跳：根据分工，他负责小组样品的清理和保管。样品是他和小袁一起装的，掉了样品，他自然脱不了干系。郭海彬可不愿意趟浑水。很快地，他镇定下来，沉下脸来责备小袁道：“小袁小袁！你这个人就是不听话。我给你说了多少次，工作上要认真负责，你就是听不进去。这不，惹出事了！咋办！毬大毬小，各人逮到！”

掉了样品！小袁顿时觉得血液一下子冲到头顶。头晕脑胀。郭海彬的意思是要叫他个人承担责任，一时间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耸拉着脑袋，左手搓右手。

样品是计算矿产储量的重要依据。样品不

齐，会影响矿山的储量计算。掉了样品，真不是小事。

“掉了已经掉了，光埋怨能找回来！有什么用！”郑文泽不想责备小袁，小袁掉了样品，身为组长，觉得自己有责任。他要趁热打铁，让小袁长记性，记住今天的事。做好以后的工作。屁股决定脑袋。组长有组长的胸襟。郑文泽明白，作为组长，只知道板着脸训人不行！要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为下属分担责任，要因势利导，才能加强凝聚力。说：“吃一堑，长一智，谁不是从年轻他过来的。下次一定要把细些。我相信有了这一次，不会再有下一次。”可掉了的样品总得找回来，说，“你们先回去，我跟李儿子回去找。”

小袁的心里暖烘烘的。

“你回去找！这咋要得嘞！”莫销看到郑文泽要回到山上去找样品，忙把他的爬山包取下来交给郭海彬，“你给我拿着，我和李儿子回去找”他把他的爬山包交给郭海彬。背着负重的爬山包上山走不快，他想轻装，早去早回。

“熊叔叔，胖子，要不得，你们都别去，”小袁很感激郑文泽和莫销。人在困难的时候特别需要支持。说：“这样吧，胖子，你把爬山包给我拿回去，我感激不尽了。我一个人回去找。”

见小袁执意一个人去，郑文泽和莫销没再坚持。莫销从郭海彬那里要回自己的爬山包。双从小袁手里接过小袁的爬山包，一边挂了一个。

“把你一个人丢在荒山野岭咋要得嘞！我们在下面的石洞里等你。”郑文泽叮嘱道。

下面，在他们上下山都得经过灌木丛生的斜坡上，有一个石洞。那里海拔四千多米。郑文泽选择在那里等小袁，不是无缘无故。二十一二三，月亮出来鸡叫唤，当下正是农历的下月初，断头黑。郑文泽估摸着小袁赶到那里，天黑定了，不能再走。在那里等最合适。

2

小袁，小袁不识好歹！放着轻轻松松的门卫工作不做，执意要到普查组。等待他的可不是美酒鲜花。

小袁可没有他的父辈们那么幸运一一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辈子守着一个单位不挪窝，几十年做着同一件事不变更。从技工校毕业到三江地质队四年间，他已经三次变换工作。他干的第一份工作马信。

地质队是由多工种组成的。普查组到山上找矿，总得吃喝拉撒，要有后勤保障。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家。高山不通公路，所有的生活物资全由内地采购。运到山下的转运站，再用骡驮马运。小袁的工作，是把生活物资分发到各普查组，喂养骡马，铡马草，清理马厩。

马信，在地质队是个很不错的工种。不上高山，相对稳定。特别是每次他把物资送到普查组，总有人要问：“小李，我上次托你买的牙膏带来没有？”“我的袜子呢？”，“还有我要的红烧肉呢？”，“队上有啥新消息没有？”

“带来了！”“带来了！”“带来了！”小袁把人们托他买的東西一件件拿出来。把听来的轶闻趣事绘声绘色地讲给他们听。他知道他们几乎与世隔绝，消息闭塞。小袁成了各普查组与外面的世界联系的纽带。人们需要他。他很满足。每当这时候，他感到了他存在的价值。可是好景不长，只干了两年马信。

两年前，各个生产单位逐渐搞起了承包，要搞成本核算。骡马因高昂的饲养成本失去了优势，功能被廉价的民工取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骡马被淘汰出局一一拍卖了。小袁失了业，到机关当起了门卫。

要不是一个女人，他也许至今还在当门卫。他来到直属普查组，缘于一个女人。一个新潮的女人。

去年冬天，表姐给小袁介绍了女朋友，那女孩在一家私企上班。姑娘相貌平平，三角眼，蒜头鼻。和小袁很般配。小袁第一眼看到那女孩。脑子里立刻齐刷刷蹦出两个字：“新潮！”新潮！新潮！真的很新潮：蓬松的头发，被染成金黄色。深蓝色的眼眶，粉红色的宽边眼镜，没有镜片。鲜红嘴唇，夸张的环形大耳环。那女孩不仅新潮，而且大方。在县城的一座茶楼见面之后，女孩坐不住了，说：“坐在这里寡味，出去走走。”刚出门，那女孩伸手挽住了小袁的胳膊。小袁平时很少和女孩打交道。这么近距离地和女孩单独相处还是第一次。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嗅着她淡淡的体香。小袁的呼吸急促，血液循环加快。他陶醉在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中。两个人牵着手来到石牛公园假山上的亭子里坐下。女孩低声说道：“听说你们地质队是盗宝的？”小袁愣了：“盗啥宝？我不晓得。”女孩启发道：“把你经历的最有趣的事说一件我听。”最有趣的是什么呢？近两年守大门，生活枯燥单调，乏味可陈。他最喜欢的是当马信在

野外的时光，常挂在嘴边。那几年，最有趣的事可多了！小袁说：“我那大黄可通人性了……”

“谁是大黄？”女孩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

“我原来饲养得大黄，是一匹马。那时候每次给普查组送东西我都骑它。”小袁说得很得意。做了个骑马的动作，“它跑起来可平稳了。得得……”。

“你表姐不是说你是地质队工作吗？原来你是吆马的嗦！我还以为你是找矿的呢！”女孩的脸色由晴转阴。瞪了他一眼，噘着嘴站起来，扬长而去，留给小袁一个背影。清澈的眼睛，淡淡的体香一起消失了。

小袁从波峰跌入谷底。

小袁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想成为一名找矿的地质队员。前两年当马信的时候，小袁就和郑文泽认识，他听说郑文泽组里缺地质工，熟人好说话。找到郑文泽，说：“郑组长，听说你现在正在招兵买马，我想到你手下下个丘八。行不？”

地质工需要的机灵勤快的人，这些条件都具备。郑文泽有心要他，但他要先把丑话说在前头，让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说：“野外地质工可不像表面上那么风光，要吃得，饿得，累得。要得。你吃得消吗？要想好啊！”郑文泽表情平静，严肃得像监考的老师。

“我晓得，！”小袁扬起头，一个灿烂的微笑。

郑文泽还能说什么呢！笑了笑，算是同意了。

199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极平凡的日子，对小袁来说却意义非凡。小袁如愿以偿，当上了地质工，成了直属普查组的一员。

经过几天的忙碌，他们在麦曲河的一条支流边上安好了家。小组的全部家当：三顶帐篷。

胡兴河和小袁合住一顶双人帐篷。他们把家布置得井然有序：两张帆布行军床分别搭在两边。没有办公桌，太简单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紧靠行军床的地上栽了四根木桩，再在木桩上分两层分别钉了四根木条，互相牵扯。把出队时带的小木箱搭在木条上。一盏桅灯挂在立柱的中间。家，OK。

郑文泽和莫销、郭海彬为整理资料方便，合住一顶4×3的中型帐篷。和小袁他们相距一米左右。

朱师傅一个人住一顶小帐篷。紧靠厨房。为取水方便，厨房搭在支流边上，所谓厨房，其实就是在地上栽四根三米长的木桩。再在木桩上横着钉了几根树条，最后在树条上铺盖了一层油毛毡。通风又透气。

安家立业。家安好了，紧跟着是立业。即将亲身参与找矿工作，成为一名找矿的地质队员，夙愿即将变成现实，李小袁兴奋，激动，躺在帆布行军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

“一、二、三、四……”

李小袁开始数数。他听说数数能稳定情绪，帮助失眠的人入睡。可是数了一遍又一遍，越数越清醒。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厨房。

摆在案板上的闹钟嘀哒嘀哒，不紧不慢地走着。李小袁拿起闹钟看了看：三点半。他知道朱师傅每天是五点起床做饭。忽然他灵机一动，提起闹钟，把时间调到四点五十分。

李小袁得意地笑了。他蹑回帐篷，钻进了被窝。留意着厨房里的响动。

“叮叮叮叮……”

李小袁听到了闹钟的响声，听到了朱师傅咳嗽声，还听到朱师傅抱怨说：“哎！今天咋睡得这么死。耽误了做饭。”

李小袁偷偷地笑了。他钻进被窝，用被子蒙着头，怕笑出了声。

“嗤——嗤——嗤嗤……”李小袁终于听到了高压锅放气的声音。

终于开饭了。

一向吃饭狼吞虎咽的胡兴河今天吃饭咋像个姑娘似的，吃得这么慢！李小袁早早吃完了，等着胡兴河。李小袁在自己的帐篷里等得不耐烦了。来到郑文泽他们的帐篷。大家都在吃饭，李小袁坐立不安，他又回到自己的帐篷。坐不住再次来到郑文泽这边帐篷。这次有了进展。郑文泽吃完了在用小园钉掏耳朵，等着莫销和郭海彬。用园钉掏耳朵，李小袁第一次看到。郑文泽看到李小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小园钉，笑着说：“没见过嘛，就地取材，方便。”

还得等一阵子。李小袁只得回到自己住的帐篷等。坐着等待的时间实在难熬，他索性站在门外等。

天还没有亮，雾比人早。起雾了，一片片乳白色的浓雾在河谷里聚集，在帐篷间穿梭。朦胧中，他终于看到一个戴着白色太阳帽的头从帐篷里探了出来，是莫销，接着是郑文泽，郭海彬。

李小袁抢到他们前面，第一个上了路。

“小李，咋不把毡子扎上？”郑文泽看到李小袁没扎毡子，问。

“那玩意不爽！”李小袁昨天试了一下。碍手碍脚不利索。

莫销说：“毡子不好看，可是好东西。是用牛毛织的。保暖又防湿。记着，明天一定扎上。”

刚走出帐篷的门，他们就被淹没在白茫茫的雾海里。

浓雾弥漫着的河谷。潮湿而又阴冷。一缕缕乳白色的气流迎面扑来，穿过李小袁，扑向后面的莫销。李小袁闻到了一股带着浓烈的泥土的腥味。他的头发湿了，衣服上粘了一层水珠。走过一片满是野草的山坡，进入一片毛竹，野草，青藤，灌木混生的杂树林，它们密密麻，互相交织，攀扯。像一堵墙挡着了他们，不是一堵，是一大片，望不到顶，没有边际。李小袁想掰开几支毛竹，一架青藤，从它们中挤过去。他刚摇动毛竹，隔夜聚集在毛竹上水珠劈头盖地打下来，从脖子直穿背心。李小袁的衣服湿透了。打了个寒颤。

咋过得去！

“刀，用弯刀砍。小李，你砍这一段，莫销砍上面一段。”郑文泽看到李小袁不知所措。指了指了李小袁上面说，“胡兴河，郭海彬，我们往上走，一人十米十米地往上砍。这一段，我踏勘过了，有五百米。”

独特的高原气候，形成了独特的的高原生态。潮湿暖和的三千米一带，一株株冷杉，白桦高大挺拔，风姿绰约。相对寒冷的四千米一带，一片片低矮的杜鹃，盘根错节，多姿多彩。五千米一带，滑山脚下，雪白的雪莲，翠绿的灵芝，独领风骚。层与层之间泾渭分明又互相渗透。杉木林，灌木林，青藤，毛竹，野草，它们形态各异，生长的环境不一样。但它们都是植物大家族里不可或缺的成员，共同维系着植物大家庭的繁荣。

要在这里工作，得知道这里的环境。郑文泽对这一带的地形摸了底，烂熟于心：“我在航测图上看了，过了这一片乔木林，便是杜鹃林，杜鹃林上是草甸子，过了草甸子就到了我们工作的地方。今天不去工地，先把上山去的路砍出来。免得以后挡手挡脚。我计算了一下，从驻地到工地差不多六个小时的路程。”

天啦！六个小时！光上山走路就要六个小时！还要下山呢！除去两头走路的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工作！

“咋不住近点？”李小袁咕哝着。直接住在矿脉上多爽，不用砍路，也用不着走那么远。

“没水呀！没水没法活。人要依水而居，你看那个城市不是建在大江大河边！”郑文泽想让李小袁多了解一些野外普查的常识，解释说，“我们普查组流动性大，总不能天天搬家吧！”

莫销是老地质了，他想让李小袁尽快熟悉普查组的生活。说：“今天选线，算出工迟的了。正二八经上起班来是两头不见天。”

啧啧！

为砍开这五百米的山路，李小袁的衣服打湿了捂干，捂干了又打湿，再捂干。手上打起了两个血泡。黄昏，李小袁回到驻地，脸、脚没洗，倒床便睡。

这就是他向往已久的野外地质队员的生活！李小袁后悔了。中途后悔有什么用？再苦也得坚持到收队后再说，李小袁没有当逃兵。然而，后来一件事又让李小袁发现了野外生活的乐趣。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在接连上了几天班之后，郑文泽说：“明天我们休息一天，不上班。”是该休息了。总不能天天上班，谁受得了。有劳有逸，劳逸结合。李小袁躺在床上没起来，想美美地睡上一天。莫销找到李小袁：“李儿子，今天跟哥去潇洒一天。”

李小袁问：“在哪潇洒？歌厅还是舞厅？”

莫销淡淡地笑了笑：“歌厅舞厅呢！你梦吧，去了就知道了。”

是开玩笑，说着玩的吧！看那眼睛——目光祥和，没有恶作作剧的意思。李小袁相信莫销说的是真的。翻身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去拿了两个馒头跟在莫销后面。他的后面是郑文泽，胡兴河，郭海彬。

他们来到了麦曲河边。

麦曲河，一条十多米宽的小河。河水深不足一米。河床两边的水浅。在河的中央，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河床中的礁石，发出哗哗的响声。

莫销等郭海彬到了，他从背的背篓里拿出了一张鱼网。

哦！原来是打渔！

在嘉陵江边长大的李小袁对打渔不陌生。他从莫销手里拿过鱼网，抓住网绳，撒了出去。咋撒不开，鱼网被河水冲到了河中央。莫销笑道：“你们嘉陵江河水深，用的是圆网。这里河窄水浅，用的是条网。两边各一人，各人拉一头的网绳。由着水走就成。”

这里打鱼竟然这么简单！不用学谁都会！

李小袁留在他们去的这边。莫销涉水过了河，从河里捞起李小袁撒出去的网。拉着网绳走到了对岸。

李小袁牵着网绳，任由网在河水里流。

莫销问道：“爽不爽？”按照莫销的习惯语言，是会问“好要不？”李小袁到了普查组，整天爽字不离口，莫销细细品味，觉得“爽”字更形像，生动，跟着学。彼此影响，相互融合。他担心隔着河李小袁听不见。提高了嗓门。

没有翻滚的白浪，没有震耳欲聋的涛声。那里用得着提高嗓门！

“爽！爽呆了。”

流水静静地淌着，带着鱼网顺流而下。水浪轻轻地拍打着临近岸边的卵石。卵石一个接着一个，浪花一朵连着一朵，延伸到尽头，蔚为壮观。水拖着鱼网，网带着李小袁。李小袁打着赤脚，踩碎了朵朵浪花，缓缓地顺流而下。蓝天上的白云，沿河两岸的山峰，连同李小袁的影子，一起倒映在水中，被粼粼的波光推开，又被拽回来，拽回来又被推开。天，山，人在水里蛇一样的弯曲着，摇曳着。如幻如梦，如醉如仙。李小袁陶醉了，被融化了。融化在水中，融化在山中，融化在美妙绝伦的大自然中。以至于网上挂满了鱼仍浑然不觉。

“收网！”莫销在对面喊道。见李小袁没有反应，又叫了一声：“收网！”李小袁从梦中醒来，忙着把网朝着自己方向拉。

莫销放松了手里的网绳，由着李小袁往岸上拉。

一条一尺长的无甲鱼露出了白花花的肚皮。一条，又是一条，三、四……二十四条。李小袁目测了一下从下河的地方到收网的地方的距离，二十多米。二十多米二十四条鱼，每条鱼一斤多重。啥概念！

李小袁把网拉到岸边，从网上取下鱼。那鱼活蹦乱跳。“还不想下来嗦！”他用手指扣住鱼腮，把鱼从网上取了下来，丢给跟在后面捡鱼的胡兴河：“老财迷，接着。”

又是老财迷！胡兴河本来是要捡鱼的，听到李小袁叫他老财迷，心里很不快。站着不动。只得郭海彬去捡。

李小袁诡谲地笑了笑，从网上取下一条鱼，叫道：“老葛！葛朗台！”

“那个叫老葛，谁是葛朗台？”

胡兴河四下里看了看，除了河对面的莫销，只有他和郭海彬，郑文泽。郑文泽正往背篓上套

麻绳，为抬鱼做准备，郭海彬正往背篓里装鱼。

“老葛接着。”李小袁把鱼甩到他面。

原来是叫他！老葛这名字好听，胡兴河喜欢。他朝李小袁笑了笑，捡起了地上的鱼装进了背篓。

鱼很快装满了一背篓。胡兴河笑得合不拢嘴，掂了掂，一百斤不少。他捡起地上的杠子准备任家里抬，郭海彬把麻套在杠子的二分之一处。一百斤一人五十斤，郭海彬在前，胡兴河在后。在郭海彬弯腰起身前的瞬间，他看到胡兴河把麻绳向后展了五寸。杠子三尺长。中间一尺五，往后展五寸，郭海彬前面的重量只有三分之一，三十多斤。胡兴河后面的重量是六十多斤。郭海彬心里过意不去：“这咋要得喃！”

“有啥要不得。我在车间上班，一个人能扛起四米长的钢管。走啊！”

晚上清点战果，整整四背篓。

朱师傅笑得合不拢嘴。他给普查组做了二十多年饭，这种事见得多了，经验老道：“把鱼晒成鱼干，收队时每人分上几十斤，下酒吧适得很！”朱师傅就好这一口，说到酒，唾沫星子四溅：“这事不用你们操心，包在我身上。今天晚上，红烧鱼唇，管饱。”

红烧鱼唇！谁享受过？

在大队部旁的市场上，一斤鱼几十元。一条鱼要除脱了差不多一百元，胡兴河哪里舍得！在这里，在川藏高原上的无人区，鱼肉，见鬼去吧，只吃鱼嘴上那么一点点鱼唇，管饱还不给钱。

够奢侈了吧！

地质队的生活，有苦也有乐！

李小袁急匆匆地往山上走着。

以前上山人多，大家说说话话，吵吵闹闹，不觉得累。可是今天，李小袁一个人走路，没有人说话，好像特别漫长。好不容易来到山上。远远地他能看到下午郑文泽蹲过的大石头了。远远看那块石头，雄峙在滚滚乱石坡的边缘。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丢失的样品应该在大石头附近。他急切地想知道样品在不在？在哪里？脚下加快了速度，想跑到大石头旁边去。可是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觉得嗓子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上气不接下气——空气稀薄，能跑吗？不能跑，只能走。不怕慢，只怕站。天气不早了，李小袁那敢站。紧走慢赶，他终于到达了大石头旁。

一只装有样品的白布口袋，静静地躺在乱石堆里，很不起眼。一定是救郑文泽手忙脚乱，

没把样品装进爬山包。怪有意思！李小袁看到样品，没有失而复得的喜悦，倒好像是见着了给他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走上去踢了两脚，仍不解气，又打了两拳，以肉击石，吃亏的是他。他的手背上渗出了血珠。他没觉得痛。然后像怕样品被谁抢走了什么宝贝似的，紧紧地把样品袋攥在手里，扛上了肩头。

起风了，风一阵紧似一阵。天上的云团像被泼了墨似的，越来越黑，被风驱赶着，不断地变换着形态，互相追逐着。李小袁不禁打了个寒颤。

离天黑不远了，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山洞，别怜悯自己的腿。上山跑不动，下山能跑。

“嗖——嗖——”！李小袁脚下生风，从一块石头跳上另外一块石头。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满是野草的草甸子。

“嗖——嗖——”。穿过草甸子，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灌木林。流沙坡……

“嗖——嗖——嗖！”

快了！快了！离山洞不远了。

3

暴风雪发生之后，作为全组唯一领导人的郑文泽是否有能力克服重重阻力，带领大家回到麦曲河边的家？能力与经历有关。郑文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生活在雪域高原，遇见下雪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可是这一次，这雪来得真他妈的不是时候。从看到雪的那一刻起，郑文泽的心里起了波澜，再也没有平静过。平空多了近几十公分厚的积雪，山川，河流全部都被大雪覆盖，谁能知道下面到底是转石还是缝隙！回家去的路比平日里难走多了。他阴沉着脸，神色凝重地看着洞外。最好是等到雪化了再走，可是，这么厚的雪化完，至少半个月，能等吗？再说，已经过了中秋，高原上下雪的季节到了，不等这场雪化尽，下一场雪又会接踵而至。因此，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带领他的小组尽快回到麦曲河边的家。

肆虐了半夜的暴风雪终于没有失去了威力，越来越小。郑文泽拿上弯刀走出石洞，来到了雪地里。他要为天亮以后的下山做一些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很简单：每个人一根用作杵路的木棒。在雪地里走路，摇摇晃晃，踉踉跄跄，有木棒不一样。累了喘了，双手撑着木棒，陡然增加了一条腿。三足鼎立，那在雪地走路效果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杵路的木棒得结实，要承得住撑，受得了压，不是朽木枯枝可以将就的。要

在这大雪复盖的荒山野岭里找到五根适合杵路的木棒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难着呢！

“哎——”，郑文泽轻轻叹了一口气。

郑文泽叹息什么呢？是人生道路的坎坷？是生活的艰辛？还是暴风雪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要不是在地质队工作，要不是地质队员，四十多岁的郑文泽那里会在三更半夜里为了几根木棒在雪地里爬上爬下。这里可是四千多米的高山哟！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他只有这个命。有什么办法呢？命中只有八角米，行走天下不满升。

郑文泽走进地质队，成为一名地质队员纯粹是阴差阳错。不！更准确地说，是随波逐流。他就像是飘浮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中的一片树叶，在惊涛骇浪中翻滚着，挣扎着，在不知道要漂向何方的时候，突然间被一个浪头打到沙滩上。

小时候，郑文泽想成为英雄。到底什么是英雄？他说不明白，只知道英雄不怕死。到底死意味着什么，他更不清楚。他从小聪明好学，深得老师的喜爱。老师常在他老爸面前夸他：“你这小子聪明，好动脑子又沉着冷静，长大了是干大事的料。你要好好培养他。”他老爸听了心花怒放。有一次，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老爸请算命先生给郑文泽算卦，想知道儿子将来到底能干多大的事？报上生辰八字后，算命先生仔细端详了郑文泽许久，然后摇头晃脑地说：“文泽者，淮阴也！”

天啊！韩信！郑文泽的老爸是老高中，懂得这句话的分量。儿子会成为韩信第二？封侯拜将。老爸大喜过望。巴望着儿子快点长大，早日光宗耀祖。

郑文泽年龄还小，他不明白“文泽者，淮阴也”是什么意思，只想成为黄继光，邱少云。再有上甘岭战斗，再有孩子落入冰窟窿。他一样会用胸膛去堵敌人的机枪眼，会跳入冰窟窿中救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算命先生给他算命的第二年，运动来了，学校也要停课闹革命，郑文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用语录作为教材上完了小学，上初中要推荐。幸好他的一个亲戚当生产队长，勉强读完了初中。上高中政审得更严格，郑文泽家庭是老上中农，母亲曾是大地主家的小姐，父亲曾经参加过三青团，任过分队长。那个为推荐他上初中的亲戚被撤了职，遭到批斗。谁再会推荐他，谁又敢推荐他！想继续上学？没门！郑文泽没书念，回家当了社员，每天挣六分工。当时队里的一个全劳动力一天挣十分

工，年终决算下来每十分工能分五分钱，郑文泽一天可挣三分人民币。在他们队里，整天和泥土打交道的青年人中，光棍汉多得去了。郑文泽巴望着靠读书改变命运。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把老爸过去读过的书翻来覆去地读。恢复高考后，郑文泽一心跳出农门，他不敢报考热门专业，只选最冷门的报，想报考卫生学校的的公厕系，认为到城市里打扫厕所最有把握。可惜没找着。结果报了一个中专：昆明地质学校。

二十四岁的那一年，郑文泽从昆明地校毕业来到了三江地质队。成了一名地质技术员。

郑文泽走到雪地里，刨开雪，用手量了一下，四十公分。

大地被雪捂着。远山近峦披着厚厚的雪衣。分不清那里是树丛，那里是石堆。好在雪光返照，如同白天。郑文泽用弯刀敲击着隆起的雪堆，雪堆摇晃着，树叶露了出来，郑文泽砍下了一根水麻柳。水麻柳有拇指粗，郑文泽用力压了压。水麻柳弯成了一张弓。不成，得重新找。高山上的植物，由于日照短生长缓慢或者根本长不大。乔木变种成了灌木。又一个雪堆被摇动了，露出了几片椭圆的树叶。噫！是降龙木。降龙木可是好东西！相传穆桂英用的六节棍就是降龙木做的。轻便而又结实。只是这高山上的降龙木要么弯弯拐拐，要么短短杵杵，能做杵路用的木棒很少。很少并不等于没有，在摇动第九个雪堆之后，郑文泽终用找到了一根可以用作木棒的降龙木。

还差四根。郑文泽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着，不停地摇动雪堆，去寻找着下一根可用作木棒的降龙木。

其实，回顾过去二十年，郑文泽也并不是一直就是这么灰头土脸。他也曾被吉星高照过，只不过他没有把握住机会，没被照着。要不然，此时此刻，哪里会为几根木棒在这冰天雪地里梭上梭下。

在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强手如林的三江地质队，郑文泽能够崭露头角，被吉星照一下，缘于那头大黑熊。

郑文泽当地质组的组长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在他当组长的第三年，七年前，他带的是填图组。夏初的一天，他和他的组员也是同学的陈明超在一起穿过一片灌木林。陈明超走前面，他走后面，相距五米左右。灌木林里，野草，灌木，青藤相互攀缠，无处下脚，他们只得用弯刀开路，边走边砍，他们来到一处密林的深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周江陵）

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

(外一)

郭绍雄

回首烽火暗星辰，生民涂炭动刀兵。
同仇敌忾驱日寇，壮志悲歌泣鬼神。
硝烟散尽山河在，三军阵列慰英灵。
铭记前事防覆辙，共襄盛典谋和平。

国共老战士盛典同车有感
家国贫弱招外敌，兄弟图强寻主义。
弥合分歧凭睿智，复兴中华势可期。

鱼和人

金光

我鱼缸里那条最红的鱼
昨天晚上莫名其妙的
与世长辞
我没有听见他喊过一声疼
我没有看见他的灵魂
从哪一个方向破窗而出
成为我头顶上的哪颗星

下楼上班的时候
我得知我的一个邻居也是
在昨天的夜里与世长辞
有名有姓的花圈
盛开得满院子含悲
一片季节外的花花绿绿

他们两个难道事先有个约定
说好了就在昨夜偷偷地私奔
我知道鱼早就是想过跳出鱼
缸
但鱼缸外的自由
不能使他呼吸顺畅

我知道邻居也想过
一直潜伏在凉爽的水里
但他那娇嫩的肺叶
承受不起海拔以下的重量

其实他们早就该明白
做鱼或者做人
并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都是某个手中的一柱香
一旦点燃
时间就是唯一的走廊
熄灭就是最终的方向

我每天给菩萨点的香
都站在昨天那些香的骨灰上
透过鱼缸
我看见满街上的人
都是鱼在游移
我看见昨天的好多只
今天已经严重缺席
不知所去

鹧鸪天 荷塘月色

李文莉

皓月当空晓岸明，荷花仙子立娉婷。
田田翠叶随风摆，点点银珠入水轻。

穿柳影，步楼亭，来听一片夜蛙声。
良宵几许相思意，赋得诗余妆画屏。

满江红·又上昆仑

周显川

昆仑山高，
水也长，
天似穹庐，
百川嶂。
沟壑万纵，
宕崖百丈。
日炫月耀聚光华，
数辈英豪复开疆。
看今日，
帅士多侷傥，
“风云将”。
心似潮，
颇达妄。
仰天笑，
地虚惶。
携“三宝”探索矿化异常。
山风习习竟开颜，
天朗气清履平阳。
观旭日东升放光彩，
金满仓。

黄河：九曲第一湾（外一）

范宗胜

我的呼吸从来没有这样艰辛过
甚至比初恋还急促

或许有个女人在山顶生活
独自一人或儿女成群
她的心事简单，只是维护
一份爱情，养育一份生活
总有一些事情

让她愁容满面或容光焕发
比如这铺天盖地的云雾

比如这个没有阳光的下午
我所看到的辽阔像天空一样远
而黄河用草书行笔
大气、圆润、宁静
每一个拐角都藏锋不露

草叶枯黄，根茎饱满
或许我该去巴颜喀拉山
帮她劈柴、烧火、做饭
雨雪时取暖，晴朗时聊天
也许该顺流而下，在渤海口
浣洗她这方丝巾的一路风尘

可我在这里，在黄河
第一个湾，冒出一些念头
直到留下最后一个念头

若尔盖：花湖

湖泊是巨大的花朵
广袤的宁静广袤的蓝

所有的妖娆臣服
喧嚣望而止步

鸟的每一次飞翔和游弋
都是一次盛开
浮在水面的童话
与飘在天空的云
会打开另一层花瓣
藏在深处的鱼
吐出最深的蓝

俗世在后
天堂在前
栈桥上迷路的
是我前世的影子

(诗歌栏责任编辑：金光)



余嘉

当决定写关于父亲的话题时，我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父亲的脸，绞尽脑汁，却终是徒劳。原来在记忆中，父亲留给我的大多都只是背影，要么是穿着墨绿色工作服，提着黄色安全帽、脸盆等日用品，背着地质包的背影；要么是背对着我，跟我挥手道别的背影；要么是牵着小小外孙的手，在夕阳下拉长了影子的背影……

牙牙学语时，我开口叫的第一个人是父亲。老辈人说，娃娃先叫谁，谁就更辛苦。或许就是这第一声让父亲开心不已的“爸爸”，注定了他操劳忙碌的一辈子。

父亲是一名地勘钻探工人，常年在野外工作。每次离家之前，总能看见父亲忙着收拾行装的身影。军人出身的他，总是将行李收拾得井井有条，再多衣物也能在他的手中变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干”。出发当天，父亲总是穿着干净的墨绿色工作服，背上地质包，提着黄色安全帽、脸盆、肥皂等日用品，站在楼下的篮球场上，偶尔回望一眼我家的窗户。那时的我很害羞，不知如何向父亲表达离别之情，只能站在沙发上，偷偷看着父亲背着墨绿色地质包的背影渐渐变成一个绿色的点，直至消失在我眼前。

从野外回来后，父亲和叔叔们都是在仓库搬卸钻机，偶尔也在楼下的篮球场上卸材料。有一次放学回家，正好碰上父亲和叔叔们在搬卸材料，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想上前帮忙，但父

亲却阻止了我，他只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小孩子不要来，先回家吧。”说完，就和其他叔叔一起忙去了，只留给我一个穿着满是泥点的工作服、不停走来走去的忙碌背影。

长大后去异地求学，父亲为我收拾行囊，亲自送我去学校报到。父亲坚持要我在一旁守行李，他为我办理入学手续。交代完后，父亲转身去排队，很快，他高大的身影就被人淹没。办完手续，父亲送我去宿舍，为我铺床，收拾行李。一切办妥，父亲准备离开回家，他微笑着对我说：“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没钱的时候要告诉爸爸，有什么事别忘了给家里来个电话。”这是我长这么大，父亲第一次跟我面对面交流，只可惜讲完后，他就转身离开了，我甚至来不及和他道别。虽然父亲是笑着离开的，但我分明看到他转身的一瞬间，偷偷抹了抹眼角。看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发现，他的背仿佛没有年轻时那么挺拔了，似乎微微有点驼。这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忍不住大声对父亲说：“爸爸，再见！”他应该是听到了我的声音，可他并没回头，只是边走边挥手。望着融入人群里父亲的身影，我突然泪流满面只是不停地挥着手，喃喃自语：“爸爸，再见。”

大学4年转瞬即逝，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我每经历一件人生的大事，父亲便多几丝皱纹和白发，而父亲这个坚强的汉子（下转第47页）



莫愁湖赏月

□ 刘国林

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骄傲，莫愁湖就是镶嵌在南京市的一颗璀璨的珍珠，凡是来游“十朝都会”的客人，谁不想饱览莫愁湖的风光？而我游莫愁湖最喜欢欣赏的是一幅清人做的对联：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五侯事业都如一局棋枰。

说来，这幅对联还有典故呢，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经常找他的手下大将徐达下棋。徐达跟皇帝下棋心里总有点儿顾虑，不敢赢，又不能输的太多，因此，每次终局输一、二子，显示皇帝棋艺高超。朱元璋看出了徐达的用心，就邀他到莫愁湖下棋，并说：如果赢了，就将这个地方送给他做纪念。徐达自然小心谨慎。那一天，从早上一直到中午，双方棋技，未见分晓。在胜败攸关的，徐达几次长时间举棋不定，盯着棋盘。朱元璋催他，才从容不迫放下一子。朱元璋趁势接连吃掉了对方两子，正欣然自得时，徐达的黑子在朱元璋的白子中间已经排列成“万岁”字样，朱元璋不等结局，就决定把莫愁湖送给徐达了。

可惜我到莫愁湖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导游小王看出了我的心思。告诉我：“莫愁湖赏月，是难得的良机。你今晚赶上了，真有眼福呢！”听小王这么一说，我不禁为之一振，一路的颠簸、疲劳全部忘记了，赶忙跟上旅游的队伍。此时夕阳还没有落尽，鲜红的落日和初露的圆月共浴湖中。我随游人走着，瞧着，好像走进古人的哪道诗里去了，却又记不起是什么诗句，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那么一种意境，一种情趣，一种情思回应梦中的呼唤。

夕阳落尽，名月东升，湖上碧波如镜。我在湖边走着，明月也走着，我停下来，她也停下来；我低头望着她，她摇晃着轻盈的身子，好像在向我诉说着什么。古人云：“日月之行，若在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只是在莫愁湖

边，我才感到这里真正是星汉的家乡。我想象着，在这明月皎洁的夜晚，若坐在小船里，轻轻地荡起桨，驶向湖心，那该是怎样神秘诱人的境界呢？能有“一月映池池映月，月明池静寄幽思”的情感吗？

月儿更明亮了，沉浸在月光里的景色如同一幅水墨画。不远的山坡上，红的、白的、蓝的、紫的的花朵在闪动，能晃动呢？小王笑道：“那是晃动的花朵吗？你仔细看看，都是赏月的游客呀！”细瞧，在游人里我发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也在赏月。尽管她背已弯曲，走起路来却很轻快，说起话来也朗朗的，那样地兴致勃勃，那样地开心，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真像个天真的孩子。小王向我介绍说：“老太婆是刚从台湾回南京老家观光的。近二年，老太婆哪年都得让儿媳陪着游一趟莫愁湖，为的是赏莫愁湖的圆月。看来，这次又要住上三五天的。”正说着，只见搀扶老太婆的儿媳说：“娘，要慢慢走。”“不要紧，有月亮呢！”老太婆爽爽地回答着。

她们走了，姗姗的背影，渐渐融入月色中，这位古稀老人对莫愁湖圆月的理解和感受也不见得逊色于其他游人吧？我想。“唉？你不是来赏月的吗？”小王拉了拉我的衣襟说，“你呆呆地看什么？月亮升到头顶了！”“啊，我也在赏月呀！这位台湾老太婆的心不也升起一轮皓月吗？”小王理解了我的话意，会心地笑了：“多么难得的莫愁湖，多么解人意的莫愁湖圆月，你可算大饱眼福啦！”似的，我觉得领略到了莫愁湖对联上的“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五侯事业都如一局棋枰”的意境更觉得头上的圆月该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那股切的心。

(责任编辑：罗会江)

记忆·味道



□ 吴兰

人有了记忆，也就有了味道。即使人们走过了万水千山，登上了高山之巅，即使人们身处天涯海角，享受着美味佳肴，但扎了根的味觉记忆，会时时提醒游子回家的方向，人走得再远，舌尖上的乡愁都在不经意间唤醒游子沉睡的记忆……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味小吃，特别是母亲手工制作的家传“米凉粉”依然独树一帜，其味道总会不时萦绕在我的梦境中，融入我的味蕾中。小时候，每逢佳节或特别的日子，母亲会亲自为我们几姊妹制作“米凉粉”解馋；长大后，远行他乡读书、工作，每逢要回家乡之前，总要与母亲提前预订“米凉粉”，母亲会竭尽全力满足我们的味蕾之约。

母亲虽是会计出生，但能作一手好画。她作“米凉粉”与作画一样，讲究纯、真、美，讲究浓、淡、比例协调。“米凉粉”制作工艺极为简单：大米+柴火灰→冷水浸泡（24小时）→洗净→石磨成浆→过滤→加热→搅拌→沸腾→冷凝成型→切成条状置于盘中；放入盐、香油、酱油、醋、白糖、味精、花椒粉、红油辣椒、豆豉

汁、姜葱蒜末等调料，一盘四棱上线、厚薄均匀、光亮润滑、晶莹剔透、色香味俱全的黄色“米凉粉”就大功告成。它既饱眼福，又饱口福，牵动着无数的味觉神经，让人馋涎欲滴。混合均匀入口，冰冰凉凉、麻辣爽口、柔嫩而带韧性，唇齿留香、大汗淋漓、直呼过瘾。余香绕梁、三日不绝，那香味飘进你的整个鼻腔，让你的心灵飞起来；那辣味沁进你的整个口腔，刺激着味蕾，让你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那麻味钻进你的整个舌尖，让你感到舌已经失去了感知觉，哈哈……那就一个字“爽”！

作为远在他乡三十余年的游子，每每品尝到母亲亲自制作的“米凉粉”，深深地体会到各种滋味：这是盐的味道、辣的味道、麻的味道，更是山的味道、风的味道、云的味道、水的味道；这是理解的味道、包容的味道、人情的味道、历史的味道；更是记忆的味道，家的味道、母亲的的味道、爱的味道……这些味道与漫长的时光混合在一起，浸湿了我的思念，爬上了我的心头！

(责任编辑：罗会江)

(上接第45页)也逐渐变得感性起来。与单位签好劳动合同后，父亲激动得眼中噙满泪水；结婚时，父亲送我离家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抱着我大哭起来，他知道一直捧在手心的宝贝，终于要离开他，开启自己的人生了；第一次带着儿子回家看望父亲时，他开心地抱着小外孙，老脸笑成了一朵花，眼角却滑下了两行泪。

周末吃过晚饭，我和父亲带着儿子去河边散步。儿子在前面跑，父亲赶紧追了上去，看着夕阳中一高一矮两个身影，一层薄雾蒙上了我的眼睛，恍惚中，我又看到了那个穿着墨绿色工作服、背着墨绿色地质包的伟岸的背影。

(责任编辑：罗会江)



昭化

□ 李道华 文/图

——最后的三国古城

三国时期昭化城，城中古迹多留存。存有考棚县衙街，街窄屋旧高城门。——题记

《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之一，而书中的三国故事则以蜀国故事最为精彩。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姜维等一个个形象鲜活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在人们的口头上、记忆中经久不衰，让人为之感叹。而保存下来的大大小小三国古遗迹，更是为《三国演义》奠定了真实不可否定的历史依据。

在广元剑门蜀道遗址群中，昭化古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唯一一座三国古城。古城旧称葭萌，素有“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之称，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和2200多年连续建县史。从地理位置上看，古城位于白龙江、嘉陵江、清江三江交汇处，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嘉陵江水在此洄澜，水系宛成，太极天成，因而有“天下第一山水太极”自然奇观之美誉。

沐浴秋日暖暖阳光，借国庆大假，脚步匆匆，我来到向往已久的古城。车流、人流将我推进高高的瞻凤古城门，仿佛回到三国时代，看到姜维大将正站在城楼上向我微笑着招手。

放眼望去，街道窄窄，满眼是红红的灯笼、迎风招展的国旗，一座雕刻着“葭萌”两个大字高高的古式牌坊占满我的眼眶。脚下的红砂石板发出阵阵“沙沙”响声，一家乐器店老板坐在店门前，正用劲地拍打着一支苗家橡皮鼓，鼓声欢快地响起，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昭化古城并不大，呈长方形，面积约5、6平方公里，一条贯穿东西方向的太守街将古

城一分为二，古县衙、文庙、考棚等重要古迹都建在太守街右侧。整个古城至今保存较为完整，人为破坏的地方较少，这在当今已是十分难得。城内现存有六大古迹，古县衙、考棚、文庙、敬候祠、明朝临清城楼、詹凤城楼等处特别值得游人前去游览。



随着人流，走过贞洁牌坊、葭萌亭，不觉来到县衙街。县衙大门气派而威严，跨进里面，可以看到县衙内保存较好的各种设施，县令审案堂，牢房、刑讯室、县令生活区一应俱全，难怪此地被定为古装影视剧拍摄基地。记载着历史上182位昭化县令的名录馆、历史人物蜡像馆、川北奇石馆接连展现在我们眼前，让人感到有些新奇。而最让人留恋的，却是号称川北第一的精品蜀绣，古代蜀中两大美女之一的唐代“花蕊夫人”画像宫词。

不远处的川北最大考棚却是另一番景象：单调的黑门青砖彰显出考场的庄严肃穆、古朴简洁。大门上那早已斑驳的“考棚”两个大字，曾经使多少考生紧张和敬畏。遥想当年，多少人走进这决定自己命运的大门，在一间间考舍里密思苦想、奋笔疾书，写下一篇篇治国之理想、安邦



之文章。游走在“月字号”、“黄字号”考室门前，细细观看室内的一桌一凳，同行的一位大姐情不自禁走进去端坐在书桌前，让同伴为她留下一张珍贵的倩影。思绪不由飞驰起来，想起《聊斋》里范进中举的故事，想起在这书桌前，不知有多少秀才书生、白发老人为改变命运，喜怒哀乐在这里轮番上演。我也多次走进过各类考场，那心中的紧张自然难免。最让人感叹不已的，是陈列在至公堂内一张明朝状元赵秉忠所写的状元试卷。试卷长3米，宽0.5米，2464字，卷上还有皇帝的亲笔批注，卷子虽已残旧，但字迹仍较为清晰。

边走边看，不觉意间，一队身着清朝服饰巡街的县衙悄然走过身边，衙役手中高举着回避、肃静大牌，师爷、丫鬟紧随其后，没有人声，没有锣响，倒为古城增添了几分色彩。

在三国鼎立时期，昭化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蜀国镇守边关之关键，因而在此上演了不少夺城之战。翻开《三国演义》，你可以读到张飞大战马超的精彩情节，可以看到姜维、廖化为保蜀国最后安危，在此镇守古城大战魏国来兵的一幕幕场景。古城也先后几次被毁过，明朝时期曾进行了重修。

夜幕悄悄来临。忙寻一家名叫“杨家客栈”的旅店住下，我们又走上华灯初上的古街。去寻觅古城美食，倾听古城的美妙歌谣。一间名叫“乐楼”的歌舞厅此时正在上演着观水景歌舞，不远处的一条小街上高朋满座，不少游人在此品尝着古城的各种美食。川北凉粉自不用提，广元黑凉面、太守麻花、剑门豆腐、以及武媚娘麻花等，打开了游人的味觉。

睡梦中突然闻到一阵阵夹杂着煤烟气和芝麻香气的味道，睁开眼，已是第二天清晨，起床收拾停当，我独自走出客栈大门。

街上冷清清的，游客很少，只有街沿边上卖早餐的小贩在忙碌。白茫茫的大雾笼罩在古城四周山头，安详的古城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沿古城墙边一条林荫小路，我一路向前，城墙上的一面面黄色旌旗在晨风中呼啦啦的响，一条人工制成的木质水槽里流动着清泉，山、水、城构成一幅独特的山水画卷，令我有些着迷。渐渐地，一座高大城楼在晨雾中出现，这是古城的又一座城门——临清门。青黑色的苔藓爬在城墙四周的墙砖上，城墙上到处都是深深的岁月遗痕。离城门不远处，是一座较大赛马场，每天上演着三国时代的各种马术表演。赛马场大门半开着，不见一个人影。宽大的赛马场静悄悄地，没有马声和人声，只有凉爽的晨风从赛马场上轻轻掠过。轻纱披在古城身上，古城如同少女般自然增添了几分神秘。脚步继续前行，走过城门前的广场，就是敬候祠。这是为纪念蜀汉人物费祎所建。祠内不仅保存有完整的费祎墓、人造石像，还有昭化历代文人所题刻诗词碑林走廊、青铜兵器、古代战车等各种历史文物。

最叫人感到神奇的则是刀剑坝君臣园里的八卦阵，园里不仅建有刘备、张飞、马超等11位三国时代的著名人物石像，还有诸葛亮的太极八卦阵在这里布列，游人不可随意进去，否则找不到出来的路径，只有在导游的带领下才可进入，看到观阵、入阵、破阵带来的喜悦和刺激，亲身体会到“五花八门”的有趣来历。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三国演义》里面的许多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古城城外就是三国时“张飞战马超”的古战场遗址。来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历史遗迹，更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厚重深远的历史进程。历史是一本书，时间是一支笔，天天记录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当我们翻开它时，你会看到里面发生的一切。走进剑门蜀道遗址群里，你会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三国时代，看诸葛亮六出祁山，排兵布阵，张飞、姜维、廖化如何镇守边关，在白马关见到庞统墓，瞧见和听到的都是三国遗迹和故事，勾起你强烈的冲动，去寻觅祖先留下的种种历史痕迹。

如今，在四川十大著名古镇之中，昭化古城那厚重深远的历史让它当之无愧的成为魁首。古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观赏、去探索、去思考。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我感到是一种愉悦、一种冲动、一种好奇。古城是一首优美的战歌，把三国时期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带到我们面前，向我们讲述着生动有趣的三国故事。

(责任编辑：孙莉)

台湾印象



□ 蒋秀娣

城街

台湾的城市街道让人很有感触。台湾的城市街道很有人性特色，很人性化，我以为。不论走到哪一个城市，或者不论走到哪一条街道，都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台湾的土地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制的，台湾的城市土地大多数是属于私人个体的，那么私有土地上的房屋，自然就都是私人的了。所以，台湾的城市房屋显得老旧，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不比得我们大陆，土地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政府想要怎样使用那块土地，就可以怎样使用，纵算有《国土法》管理着，也不能管理那么深入和细致，很多土地让地方政府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了。所以大陆的城市可以让市长们随意经营、扩建和改造，一个市长（书记）一个城市面貌，这就是大陆的城建特色。台湾不一样，台湾十个市长也难得改变一个城市面貌，除非他拥有大量的成拆资金，能够让城市老百姓满意地拆迁。台湾的市长的政绩似乎不在城镇面貌有多大变化，而在市民的收入实际增长了多少，在市民的薪水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多少。所以，台湾的市长们不能搞虚的，只有实打实地为老百姓办事，他们才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足够数额的选票。

台湾的城市虽然陈旧一些，但是，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低。这样继续说下去，就把话

题扯远了，我还是说台湾的城街。

前一些日子，我到厦门，看到厦门市的一些街道的人行道，与临街的房屋浑成一体，几乎就是临街房屋的屋檐走廊。那些房屋巍巍然高大挺拔，临街紧靠车行道处，几乎每间隔两三米远，就有一根立柱，支撑起上面的房屋。立柱进去两米深的样子，才建筑一层的房屋，然后，二层再从立柱临街处往上建，于是让一层门面之前形成一条两米宽的通道，二层以上有房屋遮盖着，就可以风雨无阻，骄阳无碍，任人随意行走了。这样的房屋建筑，让我不由地想起我的老家那个小集市，虽然集市上都是泥土筑造的干打垒土屋，但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们，却用木头支撑起一条也是两米宽的人行通道，每家每户都留有这样的一道“檐街”，家家户户连在一起，就成为了一条风雨无阻的长街，晴天可以躲避骄阳，下雨可以遮挡风雨，一年四季在集市上赶集摆摊，都无所畏惧，更不见摊主或者户主乱搭乱建。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管天晴下雨，都可以在屋檐下玩耍、嬉闹。大人们也可以在屋檐下忙一些农活，农闲时又可以在屋檐下打打小牌，或者乘乘阴凉，扯扯闲谈，让人觉得，那屋檐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惬意。

不曾料想，走进台湾，先是看见台北市板桥区的街市与厦门几乎一个模样，而后到了桃园市，住在乔爵大饭店，门前的街市也是这样；再后来奔波到台南，在赤崁吃晚饭、在新大南科大

饭店住宿，看见附近的街市还是这样；最后到达高雄市，不论是我们吃晚饭的中正路，还是我们下榻的金园大饭店门前的街市，也是这个样。于是心里便感觉暖洋洋的了。虽然不是我的老家延伸到了台湾，却是老家前人那种人性化的生活理念，在台湾得到了传承和拓展。

于是我想，我们的城市建设，是否早就应该从便于人们生活出发去设计、去发展，而不是单纯的去追求雄伟、庞大、好看。要让每个走进城市的人，都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而不要让人有那种被拒之门外的冷冰冰的感受。

单导

单导是一个人，姓单，职业是导游，名字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也许压根他就没有告诉我们，他自我介绍之后，让我们称他“小单”或者“老单”，因为他说，比起我们这个旅行团的人来，只有几个人比他年纪轻，大部分都比他年纪要大一些，今年他已经满五十岁了，他是一九六零年出生的。

从外表看上去，单导似乎不足四十岁。这个祖籍山东诸城，出生于台湾的男子，按照他的介绍，他父亲一九四九年进入台湾，十多年等着老蒋“反攻大陆”，盼望回去老家，直到实在感到“反攻”无望，才在台湾娶妻生子，安下家来。而在入台之前，他父亲正好在青岛市做警察，听到家里的老婆生了孩子的消息，请假回去与刚出生的儿子见了一面，返回青岛警署，便接到紧急通知，立即被改变为陆军士兵，被封锁了与外界的联系，很快又被送上一条平底大船，颠簸七天七夜，就被送到了台湾，作为老蒋“反共救国，反攻大陆”的陆军。

单导在我们从桃园机场登上台湾的旅游巴士，一见面就这样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就拉近了导游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因为我们同是大陆人嘛，自然就有一家人的感觉了，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

我们对单导的第一印象，就比香港的玲玲好了许多。

单导说他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导游了。台湾对大陆开放旅游之前，他做的是把台湾的游客带到美国去旅游的“领队”，就像我们这个团的长沙领队“文毅先生”一样。两岸互通旅游以后，他就在本岛做导游了，按照大陆的叫法叫做“地接导游”。

单导的导游从二十六日午夜在桃园机场接

机，一直到三十一日上午在高雄机场为我们办好登机牌，送我们进入安全检查，才和我们道别，为期四天半。总的印象是，单导是一个称职的好导游。

好导游应该是一个博学的人。我觉得单导很博学。四天的旅行参观，出了日月潭汽轮上是那个叫做“小顺子”的邵族汉子作的介绍外，其他所有景区、景点，都是他一路解说到底的。特别让人佩服的，是在台湾故宫博物馆，对诸如“毛公鼎”、“散氏盘”、“翡翠白菜”、“玉石肥猪肉”等镇馆之宝和其他的次镇馆之宝，诸如“象牙食盒”、“青铜尊”、“汝窑瓷碗”、“清代玉屏”等等顶级古代文物，他都是自己一路带领我们观赏，一路为我们讲解。如果没有渊博的文物知识，不了解故宫博物馆馆藏的文物特征，那是无法面对我们这些游客和那些珍贵的文物的。

进入故宫博物馆之前，单导征求我们的意见，参观多长时间？我说，里面的文物能够将多久？一个小时吧。单导说，这里的文物如果要全部讲解完，八天八夜也不够，我看，就以我们吃晚饭的时间为底线，参观一个半小时吧。这九十分钟，单导一路带着我们观赏博物馆的那些珍贵文物，对我们驻足观赏到的每一个文物，他都亲自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于是，我亲见了前面说到的那些文物，知道了大篆《毛公鼎》和《散氏盘》，原来都是镌刻在青铜鼎和青铜盘里面的契约性铭文，我知道了古代青铜器皿是怎样通过“模范”浇铸出来的，我亲眼看见了我做老师时教学过的《核舟记》记载的那个橄榄核雕刻的“核舟”，我明白了清代瓷枕的珍贵，明白了汝窑瓷器的文物价值……

老话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以为，跟单导参观台湾故宫六刻钟，胜读半辈子书。我们游历的士林官邸、日月潭、阿里山、赤坎楼、延平郡王府等景区景点，几乎都是在了解和学习台湾鲜活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单导那种仿佛不知疲倦的解说，为我们大大增长了见识。

好导游还是一个讲求规则的人。二十九号那天，我们在台南参观完了赤坎楼，吃过了晚饭，登车准备去新大南科大饭店住宿。在车上清点完人数以后，单导接着十分恳切地说：“很抱歉，刚才公司来电话，要我去办一件事，需要半个钟头。我想为了方便，免得从饭店再回头打车出来，借用这个车，绕一下道，要耽误大家，推迟半个钟头进住酒店，大家同意么？”车子上一

片赞同声。这是一件小事，倘若单导不言声，自行让车子绕过去，办了他的事情，我们也不会知道。台南之于我们原本人生地不熟，加上新大南科饭店又距离赤坎楼有较远的路程，车子在台南城里城外穿梭，我们都不知其处，即使导游蒙混过去，谁人能有怨言？但是，单导却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征求意见，这种对游客的尊重，自然赢得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单导也带我们进去了购物店。他说，你们都要进去，而且尽量在里面待足规定的时间，买不买东西就随你们的便，喜欢就买，不喜欢可以不买。公司有规定的，请大家支持小单的工作。在香港，我们尝到了玲玲的“港味”；在台湾，单导让我们感到舒心、轻松多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不是强制和强迫。在台北珊瑚博物馆，我们几乎没有买一分钱珠宝，单导没有给我们脸色，也没有为难我们，依然把后面的服务做得十分到位。这与香港的玲玲就有了天壤之别。

单导在车上为了消除我们的疲劳，还讲述了他父亲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两次回大陆老家去看望父母、妻儿的经过，还讲述了他父亲刚到台湾时，把身上带的银元全部用来买香蕉吃的故事。我们听了，感到很心动，很亲近。

单导会很煽情，五十岁了，仍然这么健谈，这么能行，这么昼夜奔波，这么和我们平等交流，他是一个很好的导游。

人事

这里说的人事，不是我们平常工作时的那种“政工人事”的人事，我说的是在台湾遇见的人和事。

没有去过台湾，觉得台湾很神秘，因为那里不仅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而且又被败军之党国民党统治了四十余年，仿佛那个海岛与我们大陆就是两重天地。前些日子（十月十三、十四日）台湾三百多炎帝庙的信众到炎陵来祭炎帝老祖，有老妇人居然不肯单独居住宾馆的一个房间，说是害怕。他们进入宾馆，有事情不咨询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宁可去向警察问讯，弄得我们的工作有些尴尬。在台湾，他们对警察是高度信任的。还有人第二天起来，提出要换宾馆，觉得夜晚听见窗外街道上汽车的鸣笛声，很刺耳，很不习惯，睡不着觉。这让我们感觉出两岸同胞在人事上，存在许多差异。

这些日子走进台湾，切身体验一番，那差异确实不小。

台湾的汽车、摩托很多，几乎可以说满街都是。我们从台北的板桥区冠君大饭店，住到桃园的乔爵大饭店，又住进南头埔里镇的亚缔商务饭店，再入住台南的新大南科大饭店，最后住进高雄的金园大饭店。五个夜晚，住宿五个不同市区的饭店，不管住在三楼、四楼、五楼，还是六楼，我的记忆中都没有夜间汽车鸣笛的印象，哪怕在埔里去逛夜市，两次横过街道，也没有听到过往汽车的喇叭鸣叫声。只是在台南的街市上，我们逛街的时候，听到了一台汽车的音乐鸣叫声，回头一看，原来是环卫局的采收垃圾车。那车是通过固定的音乐曲子，告知市民们，环卫车到了，请把你家的垃圾包送到街道上来，以便及时拖走。这有点像我们县城的环卫洒水车，听到那种特定的音乐，你就知道洒水车过来了，要让道了。夜晚汽车行走不随意鸣笛，这是很注重民生的办法，不会捣扰百姓的睡眠和休息。

台湾的摩托不会乱冲乱闯，遇见红灯，他们一律停下来，和汽车们一道等待绿灯的提示。遇见绿灯，摩托车们跑起来就有点发飙了，看得让人有点担心。好在台湾的摩托都是那种平板的脚踏车，没有我们大陆那种大轮子的，奔跑起来嗷嗷叫的大摩托。不管在哪个城市，台湾的摩托车都不会随意停放在车行道上。在小巷子里，它们会规规矩矩地像小汽车一样，停放在巷道一边的墙角下，而且很整齐地摆放着。在大街旁，它们就停放在屋檐下的廊道的立柱之间，齐齐的前轮朝着街道。不像我们的摩托车，想在那里停放就在那里停放，想横放就横放，想竖摆就竖摆，一堆摩托车停放在一起，就是一盘摩托车的大杂烩。这是骑摩托车人的素质。或者说，这是两岸市民素质的差异。

我们夜晚逛街时也进去过一些店铺。在超市里，没有服务生像看管犯人似的盯着你转。在服装店，你一进去，服务生便问你需要什么服务，你说随便看看，他们会向你道：谢谢。你走进一家药店，看了看柜面上摆放的“一条根”药膏，没有意思要买，你离开之际，店里的服务生在你走到店门口了，还向你道一声：谢谢。你们在高雄市一家面店吃完了牛肉面，离开缅甸，上到汽车上了，还看见店子的老板在向已经启动的汽车挥手送别……你真的感觉到了作为顾客，你是商店的真正上帝。在我们的县城，我们好像很难受到这样的礼遇。这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还是个人素质上的差别呢？我想不清楚。

这里，我还有一个意外，这几天无论在那

里下榻入住饭店，导游嘱咐我们可以去逛街、逛夜市，他却没有告诫过一声，你们上街要提防小偷。我们在埔里镇夜市逛了一圈，那是一个露天的大广场，卖小吃的、卖衣服的、卖玩具的、耍球的、耍麻将牌的、耍套圈的等等，五花八门。夜市上的行人也各色各样，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但是，我们居然没有听说有人遇到过小偷。台湾民众以偷盗为耻，这就是我们可以心无挂碍、轻松游玩夜市的根本，我以为。

当然，并不是说我的蜻蜓点水似的见闻，就可以证明台湾市民没有负面的东西。比如骑摩托车的问题，在夜晚的电视新闻中，我就看到一则报道，说台南一个月发生了多少多少起摩托车闯红灯的情况，而且还播出了两例摩托车闯红灯的录像，其中一例还是一个男子载着老婆孩子猛闯红灯的镜头。据说，台湾管理摩托车闯红灯，是聘请一些市民当业余巡视员，他们可以拿着摄像机站在大街上拍摄违规车辆的运行情况，然后把录像送到交通管理局，由交通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开出罚单进行处罚，再从所罚资金中，抽出一定的比例付给摄像者作为工作报酬。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既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问题，又减少了交通警察局的工作压力，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台湾的神庙很多。二十九日晚上在台南，我们去参观赤坎楼，就亲见好几拨神庙的信众，抬着庙宇里的神像，一路鼓乐喧天，到赤坎楼对面的齐天大圣庙去为齐天大圣的佛诞拜寿。单导说，台湾经民政部批准的神庙有一万多座，台湾信众供奉的神仙不计其数，只要历史上或者古书上记载过、出现过的神佛、仙人，都有人有庙宇供奉，所以，台湾几乎每天都有神仙过生日的情况出现。于是，我联想到本月中旬，在我们县里的炎帝陵，台湾便有四十余座炎帝神庙的三百多名信众，专程飞过来寻根祭祖。居台湾的召集人叶宏灯先生介绍，台湾政府批准的炎帝神农大庙就有一百七十多座。四十座炎帝神庙的信众代表来祭祖，仅仅是台湾合法炎帝神农神庙的不足四分之一……

台湾不仅有党派的信仰，还有神佛的信仰，两种信仰牵引着台湾民众的精神，所以，台湾民众的灵魂就不会乱套。我想，这也许算得上一个原因。

日月潭

到台湾不看日月潭，那是一个遗憾。我们

行程的第三天便直抵日月潭风景区。日月潭在台湾岛的中部地区，几乎位于台湾岛的正中心，用通常的通信地址说，它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礼村。

日月潭是一个山中湖泊，群山环绕之中一汪碧水。由于当年湖泊当中有一座小山丘间隔在中央，一湖隔成两面，南边的湖面被山峦围成一弯月亮的形状，北边的湖面则圆圆的像一枚太阳，于是，这个湖泊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日月潭。

日月潭波光粼粼，在蓝天阳光之下，辉映着苍翠的群山，浑如一块厚软的碧玉，让人一望见它，就生出满心的欢喜，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投身它的怀抱。

我们在邵族山地文化村吃过午饭，来不及欣赏满地陈列的邵族土特产，就匆匆忙忙的奔向了湖边的泊船码头。顾不上小轮船在那边的水波中急切地等候，我们得站在码头上的行道前，与日月潭合个影，那汪汪的碧水，那潋滟的湖光，不能就这样匆匆被忽略而去。

想了好多回的日月潭，梦了好多次的日月潭，如今就在眼前荡漾着清波，就像一个被迷恋了无数时日的恋人，今天骤然相见，能不拳拳眷眷么？把最美好的微笑和日月潭晴朗的波光叠合在一起，带回大陆去，让那些也在梦想日月潭的人，分享一回日月潭的柔丽和朗艳，岂不美哉！

日月潭的小汽轮都洁白白璧。小顺子在船舱里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个粗壮的小伙子，这个自称是邵族汉子得得男子，说起日月潭来，就像在述说自己家里的珍宝。那只神奇的白鹿让四十个邵族猎手追逐了四天四夜，便离奇消失了，猎手们又苦苦追寻了三天三夜，终于在阿里山的重峦中发现了这个一边荡漾着赤水，一边荡漾着碧水，一边形如太阳，一边状似弦月的碧池。于是他们便举家搬迁到这个有着太阳和月亮的碧潭边上，生生繁衍。碧潭当中日月分界处的那座圆润的小山丘，就成为了他们的神山，他们把那只神奇白鹿供奉在那里，除了邵族的神婆，谁都不能随意涉足那一方圣地。所以，那个不到一千平米大的小岛，就被呼唤做“光华岛”和“拉鲁岛”，那是神的所在，是邵族人灵魂的所在。所以我们这些观光客们，只能坐在游船上，绕着小岛看它。

清代有个叫做曾作霖的诗人，赞美日月潭说“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曾诗人的心情十分闲适，就像今天站在船头观赏风景

的我们。我们的闲散促使我们登上青龙山半腰的玄光寺，排着长队去等候在那块刻着“日月潭”行书字体的长石前照相留影。长石的侧面还浮雕着玄奘负笈的雕像，背景就是月潭的一角和连绵的青山。咔嚓一声带回家去，日月潭的胜景又多了一道可以倾诉的念想。

而真正对于日月潭念想最多的，我以为要算蒋介石蒋先生了。他除了在湖畔建造涵碧楼做行宫，还在青龙山的最高峰建造了一座“慈恩塔”，以兹寄托对蒋老母亲王太夫人的思念感恩之情。峰高九百五十五米，塔高四十五米，千米之高的一座九层八角塔，巍巍矗立在日月潭畔。千米遥遥，日月遥遥，千米深情如何解得了蒋先生满怀的惆怅之情呢？李白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日月潭水深千尺，慈恩塔高高千尺，蒋先生在天有灵，他的一怀慈情让后来者每个人都深受触动，他该可以瞑目了。

于是，我想——

日月有形慈恩近，
波光无涯峰峦青；
铁船荡漾游人梦，
湖山一壁华夏情。

日月潭，这个被誉为“双潭秋月”的台湾八景绝胜，虽然由于建造了“日月潭大观发电厂”而双潭合一，日月不分了。但是，它却因为有了浊水溪源源不断的溪水注入而愈加青碧深沉，因为有了邵族居民的美好传说而更加美好，因为有了蒋先生的拳拳情怀而更加美丽。

阿里山

有一首台湾歌曲，在三十年前，台湾校园歌曲风靡大陆的时候，让我们那群毛头小伙子唱得很陶醉。记得那歌的歌词大概是：“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高山常青，涧水常蓝，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碧水长围着青山转……”这歌词简单深情，曲调也优美柔丽，于是，就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向往阿里山的种子。

看到我们的行程上有“前往阿历山风景区”的安排，我们心里十分的熨帖，三十余年的向往，终于要变成现实了，希望的种子要开花、要结果，我们心里能不高兴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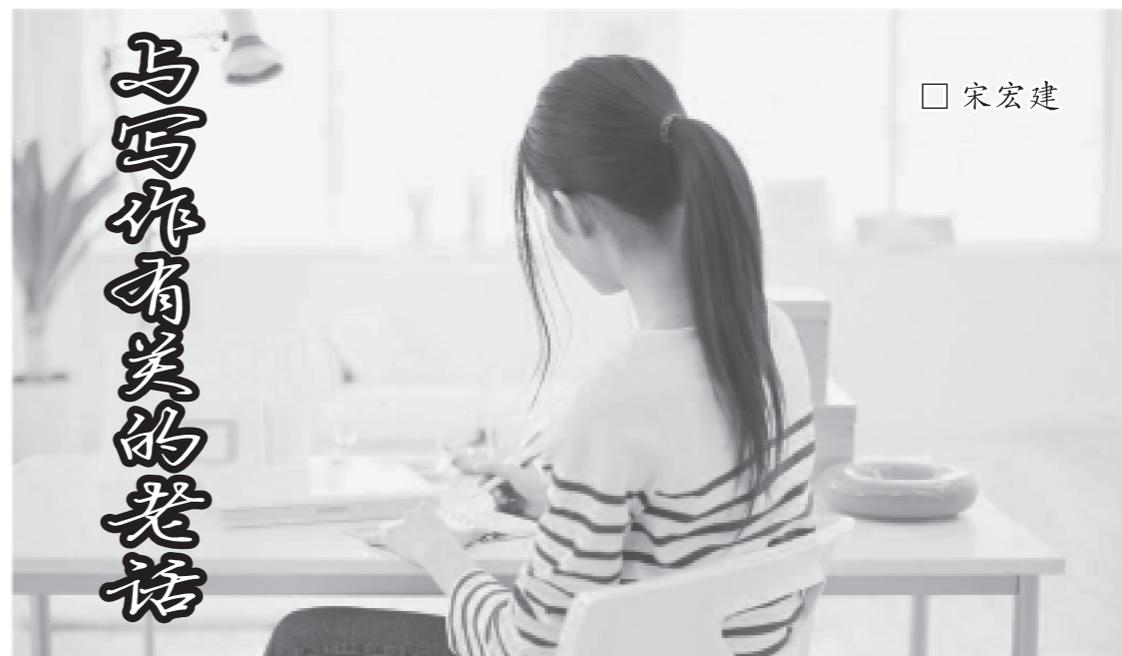
二十九日上午，在从南头开往台南的巴司上，单导介绍阿里山之前，就提到大陆很多人是从一首歌中喜欢上阿里山的。这句话正中我的下怀。我们人坐在车上，心早飞到了我们想象的阿里山。

但是，单导首先给我们泼了一瓢凉水。他说，我们今天奔波两个半小时才能爬到阿里山的风景区，到了阿里山，我们只是去看一棵树，一棵被称作“阿里山神木”的红桧。那棵红桧的树干周长有二十七米，高六十余米，直径有六米五米，被称作“阿里山的精神地标”。我们想这么大一棵树，这么一个精神地标，虽然需要我们上下奔波大概一个整天，我们也觉得值。但是，单导接着有告诉我们，很遗憾的是，这棵地标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因为树干中心部分朽烂而倒伏了，我们现在到阿里山去，只能看到另外一棵小很多的红桧树，以它来代表阿里山的精神地标。我们去观赏的那棵红桧，周长只有一十二米，树高四十余米……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觉得，十二米周长的“神木”，仍然值得一赏。

阿里山由一十八座山峰组成的群峦当中，能够留下直径两米以上的巨大红桧树，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自从一九零零年六月，日本政府调查发现阿里山海拔一千米以上的群山中，生长着三十万棵原始红桧木，他们便开始进行采伐。整片整片地砍伐着，不留一棵可用的佳木。侥幸能够保留下来的，都是当时就已经树心腐朽了的。这样持续了三十余年，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收回了台湾岛的行政主权，他们才停止下来。为了把大批的阿里山神木运下山来，送到日本去，日本政府不惜巨资，在阿里山修建了一条七十二公里的环山铁路，把火车开进了阿里山海拔两千四百五十米的高山之巅！一条铁路从海拔三十米，爬到两千四百五十米，经过了三次螺旋环绕、一次之字爬升，在世界铁路史上，也算得上一个奇迹。所以，现在，我们去旅游观赏阿里山，高山铁路就是它的五大奇观之一。

爬上阿里山，车子左拐右绕，从来不晕车的人也难免有了“晕”的感觉。到达山上的停车场，正好是吃中饭的时间。我们的行程中，到阿里山只有一天时间，还包括上山和下山。阿里山的五大奇观，我们只能游览到其中一个，就是穿越森林，观赏那棵周长十二米的红桧树。至于阿里山日出、阿里山云海、阿里山晚霞，我们都只有在图画中去欣赏了。阿里山高山铁路呢？它有一段就在我们穿越森林的林道旁边，爬上去看一眼，也算验证了一个景观。

我们穿越的阿里山森林，已经不是九十年前的红桧木原始森林了。除了偶露峥嵘的几株两人可以合抱的红桧木之外，绝（下转第57页）



与写作有关的老话

□ 宋宏建

首先声明，我不敢妄称自己是作家，连业余也不敢。充其量我是一个码字的，还不是专业户。2004年我在国土资源作家网上注册时，就冠以“非著名文学爱好者”，至今一直没有改变。

因为搞过教育，当了十年“孩子王”，所以在我那一亩三分地儿的小圈子里，也有人经常毕恭毕敬地抬举我：“宋老师，看看你写的东西，也很一般，都是些家常便饭、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可眼下，我们既有生活体会，也读了不少文艺理论，就是写不出来东西。要么腹内空空，觉得没啥可写。要么提起笔来，头绪乱麻一团，不知从哪儿下手。”我笑笑说：“这就像一个江郎才尽的作家，被杂志社催稿慌急，憋在屋里如芒在背，坐卧不宁。妇人被他晃得眼晕，问道：‘你不是号称过目成诵、出口成章吗？一篇小文就难为成这样。’作家叹曰‘难哪！’妇人又问：‘瞧你难受那样儿，能比我们女人生娃儿还难？’作家苦笑：‘你们那是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我这算什么，肚里的库存不对路，人家要的又无货啊！’”

这个段子，实际讲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没东西可写，二是有东西无法写。不过这两个问题，教科书上都有解决的办法，诸如多读、多

记、多思、多写等等。上面说了，我是“非著名文学爱好者”，不懂得创作理论，就结合本人多年来的涂鸦情况，与大家交流一下对写作有关的几句老话吧。

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副对联出自《红楼梦》第五回，大意是明白世事和把握规律都是学问，处事恰如其分、合情合理、总结出经验就是文章。它既表达了儒家思想中多容则融、有量则谅、善合则和的入世一面，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之一。但曹雪芹置身于那个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和自身的叛逆性纠结在一起，很难割裂开来，《红楼梦》所要表达的又正是反对封建正统的思想，因而脂砚斋批曰“此联极俗”。

实事求是地说，那“世事洞明”的学问和“人情练达”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圆滑世故的感觉。反过来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句深负哲理的名言，是一笔修身养性的宝贵精神财富。若要真正做到“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那绝非是一日之功。它不仅需要人聪明好学、心胸开阔和知识渊博，而且更需要为人不卑不亢、品性优良和长期的磨砺，才能吃透社会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提高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然其积累的经验或心得，只能作为处世哲学的指南在社会里应用，主要是指人际交往，绝对不能

拿来作为文学创作理论的圭臬，或者所谓的“好文章”来效法推崇。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决不能误导。由于文学拒绝油滑，“笨拙的真诚”和“不通世故”，有时会显得更加可爱。

在眼下这个什么都会“速成”的社会里，很多领域似乎都有一种“潜规则”，在写作上更是流行一种说法：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点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就是受了上面对联的误导，而带一点投机钻营色彩的捷径。总之，洞察世事，吃透人情，那是练习做人，与写作无关；铺排世事，刻画人情，才是锤炼文字，与取巧无关。

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两句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意即我的僻性是特别喜欢雕琢诗句，如果写不出惊人之语，至死也不罢休，表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视语言的选择和锤炼。它与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一样，是古代文人对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精神的生动写照。

诗人性好佳句，要求佳句必须是使人吃惊的语言，这种对诗歌语言的刻意求工，对文学创作的严肃认真，是其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条件之一。浏览中国的诗词典籍，“春风又绿江南岸”（宋王安石句）中的“绿”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唐人贾岛句）中的“敲”字，古往今来都是比喻做文章时反复琢磨、反复斟酌的经典用词。古人作文，无论长短，均讲究简练、精准。长者如“十三经”，一部从千把字到二十万字的都有，但都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短的如《陋室铭》八十一字、《爱莲说》百二十言，均因其思想深邃、立意高远而脍炙人口。还有不长不短的，如《道德经》仅五千言，就深邃博大地融儒、释、道三位一体，奠铸了华夏文明的千载基石；洋洋洒洒地构造出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空灵世界，以及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宏大框架，被用30种语言翻译成外文500余本。

俗话说：多言无益。然而比“多言”更无益的，就是刻意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譬如有些人为了卖弄所谓的学问，凡遇公共场合，便极尽所能地口若悬河：上知天文，

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有时兴头一起，竹筒倒豆出一堆历史掌故，如数家珍排一溜大家名姓，出口成章背一段古文或唐诗宋词，好像自己就是《三国演义》里过目成诵的张松，忽悠得一些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小青年目瞪口呆。若有女士在场，或有人客套地捧他两言，那就更加情绪高涨，口无遮拦，连哪代皇帝与哪个妓女、某某领导与某某小女生有染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这些人说得再多，远兜近转还是些添油加醋的陈年酸菜，听一遍新鲜，两次厌烦，再后就是昏昏欲睡。还有些新闻标题，为勾人眼球，煞费苦心地大书特书“惊现”、“揭秘”、“之最”之类，其实也都是舍本取末的“惊人”效果。

笔者意思，根据写作的表达需要，或竭力铺排一咏三叹，或画龙点睛一字千金，或丽词佳句文采斐然，或白菜豆腐实话实说，只要人至妙境，情到深处，真情实感的迸溅，都能达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功效。《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里，有两个“偷听”奸人谈话的情节：一是李小二妻子听了“一个时辰”，仅听到没头没尾的半句话；二是林冲无意之间，就听清了陆谦等人的准备谋害他的全部内容。都是偷听却一详一略，前者是因陆谦等人在酒店设计时做贼心虚，谨防隔墙有耳，写来若隐若现，藏头露尾，这样写合情合理且设置悬念；后者是写奸贼深夜纵火之后得意忘形，自然全不顾忌，恰好促使林冲怒火中烧，手刃仇敌，逼上梁山。其惜墨如金和泼墨如云，全由故事情节发展决定，可谓妙笔生花。至于“江山一笼统，井口一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打油诗，完全可以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静夜思齐眉比肩，作为大白话的经典嵌入中国文学史册辉煌的画廊。

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国学大师王国维倡导的三个境界里，第一境借于晏殊的词作《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形容学海无涯，只有不畏孤独寂寞，登高望远才能树立远大目标。第二境就是柳永《凤栖梧》词的名句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必须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第三境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意为经过长期努力奋斗，而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困惑之际，会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成功喜悦。

宋代黄庭坚有诗：“风生群口方出奇，老生常谈幸听之。”很好，即使老生常谈的陈年旧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能翻一翻，记一记，日积月累，终有所得。比如从阅读大量优秀的作品开始，从捕捉每一个闪光的细节开始，随时随地记下灵感的火花，一心一意完成自己的计划，字斟句酌地推敲文字，翻来覆去地锤炼技巧等等。经过阅读到借鉴，观察到体验，习段到整篇，理论到实践。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就能从刻意模仿到自觉创新，从引经据典到挥洒自如。最终的结果是：三流者仿造，二流者改造，一流者创造。

接下来还有的老生常谈，就是师法生活和天生悟性了。首先讲生活，那是一切文化的源泉，自然也是写作的源泉。人类社会的悲欢离合，洪荒宇宙的沧海桑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描摹形式和深刻启示。其次讲灵感，大体有文思泉涌、时断时续和稍纵即

（上接第54页）大部分树木都是挂牌叫做“柳杉”的杉树。据说，当年日本人“皆伐”了山上的红松木之后，很快又栽种上了这种树龄只要八十年就可以砍伐使用的杉树。由此我想到我们县里的一种现象，有人“租山造林”，整片杉树“皆伐”下来，后面就不见人上山去“造林”了。用山里人自己的说法，叫做“买青山”，买了青山上的林木，一片光地砍了可用材，换了钞票进荷包，那山场就不管不顾了，任它们自生自灭。相比之下，日本人殖民统治台湾，掠夺台湾的森林资源之后，他们还考虑了八十年之后的永续利用问题。我们今天的那些“买（卖）青山”的人，应该感到惭愧。

阿里山的柳杉也长得很茂盛、很繁密，二三十米高的杉树，直挺秀颀，几乎可以和残存的红松木一比高低。树隙间漏下来的阳光，和树林中的清风一样清凉。经过游道旁好几个巨大的枯朽树桩，它们虽然残朽了，但那直径数米的轮廓，却依然触目惊心，令人感叹。那株被命名为“三代树”的树桩，二十余米宽大的枯树桩当中，挺出一柱十几米大的“二代”树桩，再在两米来高的二代树桩上，又长出一棵碗口粗细的红

榿三种情况。不管属于哪一种，能不能及时捕捉、抓住并妙笔生花到瓜熟蒂落，那就看你是否用心了。再次讲技巧，那实在是太多，只能根据文章题材和体裁需要分别而论。不过最常用的巧合、悬念、对比、映衬、铺陈、留白等等，还需要专题研究和探讨，这里不多赘述。最后说到悟性，这是最难把握的了。佛家云：迟悟者十年面壁，顿悟者一朝开花。耍笔杆的人都知道，上路的码字就像机不可失的偷情，色胆包天欲罢不能，而陌途的写作那只能是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即且昙花一现。所以，我固然相信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的满腔豪情，但还是想奉劝一下那些缺乏悟性、或悟性太低的同道，喜欢文学，练笔玩玩可以，大可不必憋汉子只摸着一条路，非被“作家”那根绳索牵着活受罪且走到黑。

如果你有智慧，请你拿出来；如果你缺少智慧，请你流汗；如果你缺少智慧又不愿流汗，请你离开！这句话不是老话，但我很欣赏。把它套到写作上，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有悟性，请你当作家；如果你缺少悟性，请你流汗；如果你缺少悟性又不愿流汗，请你别做作家梦！

（责任编辑：周江陵）

榿，真的让人感慨阿里山生命力量的神奇。

直面阿里山我们此行的最终目标——阿里山香林神木。这是一棵生长了两千三百多年的古木，是被台湾各界票决公认了的一棵“神木”。老则老矣，它四十五米高的身躯，却依然挺拔、硬朗。高则高矣，它十二点三米粗大的腰身，却依然昭告着一段无法泯灭的历史遗存。

“神木”附近有一座铁塔，叫做“树灵塔”。据说，是当年伐树之时，采伐者为了镇压伤害伐木者身体的满山树灵而建造的。掠夺满山的生灵，把数千年长成的一片森林，砍伐成一片荒山，古木有灵，岂能坐视无睹？！即使建造一百个“树灵塔”、一千个“树灵塔”，也只能镇压住掠夺者灵魂的缺失！

从阿里山下来，再次浏览海拔千米以下的看不到边界的茶园、槟榔树林，我觉得居住在阿里山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世世代代在这么一片极富生命活力的富饶土地上生产、生活，大自然赐给了他们无限的希望和美好——阿里山的姑娘、小伙子，我祝福你们——幸福就像阿里山的碧水围绕青山一样，永远围绕着你们！

（责任编辑：孙莉）



华阳第一桥——通济桥

□ 姚学良

从古到今，桥梁无数。知名度较高者如古老的赵州桥，现代化的南京长江大桥等，都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荣的桥。此外还有令中外震惊的卢沟桥；充满故事、传说的成都“驷马桥”；南方古丝绸之路中的廊桥1；白蛇传中的“断桥”等等。

华阳镇的通济桥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不高，但在华阳、在成都平原却较著名。四川日报（2010.8.20）载文认为，通济桥是川西平原现已难得一见的传统石拱桥之一。这座具有近200年历史的桥，曾经以其基础牢固、做工细致、造型美观、内涵深刻而添列川西名桥之中。因而成为华阳镇的骄傲，被认为是华阳的“文化桥”，华阳的标志，华阳的名片。是双流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是为什么呢？要深入了解通济桥，就要道明它的出生和历史，这还得从华阳镇谈起。

从成都市向南12km，有一千年古镇——华阳镇。它已存在4000多年的历史，是古蜀国的三都（成都、新都、广都）之一。它坐落在成都平原南部边缘，东傍龙泉山，西接牧马山，是两山之间的平坝区。总体地势北高南低，府南河自北而来贯穿平原，绕过华阳旧街后蜿蜒而去。江安河自北西至南东，在华阳二江寺大桥处汇入府南河。故华阳镇有“雄跨两山，势起二水”之说。

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富，也是一处“天府之国”的富庶之地。除了富饶之外，还是交通枢纽。古时的水上交通比陆上运输

更为发达。“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山僧常坐东林（华阳东山上的寺庙）上，日日江流笑航忙”（曾日惟）等诗句展现了府南河上的航运景象。古时的府南河不仅航运繁忙，也是水乡，鱼乡。有诗曰：“府河水上游生涯，一叶扁舟数只鸦；几世数辈皆如此，归来满载鱼和虾。”一幅鹰飞鱼跃的景象跃然而出。古时候的华阳镇周围到处都是水草地，小湖泊自然更多。何以见得，从70年代做的地质图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图上到处都有泥炭的分布，而泥炭就是由水草地演变而来的。

这里为什么交通繁忙？是因为市场发达。华阳镇是山地和平原的交接处，是蓉（成都）南之要塞和门户，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古时的粮食市场、柴市、布市、牛市、蚕茧市、草鞋市、蔑货市等15个市场（现代已消失很多），货物之多真是应有尽有，是百里之内少有的繁华市镇。每逢阴历三、六、九赶场，总是人山人海，商贾出入，热闹非凡。因这里经济发达，市场繁荣而声闻京沪，名驰遐迩，成为著名的蓉南重镇。

热闹繁华的市场、需要更便捷的交通。但是在距今近200年以前，横跨二江的华阳镇是一座桥也没有。从河西来赶场的人，全靠渡船来往。渡口与对岸牧马山上的黄甲镇遥遥相望，但来往困难。这里是通公兴镇、永安、黄佛、百家、石羊场、双流和成都市南门的重要通道。从早到晚，求渡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早已深感不便。洪水天还得担心覆舟之险。要是封渡，交通就完全断绝。东西两岸的人都急盼有座桥梁连

接。

据说有一老者淌水过河后，却发现衣裤还没有带过来，非常气愤。于是编了一个故事说，以后谁要是不帮助修桥的话，神仙就会让他光屁股。可见人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座桥啊！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过去了，人们是盼了100年，1000年，一至等到300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实现梦想。

直到清朝道光5年（公元1825年），该地出了一个举人——贾联陞，他倡修大桥，同时提出“通济桥”的桥名。清代的举人是众所推崇的，在县、乡都有一定威望，由他发起，当然是一呼百应，办事顺利。即刻立捐册四处劝募。同时勘定桥址在渡口上游100米处。秋末动工，于己丑年二月竣工，历时三年又六个月。至此贾联陞这个名字和“通济桥”连在一起，并写进了县志。

修桥前曾请堪輿大师，能工巧匠按阴阳八卦，五行生克结合周天玄理进行精心设计，择黄道吉日动工。桥宽36尺，应天罡星数；跨河360尺，应周天360度；鱼嘴12个，上装12生肖雕像，喻人丁兴旺，生生不息，场镇发达；桥栏裙柱108根，含天罡地煞之数，与北京卢沟桥108头狮涵义类同；裙柱间由石板嵌合，嵌裙板石上浮雕有“丹凤朝阳，孔雀开屏，八仙过海，富贵牡丹，喜鹊闹梅，龙凤呈祥，还有葡萄，石榴、葫芦……”。中洞合拢石向水来方向的正中嵌铜罗盘一个，铸有两仪、八卦及64爻图案。其内涵之深奥，是今人一般难以理解的。通济桥建成后、吉庆典礼也是别具一格，是由一位羞羞答答的新娘子“踩桥”之仪式来完成的；再加之该桥上的所谓马蹄印之传说，以及其他关于通济桥的佚闻趣事，使该桥更增添了神秘感和文化内涵。总而言之，称之为“文化桥”不是空隙来风，是有一定道里的。桥建成之后，有诗赞曰：

道光古镇添新容，
锦江水上架长虹；
百单八桥裙柱，
十二生肖锁江流。

该桥到20世纪80年代时，桥栏已严重风化，部分裙柱石和群板石已毁损，显得烂朽朽的。通济桥下街的一个小姑娘问她妈妈，会不会垮啊。她妈笑了起来，同时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涨大水，水都漫上河西的庄稼地里，上学时心里还十分兴奋，因为这样大的水还是第一次看到。等放学回家时，情况有些不妙，我们的房子已经在水中晃荡了。婆婆已经在桥头上焦急的等待女儿归来，带我去姨妈家躲避。几天后，华阳一片惨状，洪水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但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通济桥却完好无损（因为桥比庄稼地和房屋要高）。所以呀，通济桥是坚不可摧的，女儿尽管放心。知道吗，这是一座人民的幸福桥，方便桥，有神灵保佑的桥。

2006年，双流县建设局对其进行了修缮，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桥，被设置为不通汽车的步行桥。



2006年修缮后的通济桥

该桥在建设是通过精心设计，择黄道吉日而动工修建，建成典礼时，有为黄道吉日增辉的“新娘踩桥”等等措施，都希望场镇兴旺发达。据从古到今的事实来看，场镇倒是繁荣了，但桥本身任然难保平安。解放前夕，胡宗南溃部逃窜时，曾炸毁大桥一孔，九个月后，人民政府修复了这座川西名桥；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文物被毁；2010年8月，桥被洪水彻底冲毁。

人们深深地怀恋这座来之不易的桥，这座为大家带来方便的桥，这座文化内涵深厚的桥！四川省地质矿产开发局区调队退休职工、李在隆高级工程师作诗一首，以示怀恋之情。

日经府河观水流，
犹忆通济古桥游；
五彩斑斓商贾市，
枢纽桥断谁不愁。

不用愁啊！双流县镇府在今年年底又要修复该桥啦！

（责任编辑：周江陵）

□ 张若干

三人采风,山中遭雨。
我们三位作家夜宿山中,寂然无梦无歌。风飕飕折腾得满山树叶纷飞,搅了一山幽梦,也惊乱得一林山雀,吱吱喳喳,路人匆匆。

昏朦的月晕下,主人出门去了那厢山棚。这小竹楼里只留下我们三个作家和那野艳朴质的山妹子。泡有一壶山里人家常用来待客的“老鹰茶”,山妹子下了竹楼。只留下了无言的羞涩和微笑,她示意让我们慢慢品尝。

枯坐无味,我便端起了古色古香“瓦灯盏”,走向竹壁上挂着的那只乌黑乌黑发亮的猎枪和一把寒光熠熠的四丫钢叉。蓦然,使我想起这土家族主人狩猎的惊险——赤膊搏叉缚老狼豺狗的智勇人那一幕的情景。

唉!仍未了却山里夜幕下的那种漠然,仿佛有难耐的寂寞夜雾般袭来。山中的夜呀!我真渴望能有一碗香喷喷,热气腾腾的土家族的“包谷烧”充饥御寒喽。

突然,从竹格格窗外传来一种异常的声音,悉悉嗦嗦连绵不断而轻柔,顿时,令我感到有一种十分空灵的韵味,静听的听,却又不是风吹拂。心疑,是啥幼小的野生动物,踏在落叶上,悄然潜至?我不敢贸然去窗外探头看,也不愿去深思索。于是,便挑灯看《聊斋》,不知不觉的就被书中的一些稀奇古怪而美丽善良的狐仙狼妖与哀婉所感动,忽而心中便沉思窗外的异常声音,有点不妙,然时,心里觉得有些蹊跷竟怦然不安。

哇!窗外那种怪怪的异声响徐徐地分明、清晰起来。于是,我便小心翼翼的将手伸向窗外探视,始觉有湿润清凉感触,胆怯的抚摸一下竹楼边那肥大的芭蕉叶儿,居然挂满雨珠。此时,我便举起手中的“瓦灯盏”去照看窗外那片夜空,满眼竟是扑朔迷离的雨意,模糊的雨线线,



山中遭雨夜

在闪闪亮晶的“瓦灯盏”光照射中如梦般碎落坠地,仿佛是碎细的雪花,沾在树叶上,沾在岩愣愣上,沾在那困惑的野花草上,宛如心中多年来沉淀的乡愁挂拂也拂不掉。

山夜雨,就是这样匆匆的,悄然无声的无息的来了!而又是悄悄地走了!我不禁有几分失望。然而,眨眼间,雨却哗哗的“雄”起来了。那哗啦哗啦的雨声似乎自远而近,先前还是淅淅沥沥,点点滴滴地纷飞现在动下大起来了,且夹着晚秋劲烈的山谷之风汹汹而至。

雨,仿佛是恶作剧,是欲意中无数急聚的山灵的大脚板,踏过竹楼屋顶的瓦,泼向溪谷,洒向大山丛林,浇向花草萋萋,耳朵里满是沉甸甸的,令人心烦意燥的雨声,闷了一片山,噪了一弯的竹楼。

我睥睨同伴,哇!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不由得心里默念着,那厢崖畔上初放的鲜活嫩“伢伢”的野菊花、幼稚的兽,树丫上巢中朦胧的雏鸟,和巢中卵蛋的鸟妈妈,一定在冷酷无情的暴雨中索索颤栗;呃!明晨的情景,满山的残枝碎叶花蕾,满溪谷里山洪崩塌留的泥石流,便觉得这场暴雨还是不下的好。

雨夜,如一幅淋漓厚重的泼墨,把天地造化融为和谐默契的一体。山林、竹楼……都已经睡了,山妹子也睡吧!惟独寨中的竹梆声深沉地敲下三响,深山凝重、欢快岁月如山寨中的一支过山童谣

三更时分,山雨渐稀,我盼明天是个艳阳天好采风。

(责任编辑:周江陵)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 武斌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毡房,总想聚聚你的酒樽,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

每隔一段时间,单位小乐队都唱这首歌,虽然我对草原有着深刻的认识,但还是让我总想到草原为载体的草原文化。

我去过西藏,到过藏北大草原,在草原上放纵狂奔;我走过四川甘孜和阿坝的草原,看到牛羊满山坡;我拜访了新疆的天山草原牧场,走过拉那提大草原,牧民邀我走进了帐篷;我到过青海的草原,去约会美丽的姑娘。但我寻觅的目光一直在继续,因为我的草原还没有真正找到。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目光里。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歌声里。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生命里。

……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儿时的课本,儿时的记忆,让我对草原的真谛保留着美好的梦。

源于对真正草原最深切的渴望,还有源于草原敖包相会的浪漫传说,我来到了内蒙古,来到了鄂尔多斯。

草原的天很蓝,几乎不掺杂一点阴霾。草

原的夜色很美,洁净的天空,星星很亮。让你仿佛进入了一个世界,一个属于我们梦的世界,永远我们沉睡在静谧的世界。

在鄂尔多斯,我体味到了草原的辽阔,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处都是。看见了数不清的牛羊,还有放牧的牧民。牧羊犬在草原上尽情的嬉戏,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

这才是真正的草原!这才是我梦中的草原!

一个牧民骑马从我身旁飞过,一群牛羊从我身边飘过,只有我在这里欣赏着草原。

我幻想自己是个骑手,但我的身体没有那样的强壮。但勇敢的心让我挑战着自己,无数次幻想的镜头在眼前上演,那种想骑上马背上,在草原上行走的欲望又开始燃烧,我要挑战做一个勇敢的骑士。

找来一个牧民,迫不及待的跑到马前,抬脚蹬上马镫,用力一跨,就端坐在马背上。马开始稳步向前走,坐在马背上,再看广袤的草原,别有一番情趣和感受。我牵着缰绳,随着马的节奏在颠着。一种飒爽英姿的自豪,这时候在草原蔓延下去……

走进了胡杨树边蒙古包,走进了我温暖的家。

一个个充满温馨的蒙古包,承载我们祖先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也许我们在追寻先人足迹,也许我们是对大自然的真诚(下转第64页)



□ 阚 硕

酒——对喝过酒的人们来说魅力无穷。三杯下肚，也会让你飘飘欲仙遐想联翩；在你心情愉悦时，它会让你豪情满怀纵情高歌；在你情绪低迷时，它能使你产生胆量和激情；在你人生遇到痛苦时，也会使你忘记烦恼和痛苦，进入梦乡。酒适量输经合脉，强身健体，酒过量，伤身误事。

约在三千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医疗卫生到养身保健等各方面都有酒的介入。所以酒与酒的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鲁智深、李逵、武松、张飞……借酒的神力逞恶扬善，被后人传为佳话；又有许多文人墨客李白、苏东坡饮酒译文作诗创佳作，被后人称颂。酒亦可放飞思想，游于宇宙浩瀚，给人无穷遐思。与人相交，胜过鸿篇大论，直接表达思想，能交友，能得异性之侧目，且红袖添香，喜之快哉，非同道所能感悟。古人有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相反一饮酒亦可使人性情漂浮，随

心所欲，口无遮拦，言多有失，容易受人利用，轻者伤人，重者伤己，所谓乐极生悲；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汽车进入了千家万户，饮酒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也不在少数……。无论达官富豪也好，还是百姓庶民也罢好这口的人颇多，不过前者多享受茅台、五粮液、高档洋酒……之类的豪酒，后者只能喝点老白酣而已，否者真怎么体现人的身份和等级呢？

苏涌嗜酒如命，他认准一个理：人生几何，对酒当歌，醉生梦死，飘洒洒脱；今日酒，今日醉，不要活得太疲惫；好也过，歹也

过，只求心情还不错。从勘探学校毕业分到边疆高寒区，长年待在寒冷地区，为了御寒他开始学喝酒，从开始喝5钱酒“老壳”都发晕，到后来锻炼成喝两、叁斤酒都把他放不“翻”；他经常为把对手喝“翻”引以为豪。当时在他们的“酒圈子”里他的酒量也还算可以的，有一次他们酒巡正酣，来了五、六个彪型大汉的“酒友”，把他给（喝）放倒了，酒醒之后，一排名只能算“老三”或是“老四”，回来后他“苦练本领”，终于练就了“炉火纯青的酒功”。到了内地，凭他练就的一身酒力和满腹的酒膘，一头栽了“酒圈子里”，如鱼得水，他的酒量就可数一、数二了，喝起酒来是来者不惧，白、红、啤多种混合掺杂，大有不把对方喝倒不算“英雄”。周边的同事和朋友，一提起与他“喝酒”无不畏惧三分。因为这嗜好，他结交了许多酒肉朋友，上上下下都觉得他是一个豪爽，耿直之人。为此，他做起啥子事来很妥当，只是酒后说起话来文不对路，言不达意，但还是有人爱听。其实，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好玩，像个“活宝”，与他在一起可以得到暂时的愉悦和欢快，可暂时忘记一些烦恼。由于他的酒量过人，久而久之有些哥们给他起个“酒哥”别名。酒哥有一次和他的酒友们喝酒，酒刚喝过三巡，他嘴里念

念有词说道：“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男人不抽烟枉自活人间”，稍后他又告述哥们：周恩来只喝酒不抽烟活了七十三，毛泽东只抽烟不喝酒活了八十三，邓小平即喝酒又抽烟活了九十三……，伟人的经历告述我们烟酒加上茶至少要活九十八，酒友们笑着说：他为喝酒找到了可靠的理论和历史依据。

酒哥还谈了他对酒的认识：酒一看起来像水、闻起来陶醉、喝进去辣嘴、喝到肚里闹鬼、说起话来走嘴、走起路来绊腿、半夜起来找水、醒来时就后悔、中午端起酒杯还是很美。酒哥酒后常给酒友们吟到：人生一次不醉，则终生遗憾，人生经常大醉，则会遗憾终生！酒饮微醺，花看半开。他还经常给大家传授喝酒的经验：

- 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
- 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
- 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
- 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
- 平民百姓不喝酒，一点快乐也没有。
- 兄弟之间不喝酒，一点感情也没有。
- 男女之间不喝酒，一点机会也没有。

在当今这个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酒哥”有这个先绝的“嗜好”，还有个能喝酒的身板，再加上读了几天书等等优势，真是春风得意，成了个时代的弄潮儿，好不高兴。酒能拉关系，谈业务，酒桌上三巡下来，再摸上两圈麻将，平时很难签定的业务，就不难搞定了。因此，单位为了便于他拉关系，专门到一家上等的酒厂联系，把包装瓶上冠以单位的名称，说是：创一个“品牌”，打一个“招牌”，于是乎就几大卡车的“品牌酒”拉回了单位，这下喝酒不用愁了，苏涌这下脸上乐开了花，谈起“业务”来是神彩飞舞得意万分。

不久，“酒哥”凭此特长，即刻适应了当今社会的潮流。通过酒友“关系”跟单位拉了个一单业务，再加上他在单位上有一定的背景。单位领导把他先提起来，连升两级……。

酒哥冥思一想，要成就大事手下必须要有几个人。他也有个衡量人的标准，能同他喝酒或帮他喝酒的人是能人，否则是庸人。因此，他提拔了几个“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人为基层领导，伴随在他的左右，对他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为这些人合他的口味，能喝酒。他还把他的下属排了名次，定了个喝酒的“坐排名次”，什么张三、李四……属8大金刚

（能喝酒的），朱五、王二麻子……属排长、班长（基本能喝的），其余的均属小喽啰（不能喝的）。那怕有些人平时被他灌得口吐白沫，栽跟斗，躺在路旁，也在所不辞。有些人被喝进了医院，打上了“点滴”，也无所畏惧，更甚者有的人因喝酒丢掉了生命。经常在酒桌上见到他和他的酒友们，争先恐后拼酒，烂酒。在喝酒的时间里印证了人们常说的喝酒几步曲：“开始是沉默寡语（以示文明）、稍后是豪言壮语（表“忠心”，癫疯的谄媚）、再就是胡言乱语，（神智无深浅）；最后就是默默无语（喝倒下了）；过后是自言自语（醒来悔不断）”。

平时酒哥喝酒鉴别别人的标准就是：

- 会喝一两喝二两，这样朋友够豪爽！
- 会喝二两喝五两，这样同志应培养！
- 会喝半斤喝壹斤，这样哥们最贴心！
- 会喝壹斤喝壹桶，考虑提拔当副总！
- 会喝壹桶喝壹缸，酒厂厂长让你当！

酒哥经常喝酒时还总结不少行酒令和喝酒的哲理呢：

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哥们不喝酒，没有好朋友；只要心里有茶水也是酒；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只要兄弟感情深，端起杯子就开心；

屁股一抬，喝了重来；屁股一动，表示尊重；双脚一站，喝了不算；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不歇；

不会喝酒，前途没有；只喝饮料，难当领导；一喝就跑，升官还早；一喝就倒，官位难保；能喝不输，准当秘书；一喝九两，重点培养；久喝嫌少，人才难找；带头喝倒，未来领导；出门在外，酒场难耐；老婆交代，少酒多菜；赢了不喝，输了耍赖；

只要你我感情好，能喝多少喝多少；兄弟相隔千里远，端起这杯就应干；危难之处显身手，兄弟替哥喝杯酒；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我回来你梦里面相会；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大家一起来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喝不了就赶紧跑。天上无雨地下旱，以茶代酒算不算，这样猛喝老天怨。

有的女士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给他劝酒说道：我给领导敬杯酒，希望莫嫌我貌丑，你要不喝了我不走。

而有的男酒友给他劝酒时念叨：东风吹，战

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胃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一两二两才漱口；三两四两没喝够；五两六两神抖擞；七两八两还在吼；九两一斤扶墙走；两斤一定成死狗；

酒哥为了活跃喝酒时的气氛还经常给酒友们念叨一些常在酒圈里调侃的顺口溜：

革命小酒天天醉，甘为事业献肠胃，个人前途最宝贵！

酒后身疲神颓废，记忆反应大衰退，开始工作就瞌睡；

群众意见齐反对，加班补助还交税，单位月月缺经费；

孩子学习自己会，老婆独睡空流泪，上床无事背靠背；

群众告到纪检委，书记听了手一挥，能喝不喝也不对；

群众告到人大，主任喝口水，财政预算早准备；

群众告到妇联会，妇女主任捶捶背，我家那位天天醉；

群众告到市委，书记直言无避讳，扩大内需靠消费；

国家兴旺靠我辈，和谐社会靠勾兑，喝死定开追悼会。

酒后酒哥还悄悄向朋友“传授”喝酒的秘诀：想醉，把酒留在胃；怕醉，水往酒里兑；烂醉，桌子底下睡；装醉，不想给你费；真醉，敢喝敌敌畏；

酒哥当下酒喝得更是有滋有味，得意忘形，因为他有大权在握，他自认为：自己占到

“天时、地利、人和”才坐上这把“交椅”的。稍有不如意，对上他可以威胁上级领导，甩手不干，他自认为他可以一手遮掉单位这个“天”，离了他这个“红萝卜”单位就无法上“席”；对下要是不合他意者，哪怕你再有能耐也得不到任用，跟他意见不合者，那就是变本加厉，打击加报复，永无出头之日；当然，只要合他意者，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步步高升（不管你是“三教九流”，哪怕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也要提拔。因为在他的词典里：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酒哥当上领导的感觉一天比一天更好，酒是常喝不懈，大会小会一定喝，客人来了正喝，无客人找个由头喝，有人找他办事要喝，下级请他有事无事必喝。熟悉他的人就笑侃着对他说：你开会的会议纪要应该这样记录：

- 1、存在问题：好喝酒；
- 2、分析原因：酒好喝；
- 3、总结经验：喝酒好；
- 4、整改措施：酒喝好；
- 5、努力方向：喝好酒。

好景不长，当今时下，上面抓腐抓得紧，不让大吃大喝。酒哥心里如猫抓似的难受，下来一想，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搞市场经济吗！必须要结交，于是乎他找客户喝，或到基层去喝，总之有酒才能活！！——这就是酒的魅力。

也有人对此担忧，长此以往：“大家都进入了昏昏然酒的世界，‘国’将不‘国’也！”。

（责任编辑：周江陵）

（上接第61页）热爱，我走进了敖包。

揭开敖包的门帘，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蒙古老阿妈慈祥地看着我，像是在欢迎自己儿子的归来。她们燃起的炊烟，是呼唤我们归家的消息。大家围坐在一起，没有太多的客套话，有的只是真诚的问候。吃着烤羊肉，喝着马奶酒。豪爽的蒙古人，生怕我们在这里过的不舒服，把最好吃的拿给我们，陪我们尽情地狂欢。

胡杨，在北风中摇响这欢乐的音符，我们在醉意中理解着这样的真情实感。

在鄂尔多斯的时间，过的很快，我们感觉到别样的豪爽。我们久居在两点一线的固定模式里，由于工作上的压力，生活的美好和惬意，已经很久没有品尝。在这里，我们尽情的释放着情绪。这里没有喧嚣的集市叫卖，没有不绝于耳的

汽车笛鸣，更没有没完没了的工作应酬、烦心琐事、勾心斗角。有的是大自然的和谐静谧，村民的淳朴热情，邻里之间的亲密相处。我爱这里的生活，爱上了夜不闭户的简单，爱上了空气的清新如洗，爱上了星星说话的夜晚，还有那使人无限遐想的敖包……

草原的儿女，相聚在一起，草原就在我们的欢笑里。今天在一起，明天又离别，草原、草原祝福你，祝福你！

我们约定，明年此时，再来鄂尔多斯，再看敖包，再骑马狂奔，游一回魂牵梦系的大草原！那时，我将与我的爱人，骑着枣红色的大马，飞奔在草原上。

我和草原有着永久的约定！

（责任编辑：周江陵）